

A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man and a woman. The man, on the left, has dark hair and a mustache, wearing a black suit jacket over a white shirt. The woman, on the right, has blonde hair styled up, wearing a light green dress. They are set against a background of warm, glowing colors like orange, red, and yellow, with dark, jagged shapes resembling puzzle pieces or abstract flames.

# 简爱

下 JIANAI

## 【连画中国论坛敬告】

您现在看到的电子连环画是由连画中国坛会员制作的，连画中国论坛是由书画、连环画爱好者自发组成的交流相关知识的公益性论坛，您在观赏这本电子连环画之前，请仔细阅读论坛敬告，若您无法认同论坛敬告，请您不要打开这本电子连环画，并立即删除，谢谢合作。

敬告一：本连环画只限于个人的学习、研究或者欣赏目的。请在观赏之后，自觉、及时（24小时以内）地删除本电子连环画，如喜欢本连环画，敬请购买原出版社正版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敬告二：对于本电子连环画的整体或任何部分，请勿擅自修改。严禁用于商业目的，未经制作人同意，不得擅自转载；否则，所有一切引起的后果由违反人自己承担。本论坛保留对违规者追究责任的权利。

感谢您对论坛的关心，如有什么问题，建议，敬请访问论坛反馈。  
再次感谢您的合作。



# 简 爱

(下)

李遵义 改编

庞邦本 绘画

森木风雨 扫描

锦 马 超 制作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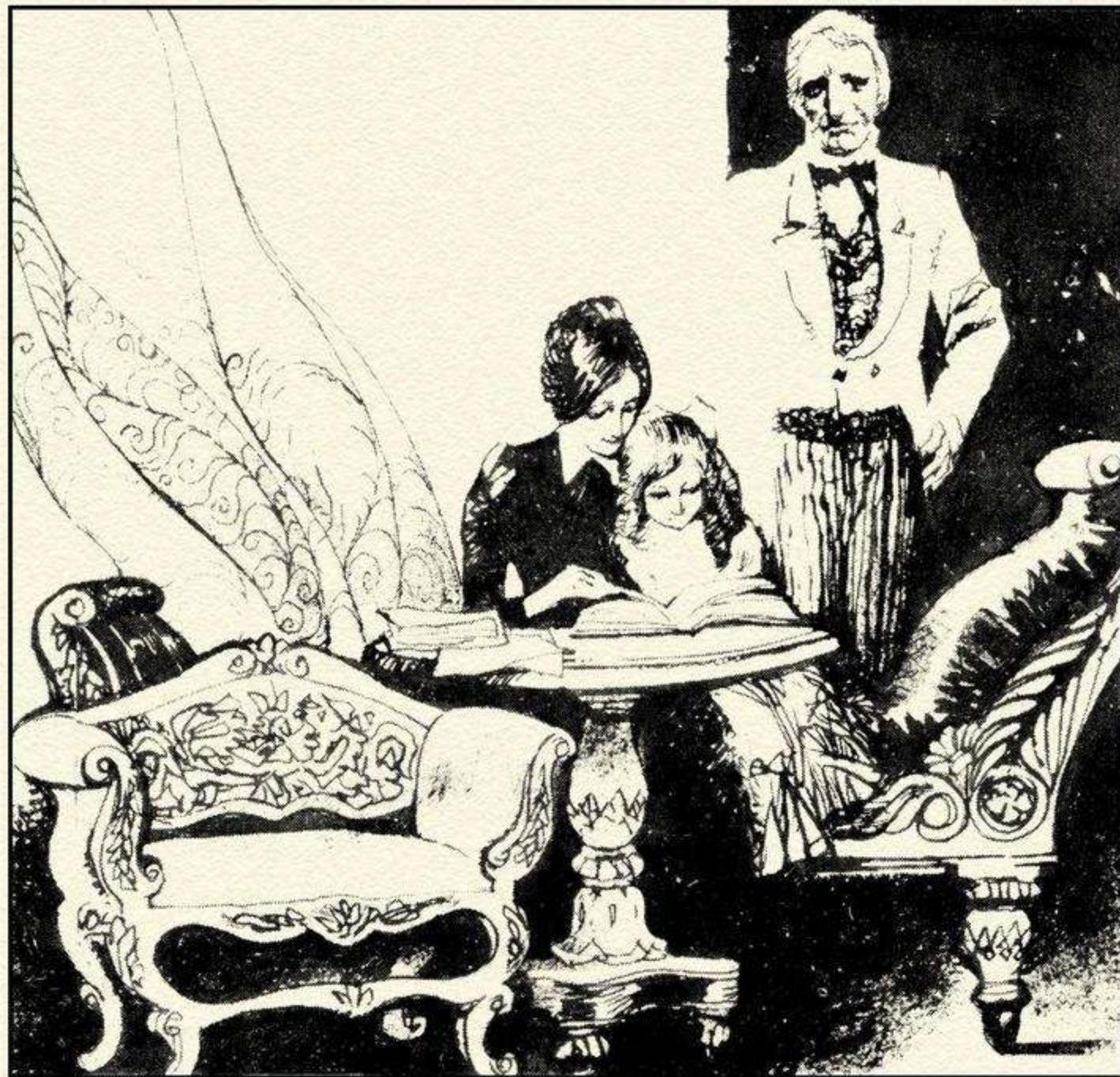
辽宁美术出版社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这是根据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蒂·勃朗特的长篇同名小说编绘的，连环画分上下两册，这是下册。

它描写简·爱回到桑菲尔德以后，罗切斯特先生打破门第观念，向她求婚。在他们举行婚礼那天，罗切斯特已有妻室的秘密被揭穿，他的疯妻一直关在密室里。简·爱痛苦地离开了桑菲尔德，被里弗斯牧师兄妹收留。但她不愿寄人篱下，又当了乡村教师。后来，她回到桑菲尔德去找罗切斯特。庄园已被疯女人放火烧毁，罗切斯特也已双目失明，一只手残废，在乡间隐居。简·爱终于以平等的地位和罗切斯特结了婚。

封面设计 李铁



我回桑菲尔德以后，菲费克斯太太没有提起主人的婚事。罗切斯特先生也没有到英格拉姆庄园去看望他的新娘。每天，他总是和阿黛勒同我一起消磨几个小时，而且显得很快活。

森林风尚



在夏天一黄园里散步，发现先生听见了我的脚步声，回头看见我，就把我叫来。他到他身边来，我到他身边来。他脚步见了我，就把我叫来。他脚步见了我，就把我叫来。

森木风高



罗切斯特先生悄悄地我内勒勒校找职是  
说：“简，一个月内要在一个月内阿黛上学校找职是  
结婚。阿黛必须上学校找职是  
必去，而你得找职是  
一个新行业……”这是个打击，我很冷静地回答：  
“行，先生，我可以离开这里。”



他忽然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走，简？我要的妻子是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”我想他是跟我开玩笑，没有回答他的问话，转身要走。他急忙拦住我：“你怀疑我吗，简？”我说：“完全怀疑。”



他热切地  
说：“在你  
的眼睛里，我  
是个撒谎者吗？”  
我问他为什  
么不跟英格拉姆  
小姐结婚？他  
说：“我不爱  
她，她也不爱  
我。她爱的是  
我的财产。而  
我爱的只有  
你，简！”



罗切斯特先生的感情是诚挚的，我注视着他的面孔，立刻说：“好吧，先生，我愿意嫁给你。”他一把把我搂在怀里。

森木风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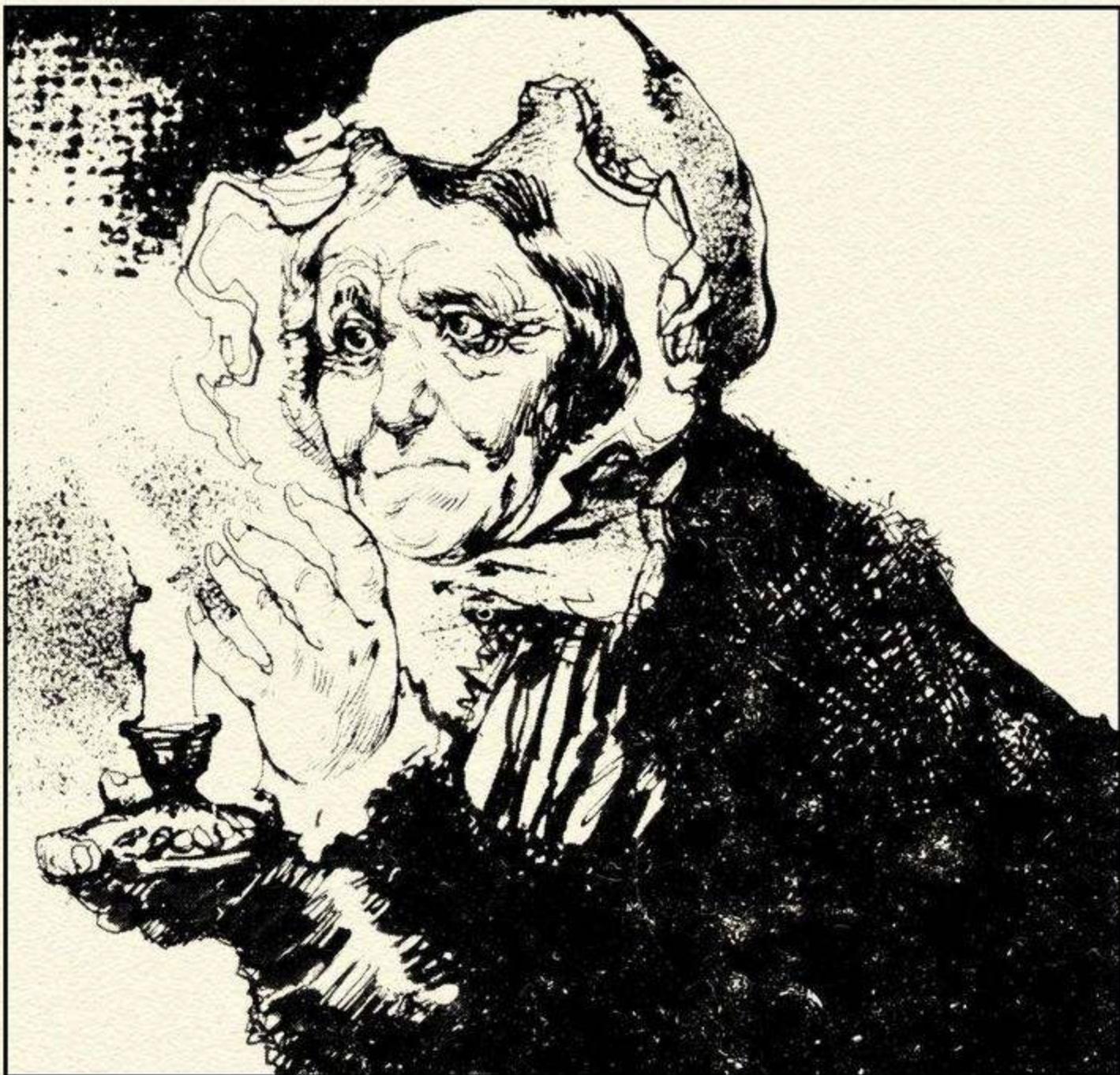
天空黑黝黝的。随着一阵雷声，瓢泼大雨落了下来。我们冲进屋里。大厅里的灯亮着，时钟敲了十二下。

森木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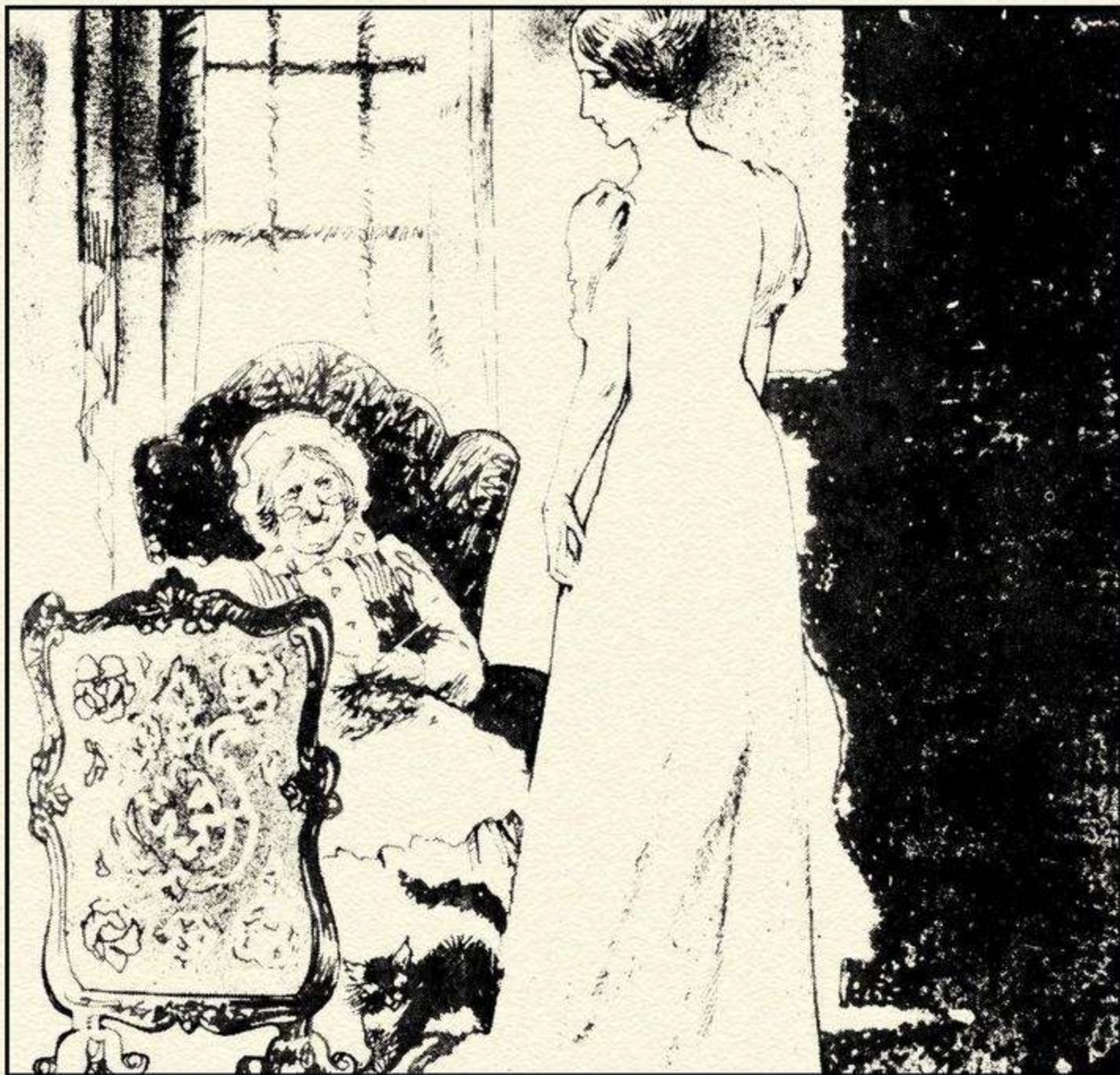


罗切斯特先生给我卸下松披巾，把我松散的头发上的水抖掉。这时候，菲尔费斯太太从她房间里走了出来。

森林风高



罗切斯特先生说：“快脱下你的湿衣服，祝你晚安，我的爱！”我抬起头看见菲尔费克斯太太正吃惊地注视着我们，我微微一笑，就跑上楼去。我想，明天早上再向她说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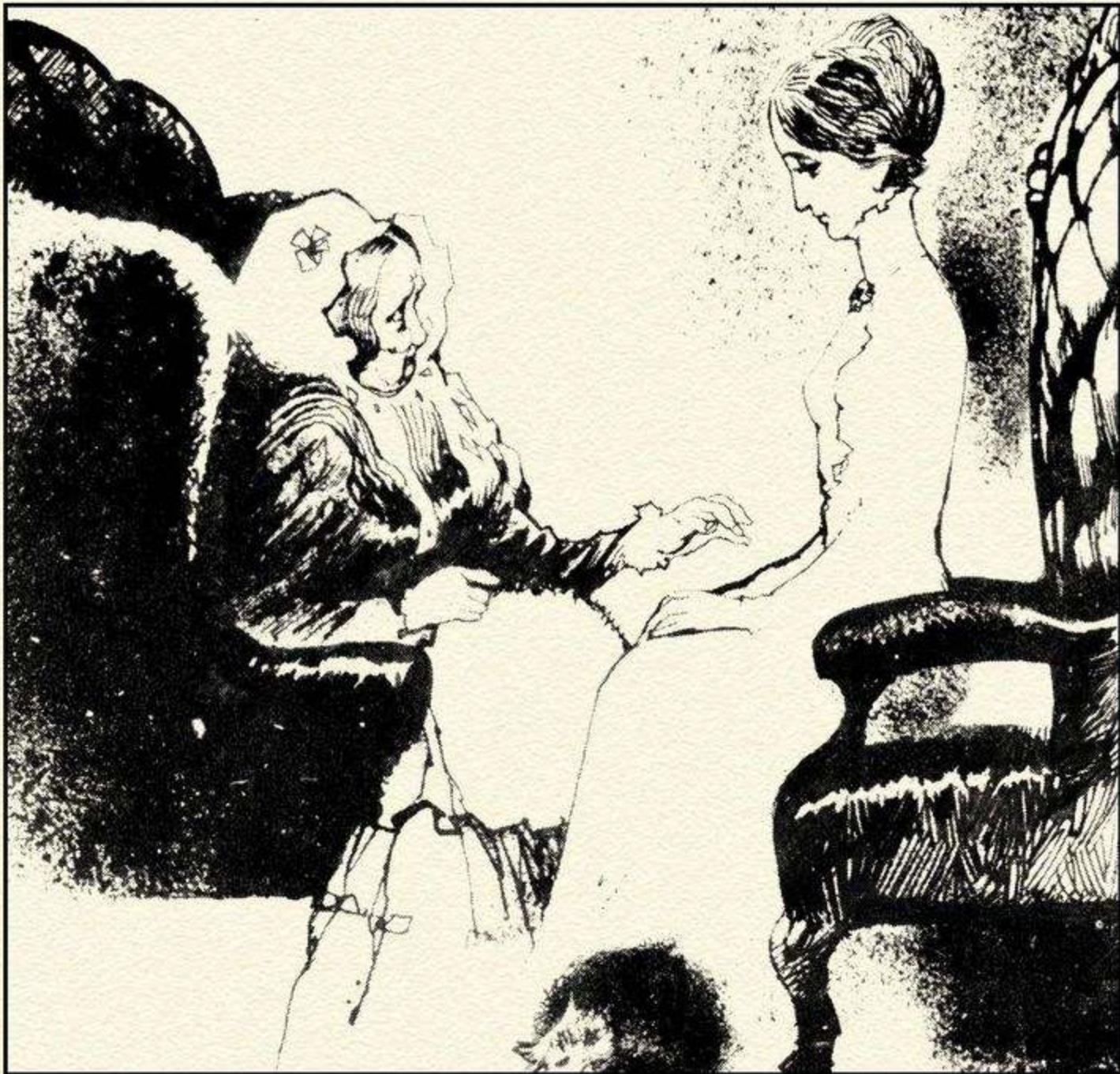
第二天早晨，罗切斯特先生把我们结婚的计划告诉了菲尔费克斯太太。当我到她房里时，她露出似笑非笑的样子。



菲尔费克斯太太说：“我感到十分吃惊，罗切斯特先生真地向你求婚，而你已经接受了吗？”我回答：“这是真的，太太。”春未央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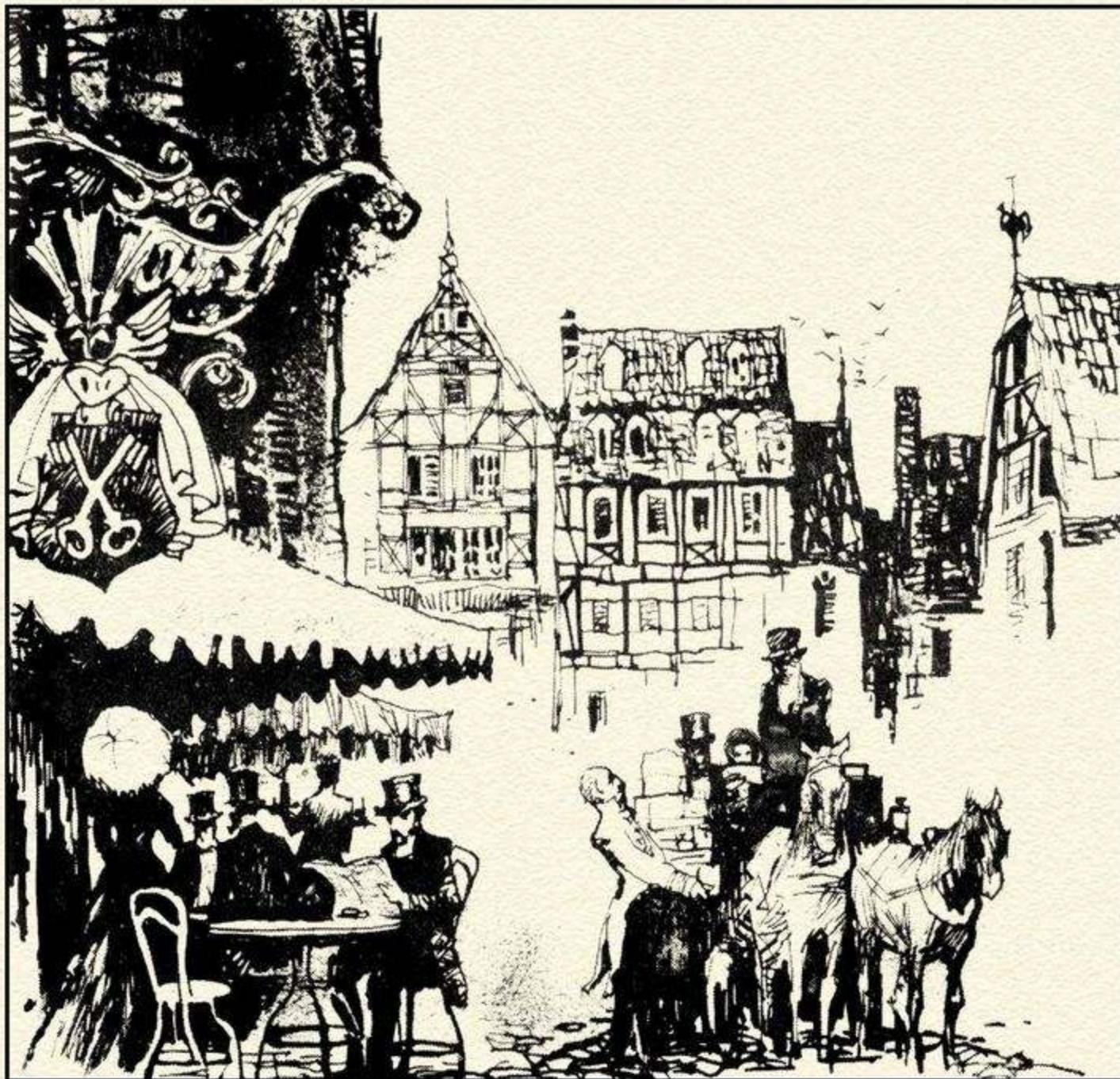
她说：“我  
不知 道这 事将  
有什 么结 局。你 是这 样  
年 轻，你 可以  
另 做选 择。”  
我 问：“我 是  
不 是没 弄 明 白，他 不能 爱 我？”我 几乎  
掉 下 了眼 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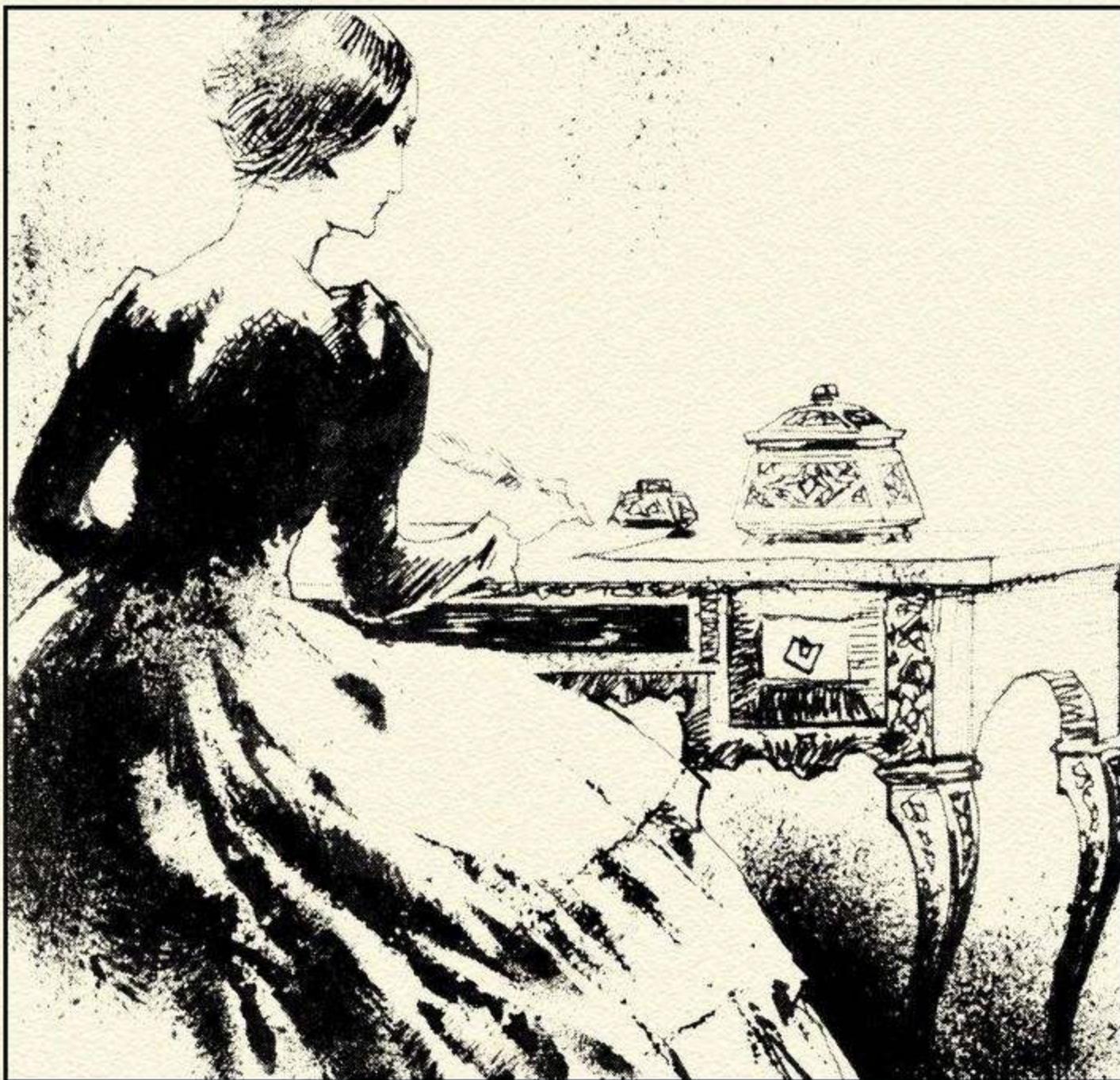
菲尔费克斯太太说：“不，不，罗切斯特先生是喜欢你的。但是，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你注意，我希望一切都是好的结果。”她的话使我很伤心，我要尽量忘掉这些话。贝高



罗切斯特先生要给我购置很多衣服和首饰。他带到米尔考特去买丝绸。他喜欢鲜艳的颜色，我却挑选灰色丝绸做我的衣服。贝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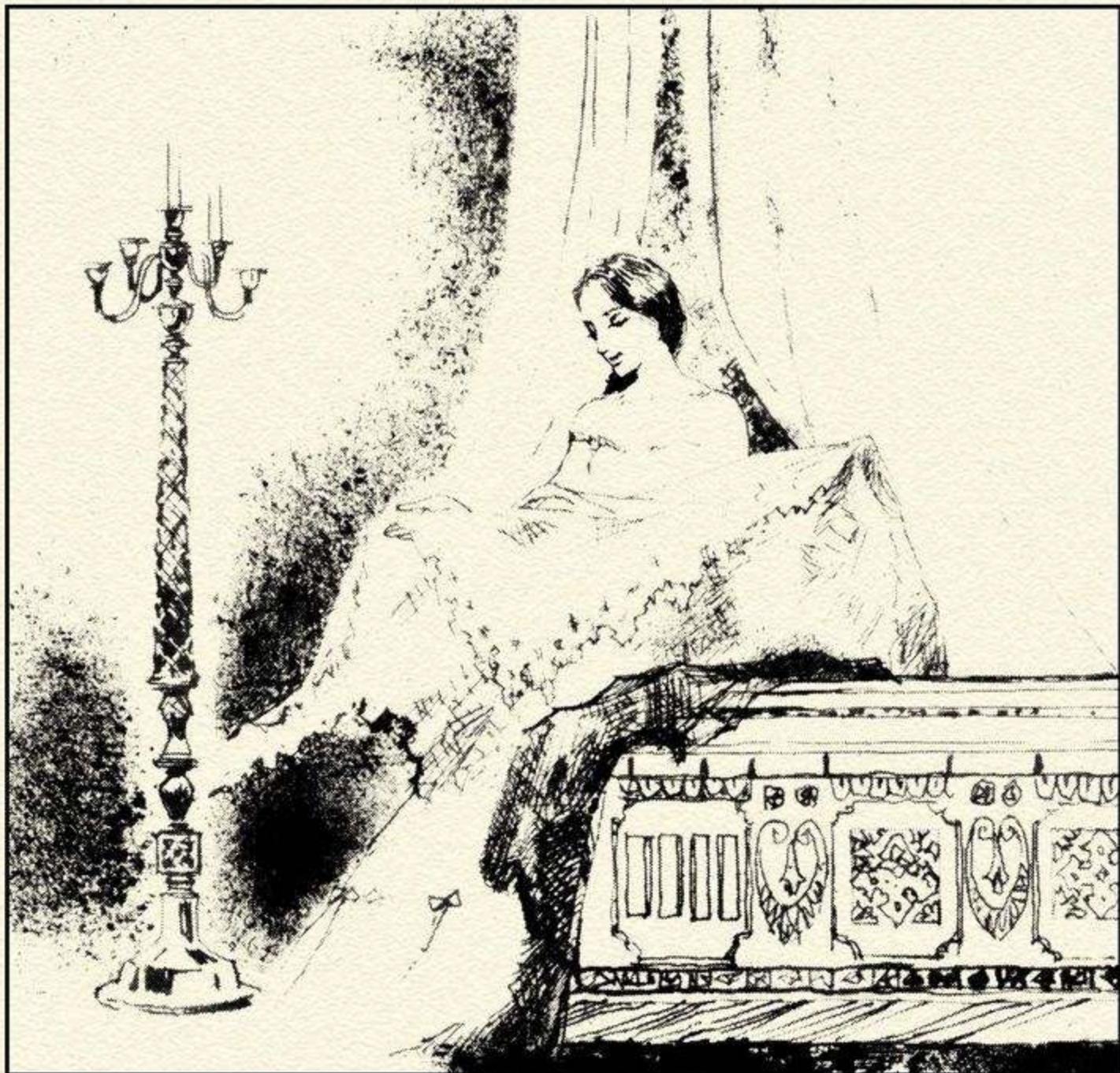
他领着我到珠宝商那里买耳环。他给我买的越多，我就越觉得不安。“但愿我自己有点钱！”我想。于是，我想起在麦地拉的约翰·爱叔叔，他曾让我做他的遗产继承人。



我叔叔要是能给我点钱，我就不要罗切斯特先生那么多礼物。晚上，我给约翰·爱叔叔写了信，告诉他，在月内我要和罗切斯特先生在桑菲尔德大厦里结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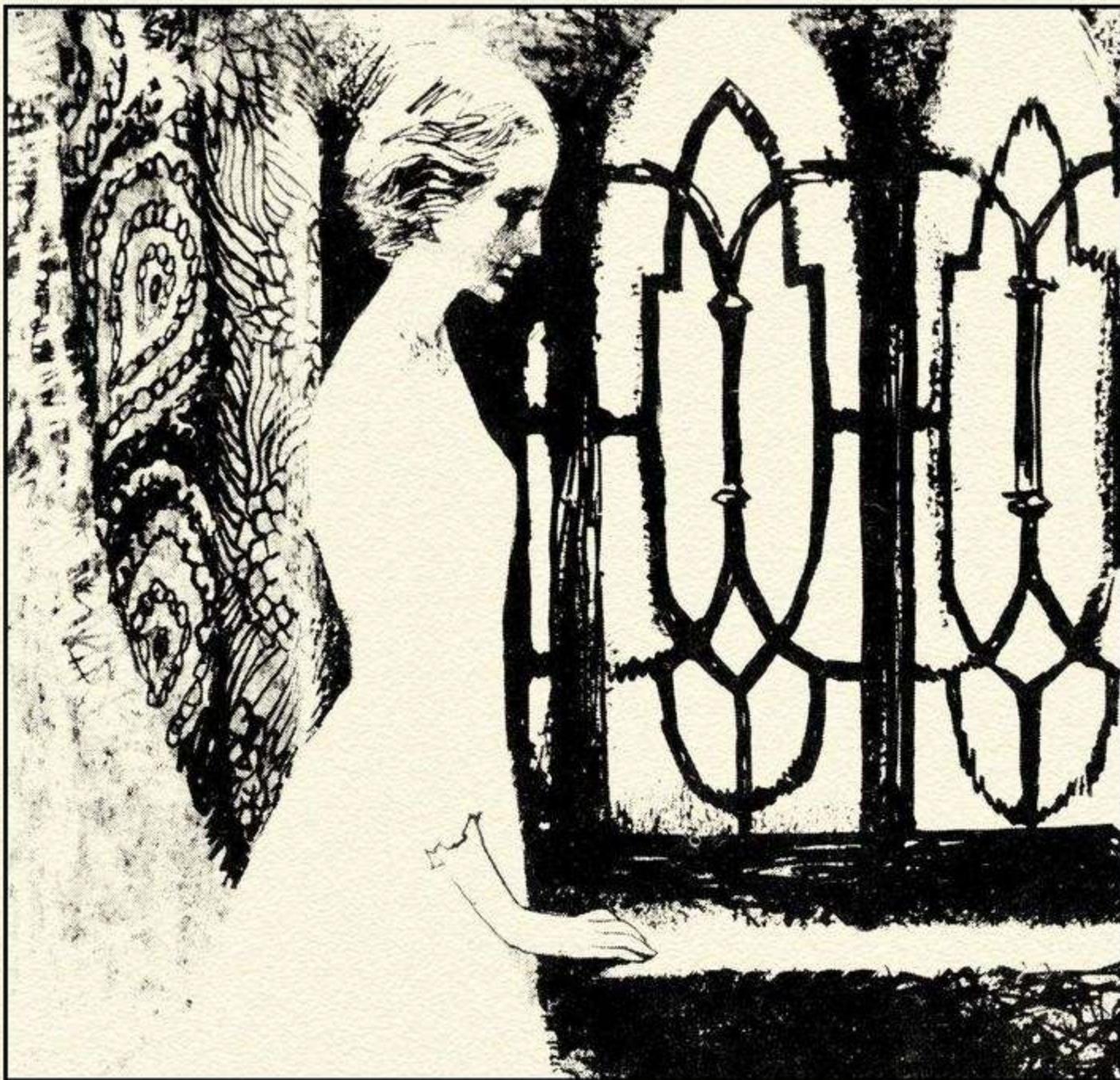


这个月很快过去了，结婚的事准备好了。我的行李已捆好，在卧室里排成一行。两三天后，它们就要运往伦敦。那样，我的姓名将不是简·爱，罗切斯特先生已在标签上写着：伦敦，罗切斯特夫人。



当我从箱子里取出结婚衣服时，我发现一件礼物，罗切斯特先生给的非常漂亮的镶着花边的面纱。我把它同自己用过的方形料子比较时，不由得乐了。

春未央尚



我把衣服和纱巾一齐挂在衣柜里，它们看来是很漂亮的。罗切斯特先生出去办事，直到第二天尚未回到桑菲尔德。为了感谢他送给我面纱，我一直在等着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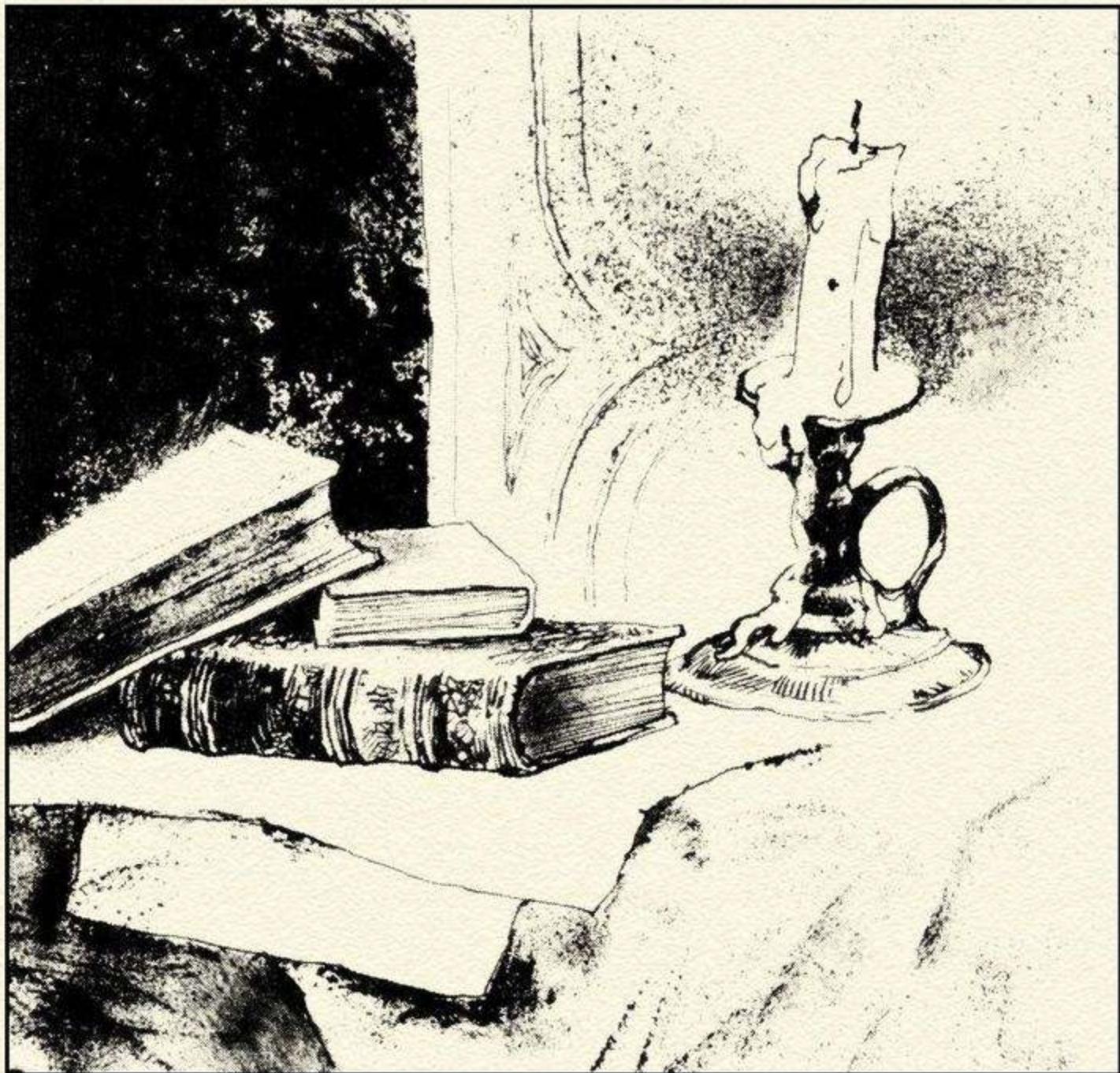


那天晚上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。屋外大风怒吼，我听到周围有异样的响声。当我睡着时，我梦见罗切斯特先生骑着马走了，我没有追上他。我拼命呼喊，他不理睬我。

森木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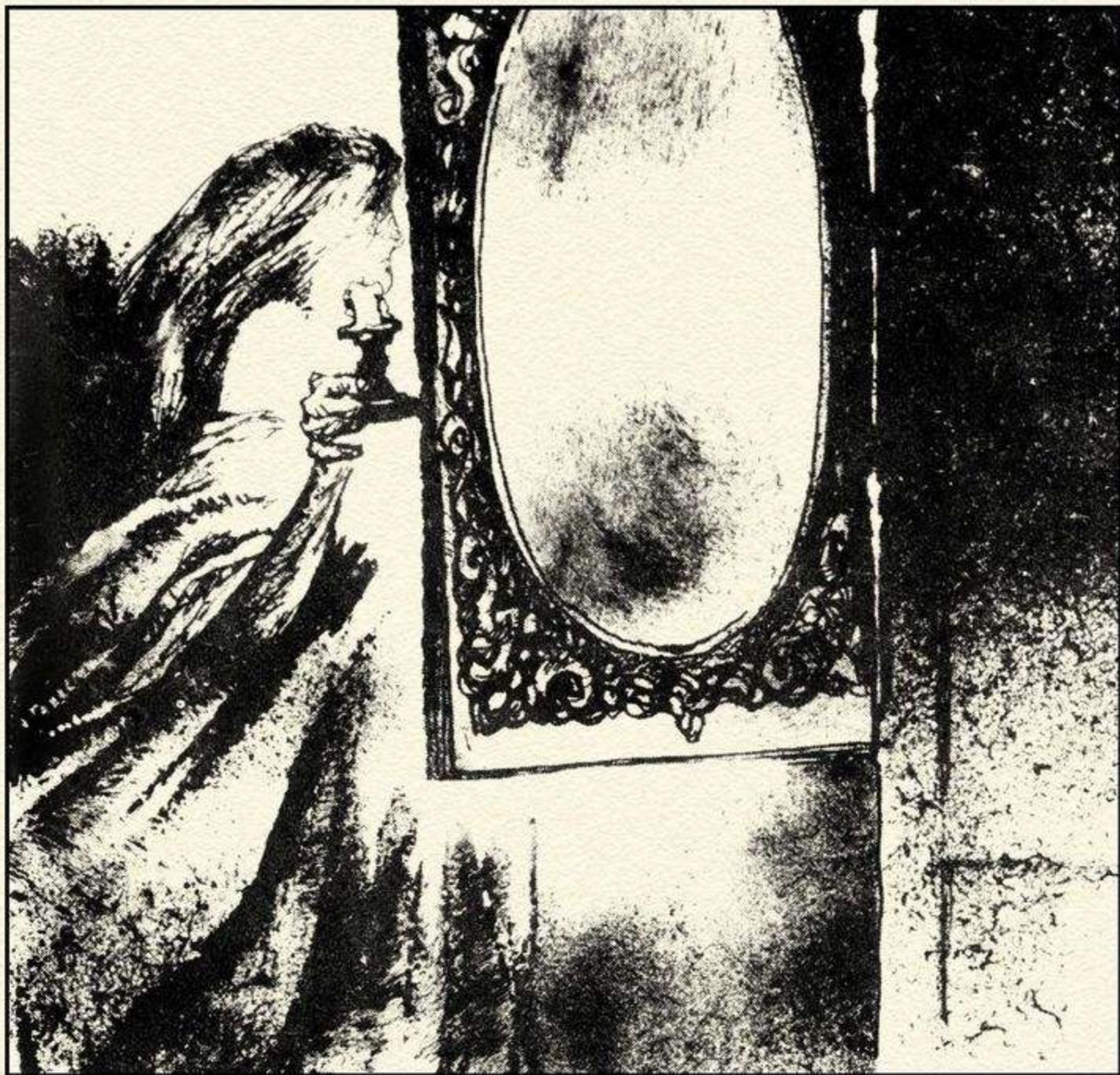


接着，我梦见桑菲尔德大厦倒塌了。我站在一处废墟上，注视着罗切斯特先生骑着马离去。我极力往前扑去，颓然倒下了。于是，我醒了过来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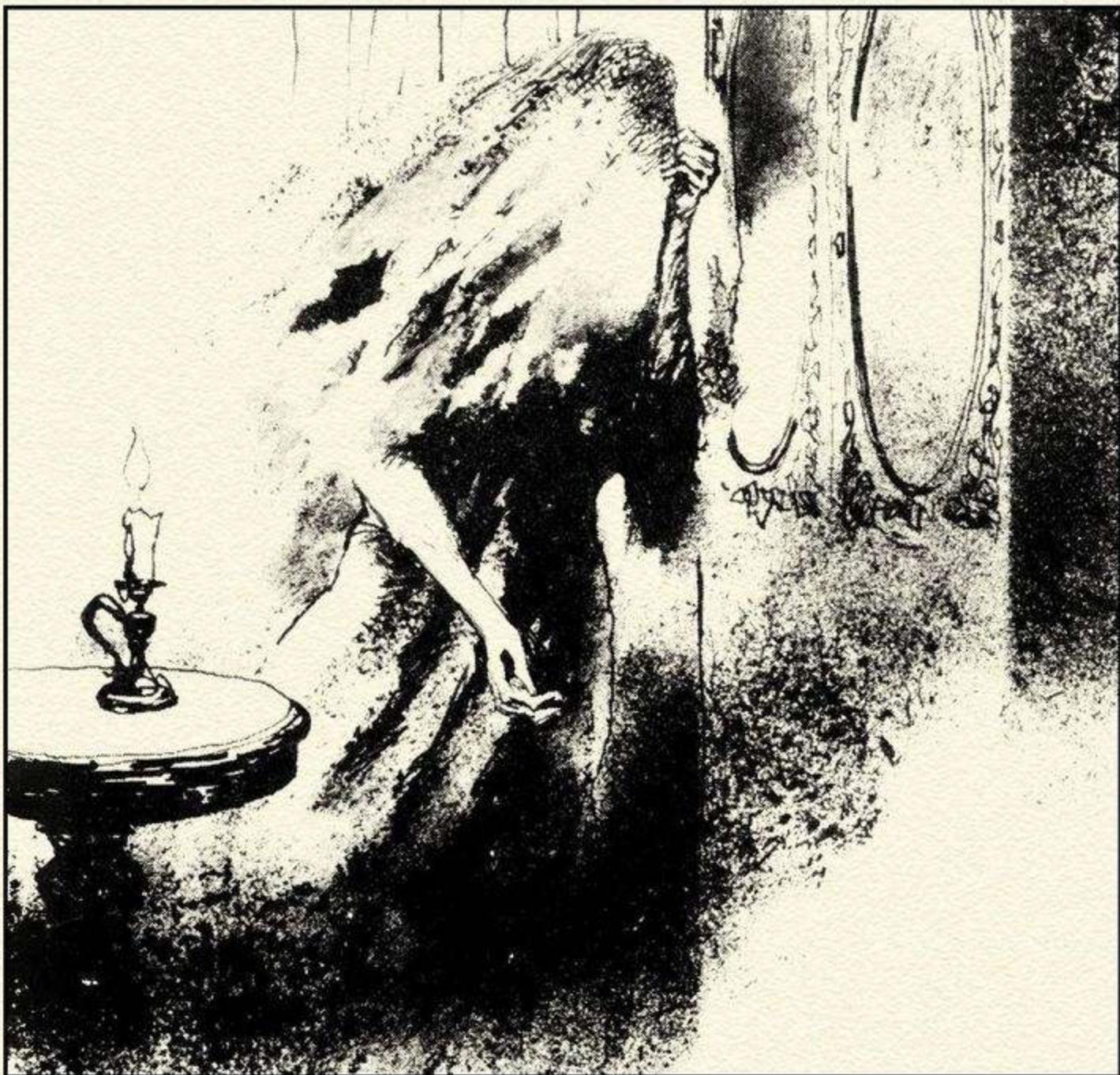
我睁开眼睛，发现在梳妆台上燃着一只蜡烛，衣柜的门开着。我听到有窸窸窣窣的声音。我以为是女佣人，问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但是没有人回答。

森木风高



我坐起来环视了整个室内，一个身影向蜡烛移动，然后拿着蜡烛到了衣柜跟前。那人不是女佣人，在察看我的结婚礼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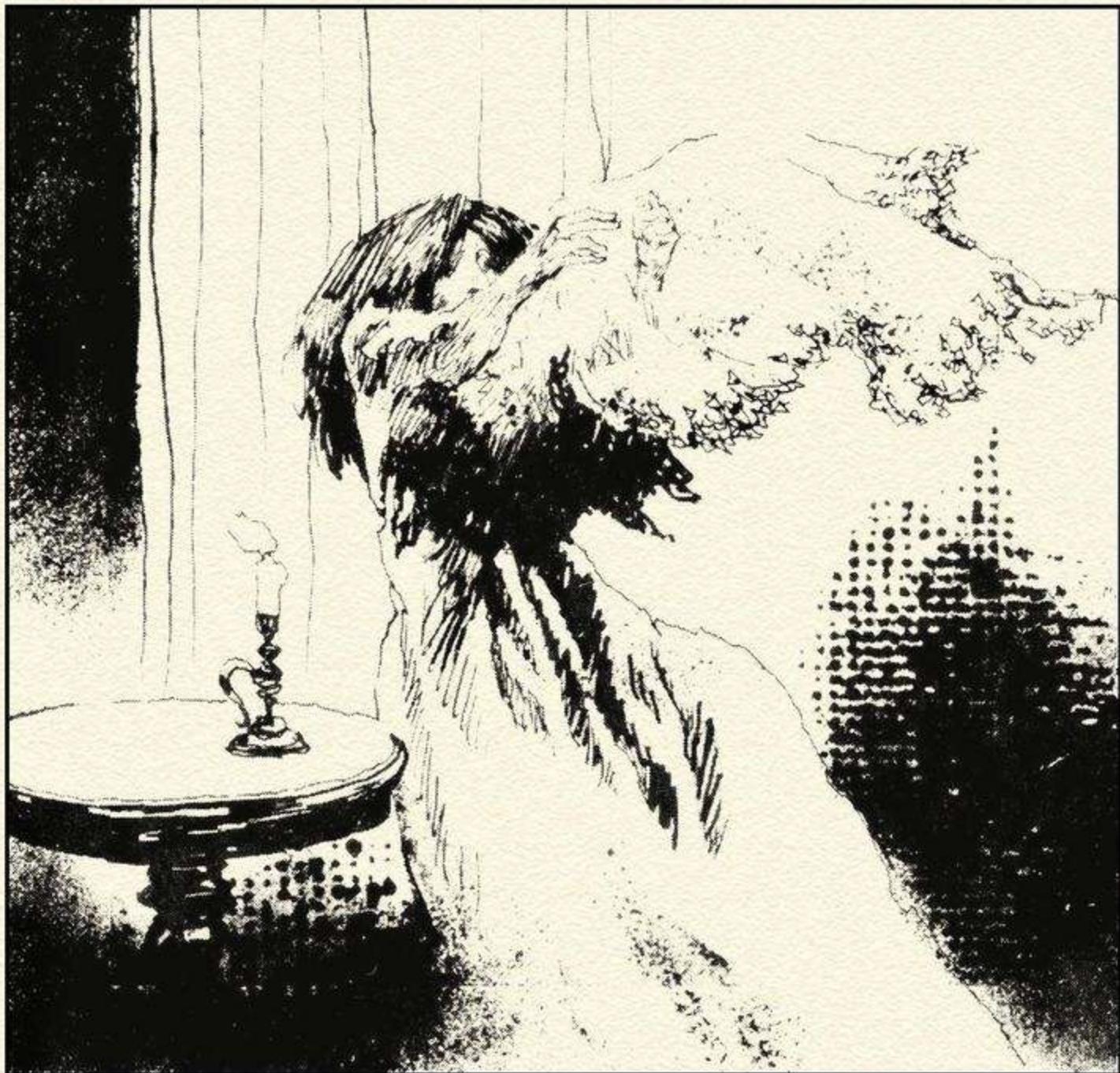
森木风高



这人是我以前从没见过的高个子女，身着白色衣服。她放下蜡烛，把我的面纱戴在她的头上，然后转过身照镜子。



在那瞬间，我从黑色镜子里清楚地看到：她那一副丑恶的脸，眼珠发红，嘴唇薄而发紫，乌黑的长发披在背上。我注视她时，我周身的血液好象冻住了，呼吸都似乎停止了。



她照过镜子，把我的面纱从那可怕的头上扯下来，撕成两半，扔在地上，用她的脚踩踏。



然后，她拉开窗帘，也许看到天快亮了，举着蜡烛退到门口。她正好走到我床前站住了，而且用蜡烛逼进我的脸，用愤怒发红的眼睛凝视我一阵以后，她把蜡烛吹熄了。



我吓得失了知觉，这生昏过去了。我在我第二次活倒。第二天先生把切斯特家来时，我告诉他。他说：“桑菲尔德不是一座废墟，我在你身边，不要害怕。”森林贝高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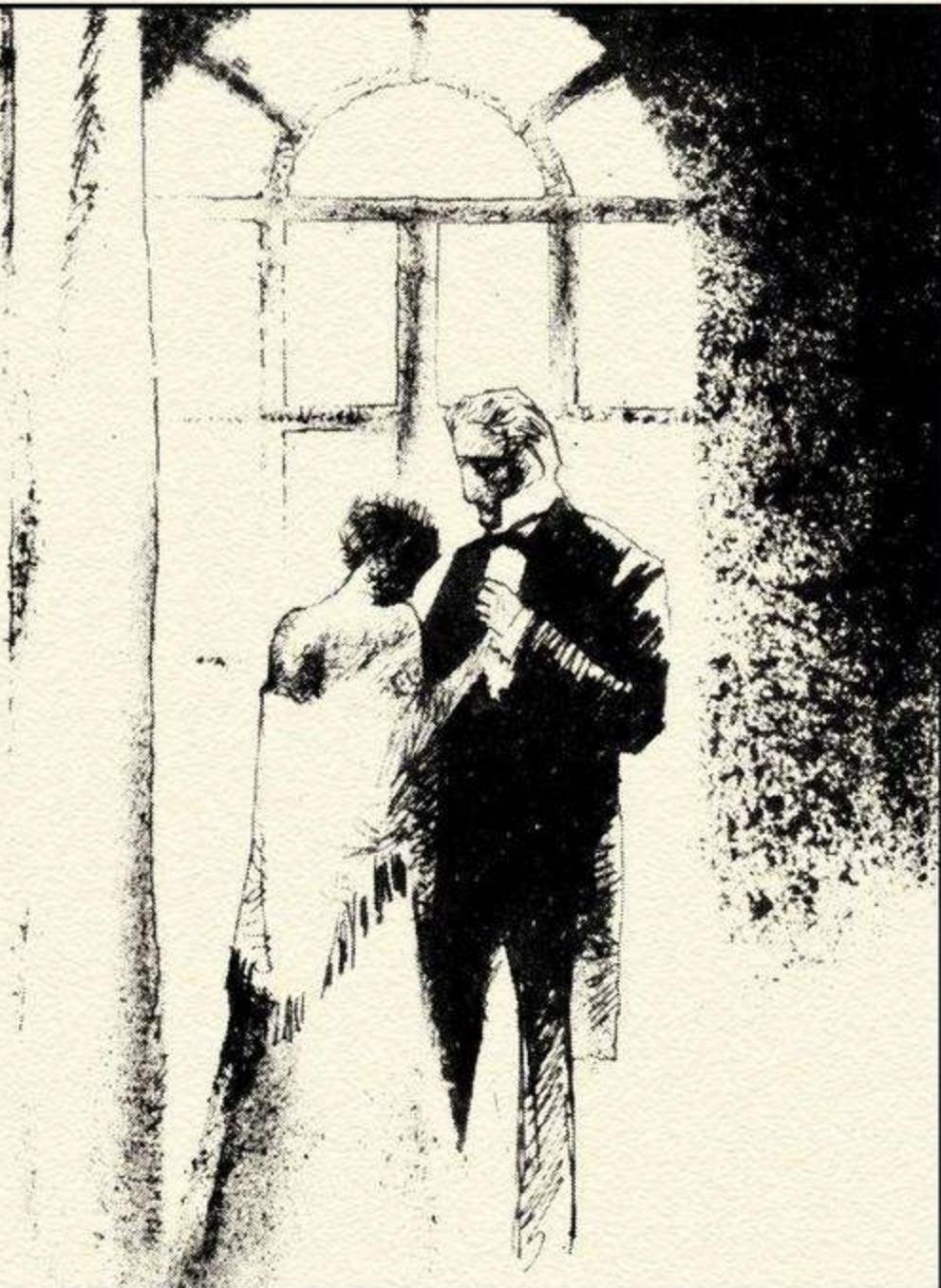
接着我把容貌丑恶的女人，到过我的房间的事告诉他。罗切斯特先生说：“那不可能，你也是在做梦吧。你过于兴奋了，简。”

贝高



我说：“白天，我看到面纱真地被扔在地板上，撕成了两半！”罗发起了抖来，伸出胳膊搂住我，说：“谢谢上帝，只是纱巾一被糟蹋了。想起过去，就悔恨及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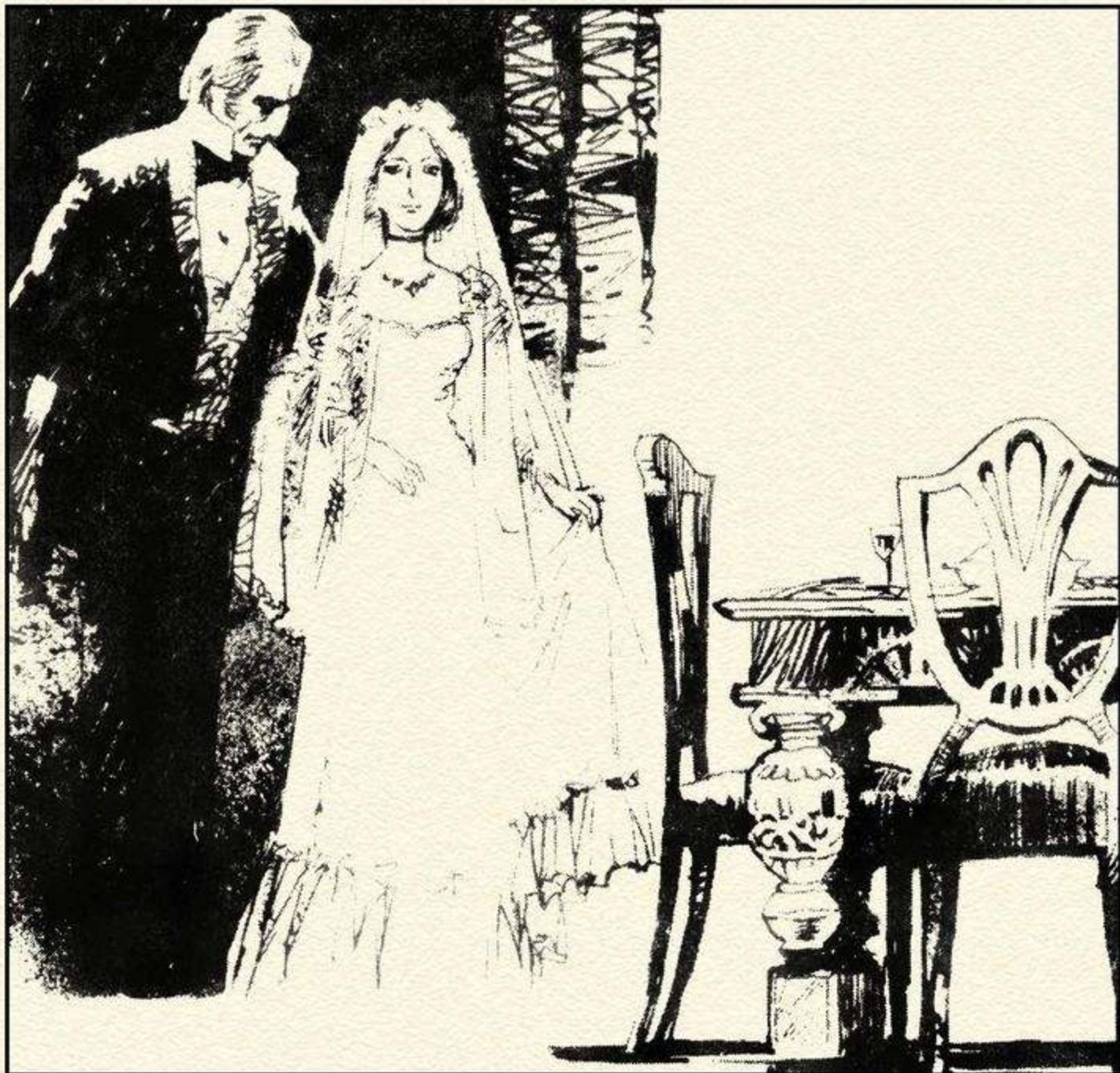
暮春四月





次日，是我们结婚的日子。我早早就起了床，女佣人帮我穿上衣服，蒙上我自己买的朴素面纱。当我下楼的时候，罗切斯特先生在等着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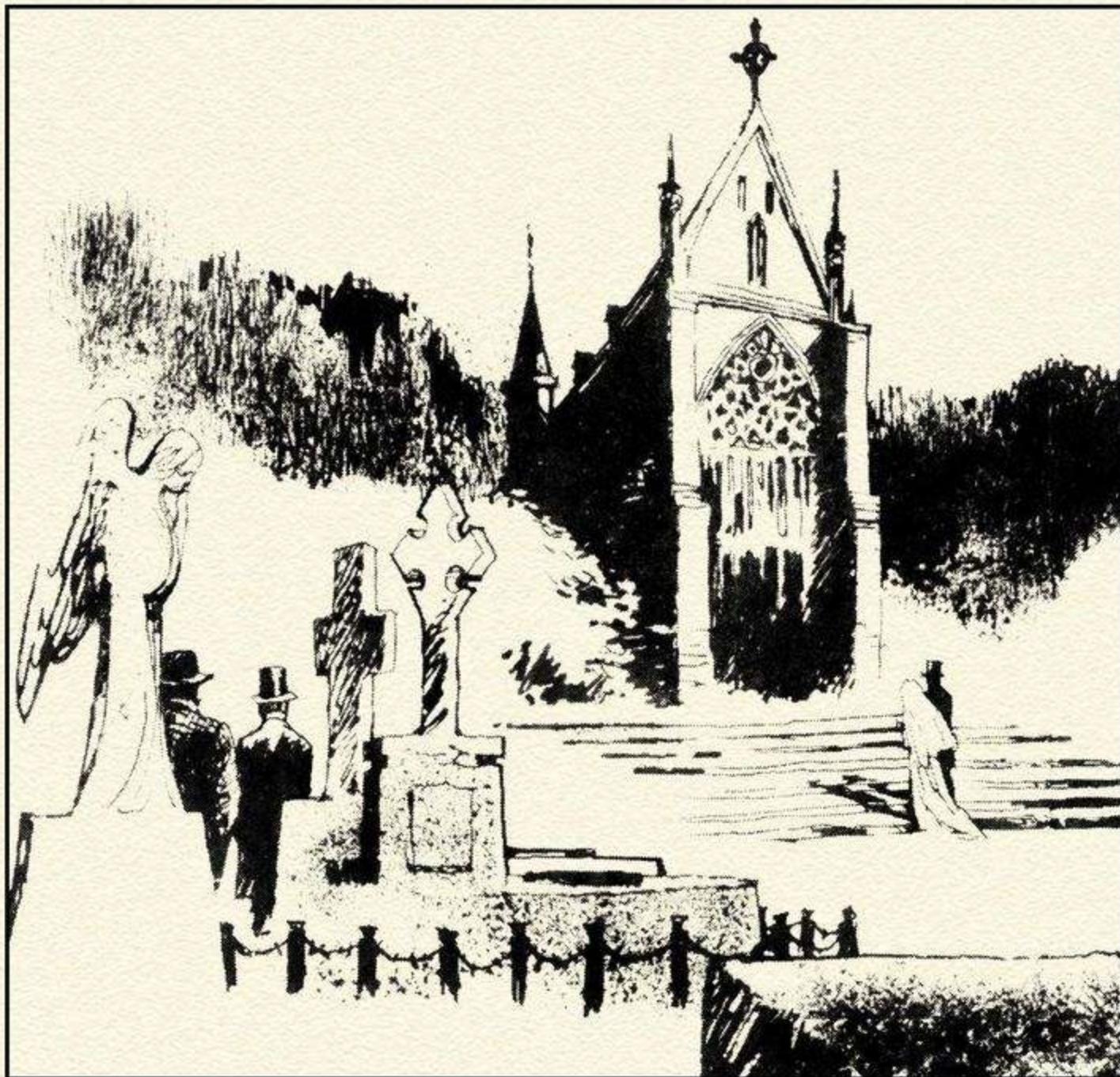
森木风高



他把我带进餐厅，把我打量一下，说我“美得象一朵百合花”。随后他又说：“你吃过早饭，我们就到教堂去。然后，我们就要坐马车到伦敦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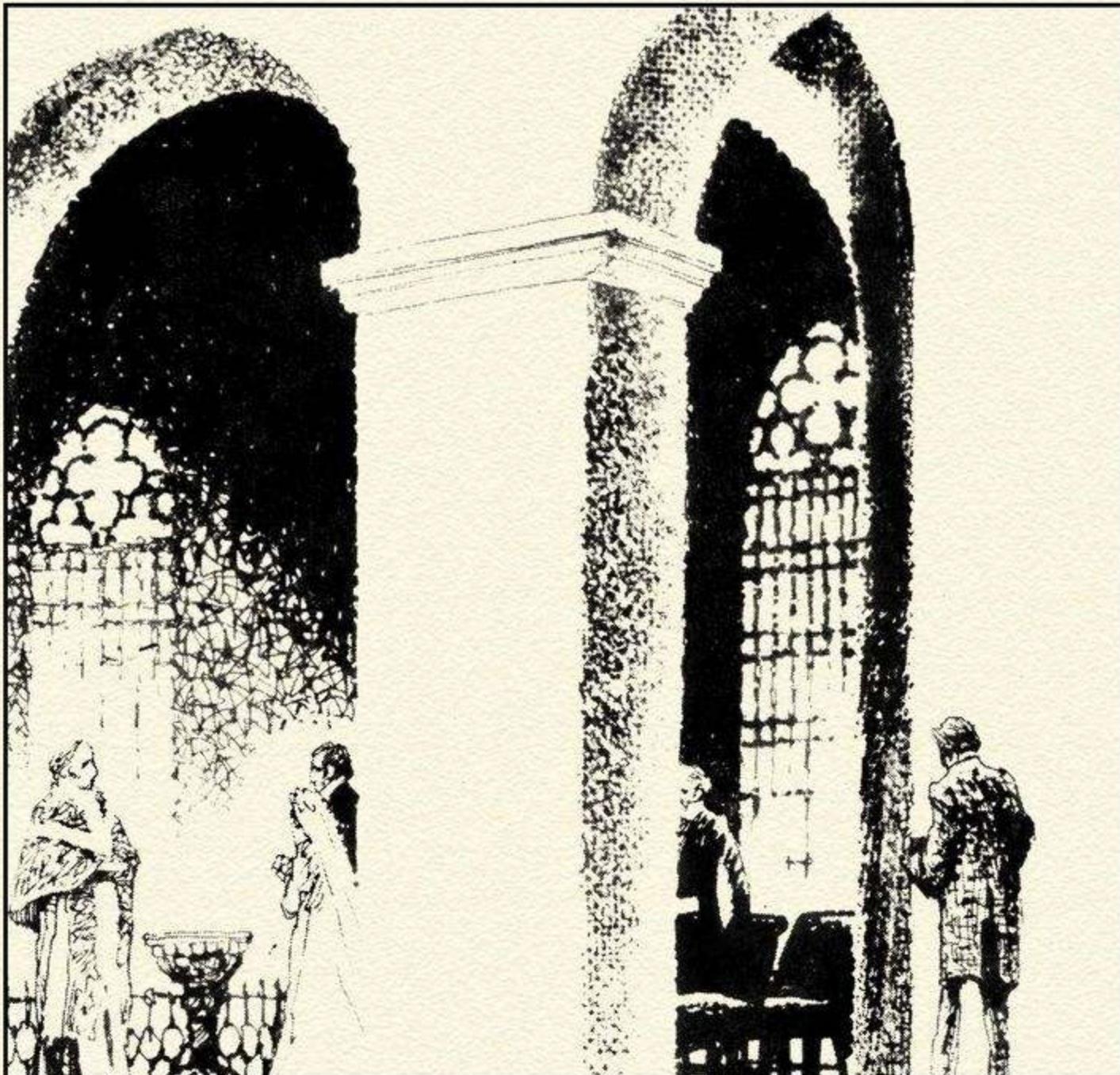


我吃了点东西，站起来。罗切斯特先生挽着我的胳膊穿过大厅。因为走得太快，我都没有来得及跟菲尔费克斯太太说句话，没有邀请客人们参加我们的婚礼。



当我们走到教堂墓地的门口时，我瞧见两个陌生人在墓地里走着。罗切斯特先生没有发现他们。他们看见我们时就绕到教堂背后去了。

森林风高



我们进了教堂。牧师穿着白色法衣在低低的祭台前等着我们。我们来到圣餐台栏杆跟前，我瞧见那两个陌生人溜了进来。当仪式开始时，其中一个陌生人悄悄站在我们身后了。

森木风高



牧师说：  
“如果你们中间的一个人知道有什么障碍，使你们不能合法地结为夫妇，那就自己坦白吧。”  
这时候有一个声音从我背后发出：“婚礼不能继续下去，我知道一个理由！”

贝高



教堂里鸦雀无声。罗切斯特头也不回地说：“继续进行！”但牧师等着那个陌生人说话，陌生人说：“罗切斯特先生现在还有一个活着的妻子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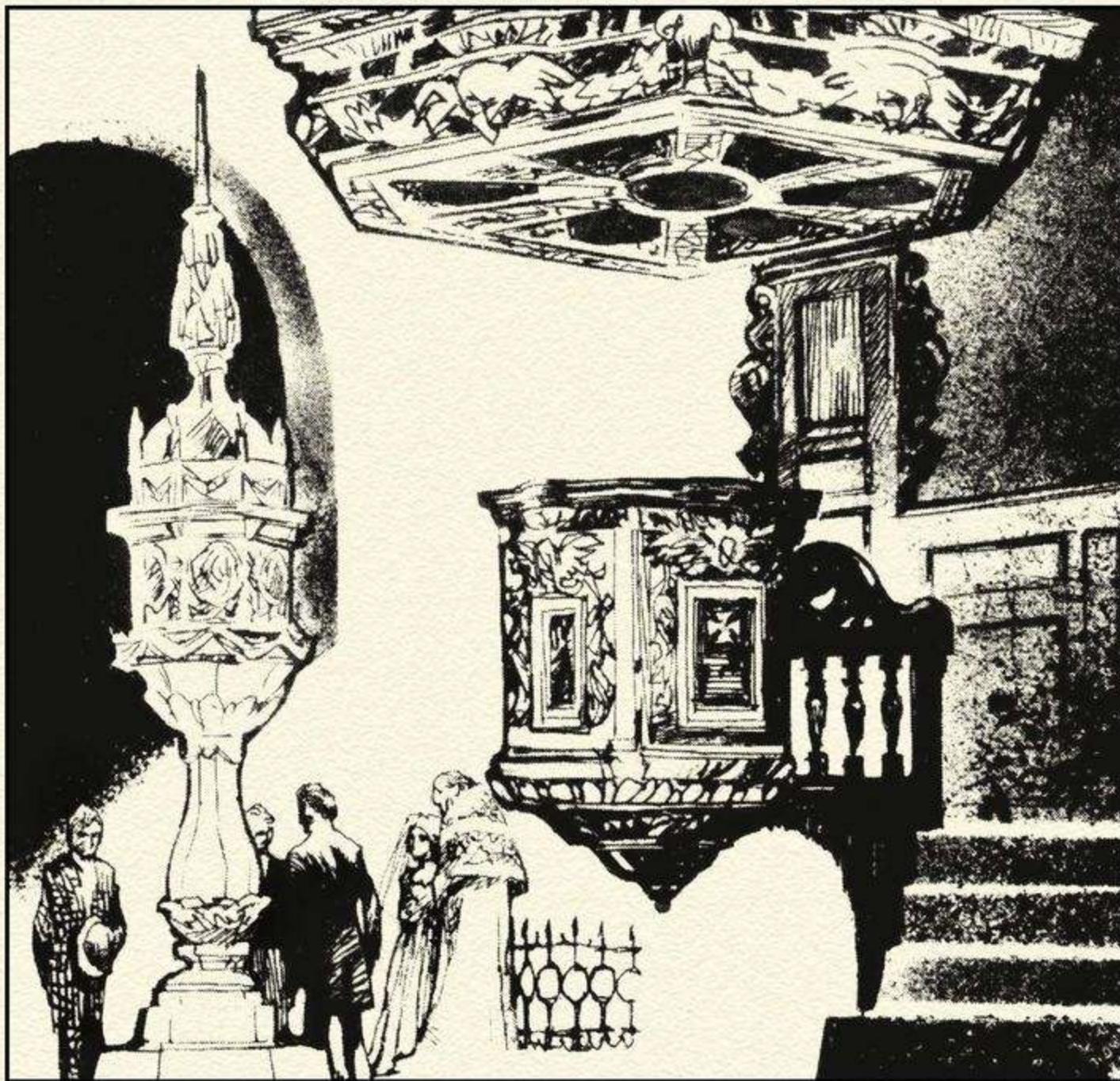
罗切斯特先生顿时脸色发白，放下挽着我的胳膊的手，问那个人：“你是谁？”那人说：“我姓布里格斯，是伦敦的一个律师。十五年前，你曾经在牙买加跟伯莎·梅森结婚。”

森木风高



罗切斯特先生问：“即使我结过婚，你为什么认为我的妻子还活着？”“她的兄弟在这里，可以作证。”律师喊道，“梅森先生，你可以到前面来！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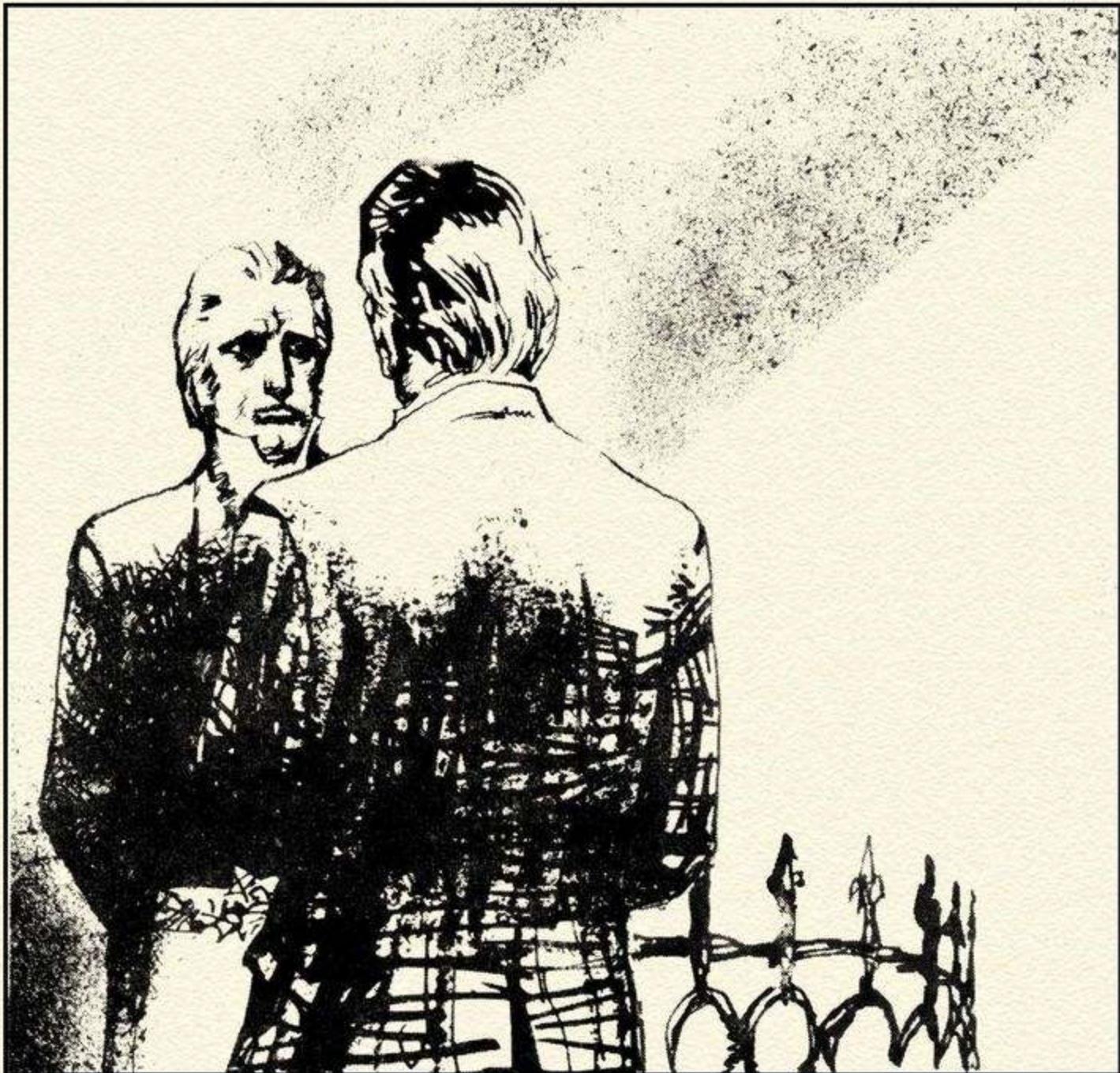
森木风高



另一个陌生人出场了，先是梅森先生。他的脸色苍白而且惶惶不安。罗切斯特先生愤怒和绝望地发了火：“你有什么要说的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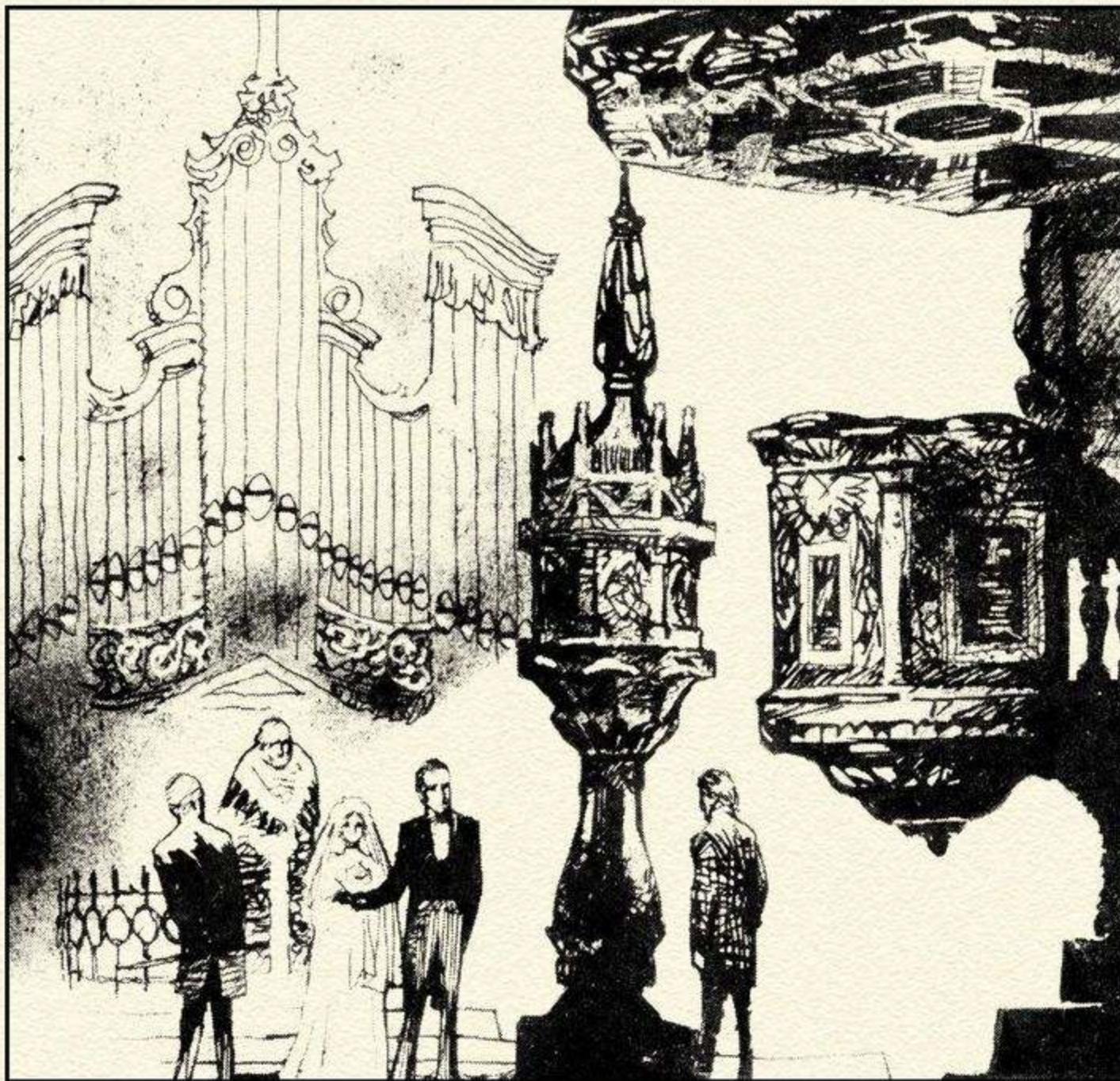


梅森先生  
抖动着苍白的  
嘴唇说：“今  
年四月间，我  
在桑菲尔德府  
看见了我的姐  
姐。”牧师嚷  
道：“不可能！  
我是这个地区  
的老住户，从  
没听说过桑菲  
尔德府有位罗  
切斯特太太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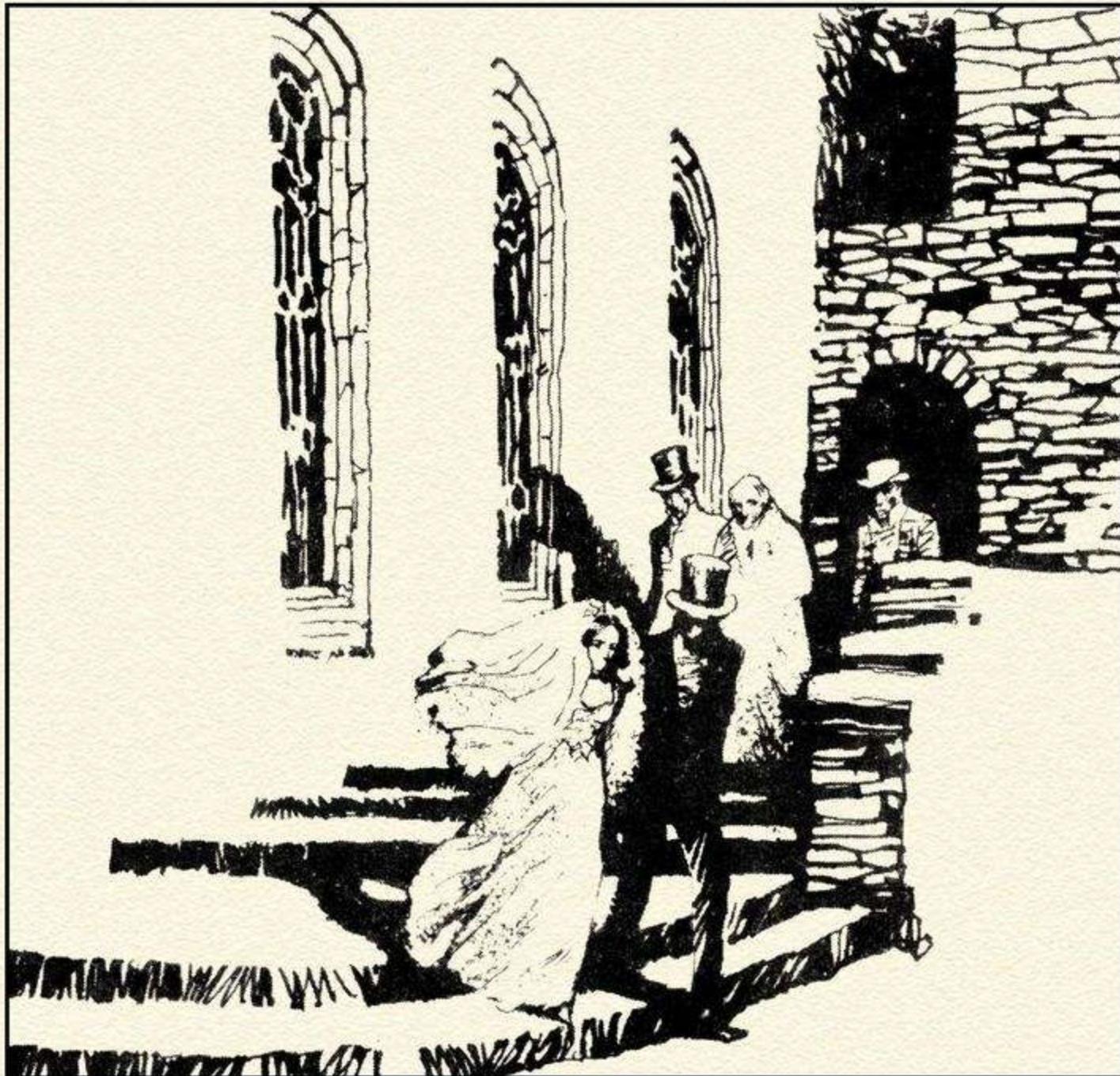


罗切斯特先生沉默片刻，接着下决心说：“今天续的婚礼不继续了。梅森说是事实。我同莎·梅森结婚了。可是，我娶了她，被欺骗了！发现，她是个疯子！”

高凤林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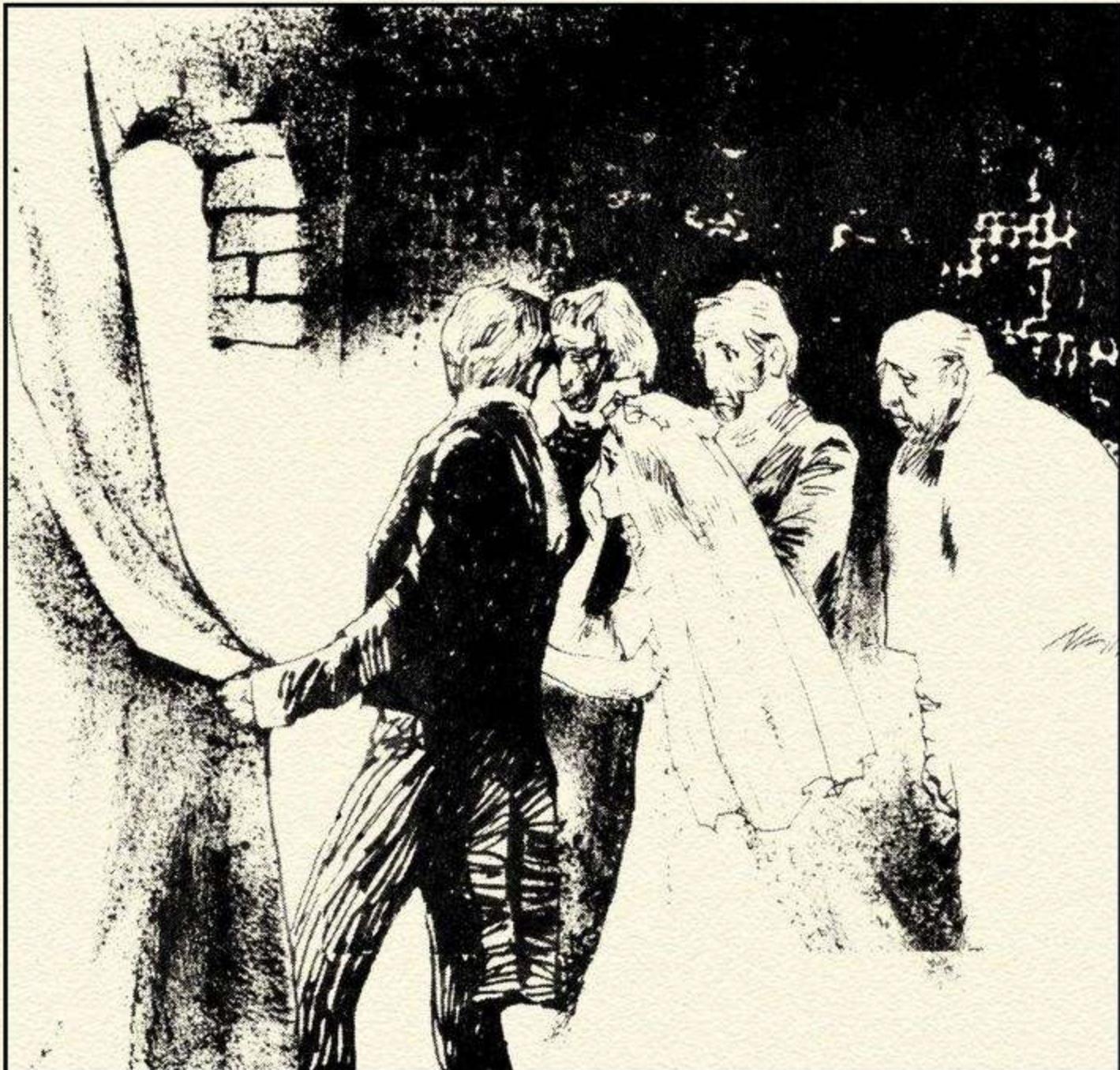


罗切斯特  
看着我继续  
说：“这个秘密  
娘对我的秘密  
是不知道的，  
她是没有责任的。  
现在我请菲  
你们都到桑  
尔德去，去看  
看我那妻子！”



罗切斯特先生紧紧地握着我的手，离开了教堂。牧师、律师和梅森先生跟在后面。我们一起来到宅子门口，走进宅子里去。

● 高凤来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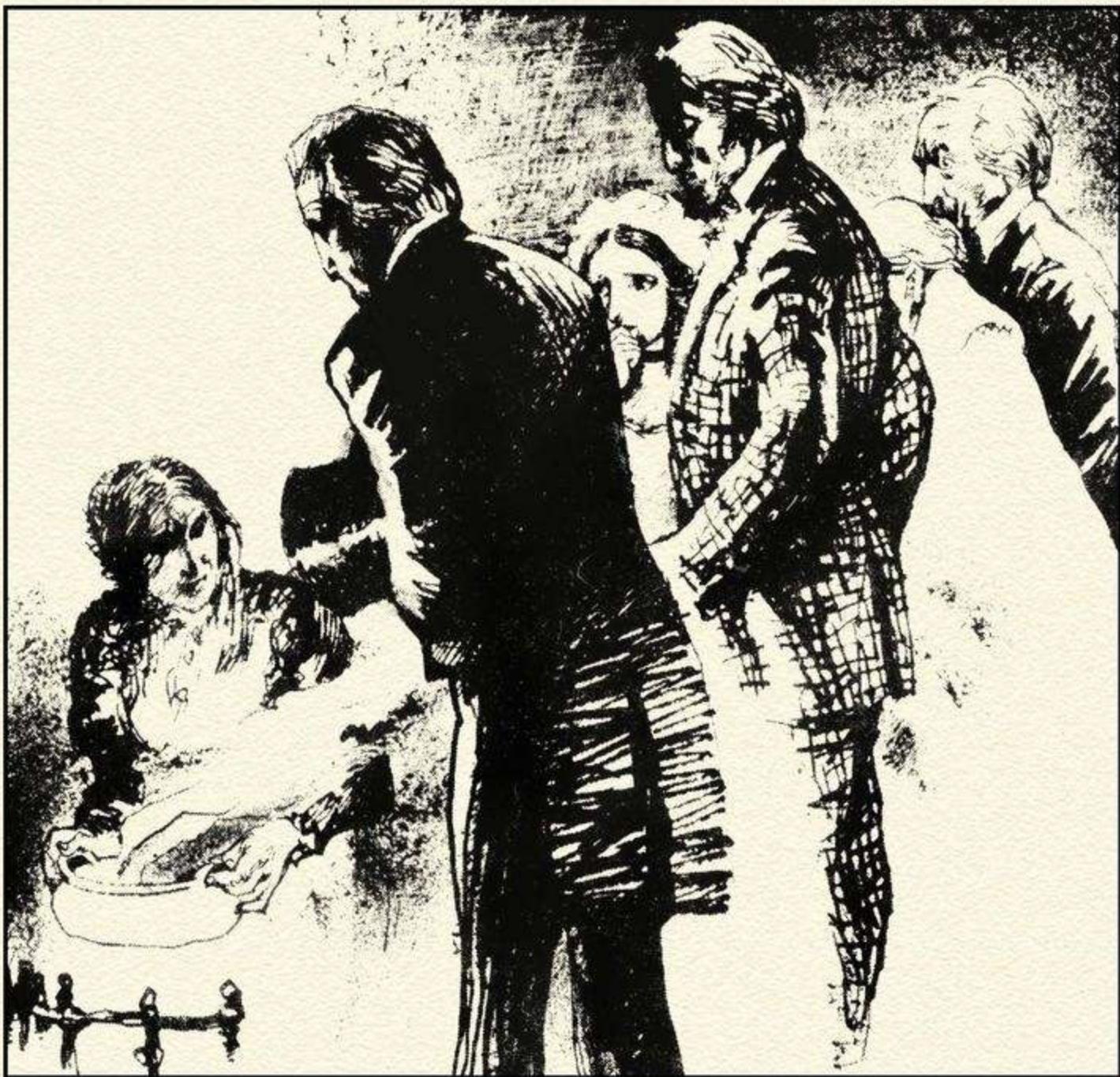
罗切斯特先生带着我们上了楼，一直走到三层楼。他没有叩门，就带我们闯了进去。他回过头说：“你认识这个地方，梅森，她在这儿咬了你，用匕首刺伤了你。”

森林风高



我们跟着罗切斯特先生跨进里边的门。只见格莱思·普尔坐在火炉旁，用一口锅煮东西。屋子的那一头，有一个身影在昏暗中来回跑动。

贝高



“早安，  
普尔太太！”  
罗切斯特先生  
说，“你照管  
的人今天怎么  
样？”格莱思·  
普尔小心地把  
沸滚的食物端  
起来放到炉边  
的铁架上去：  
“还好，先生！  
她有点要咬  
人，可还不残  
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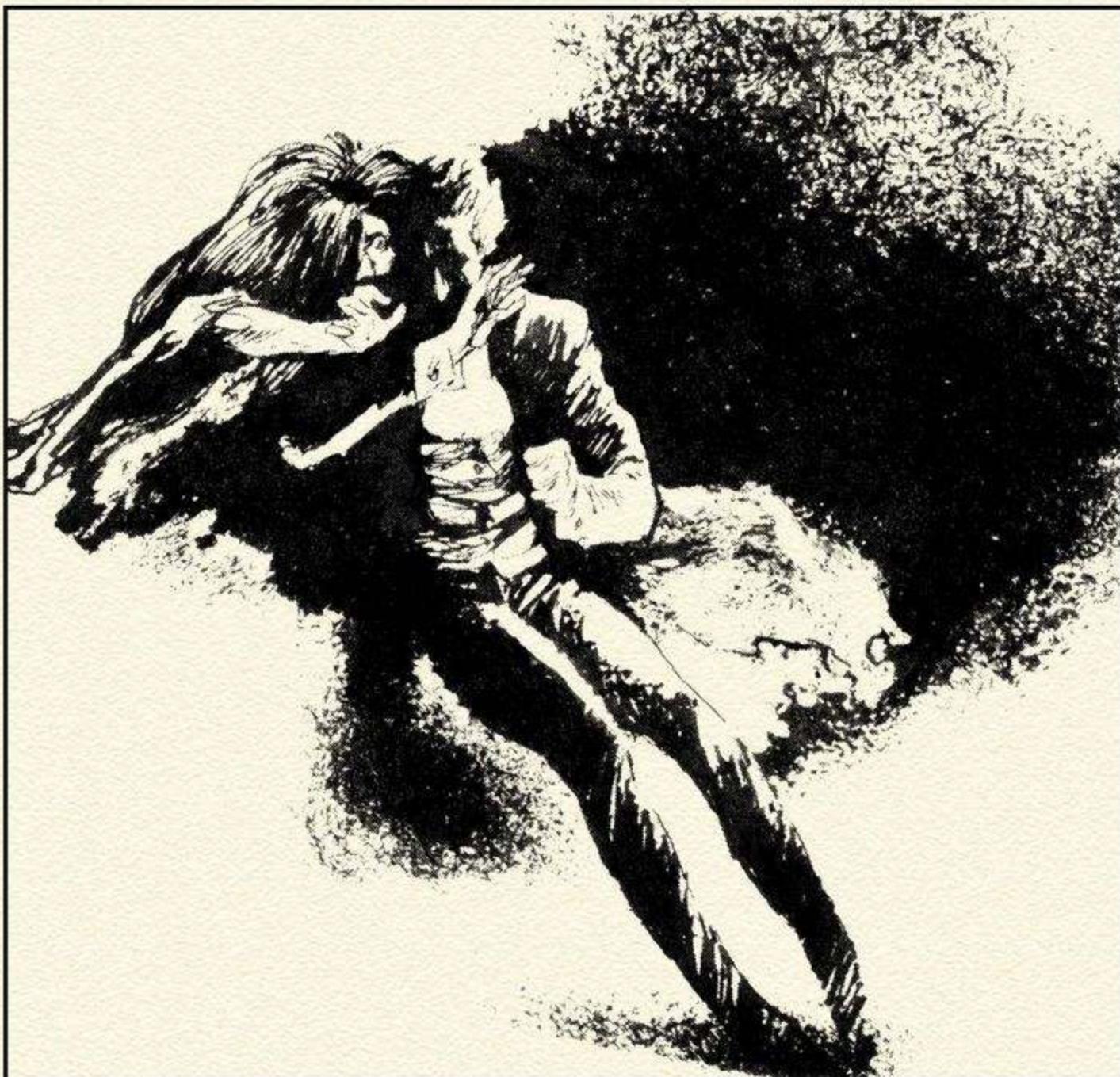


立刻，从屋子那一头发出吼叫，那疯女人冲了出来说：“注意，先生！”“格莱普尔嚷道，“你们最先生·普尔喊道，别待在这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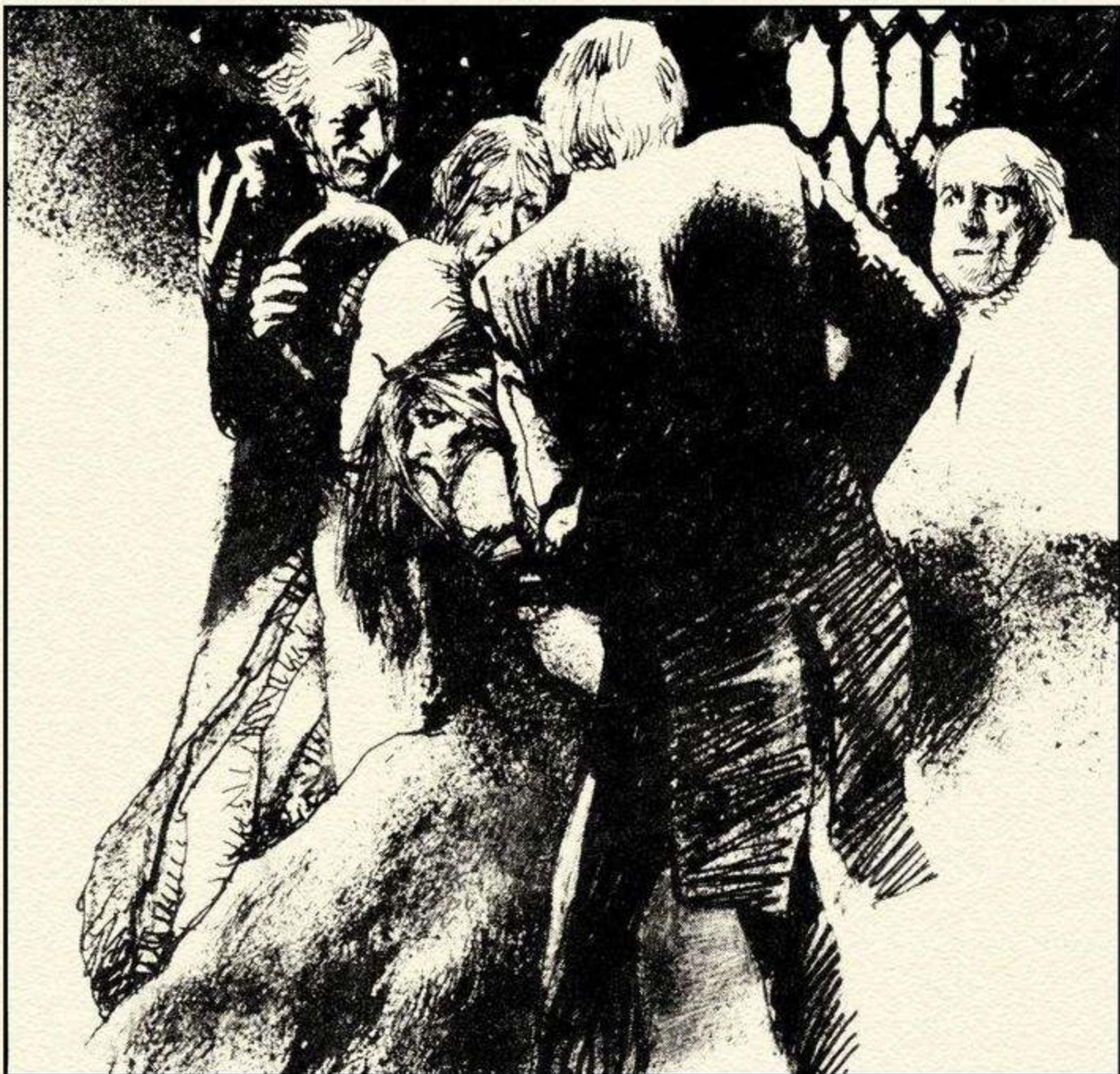
森木风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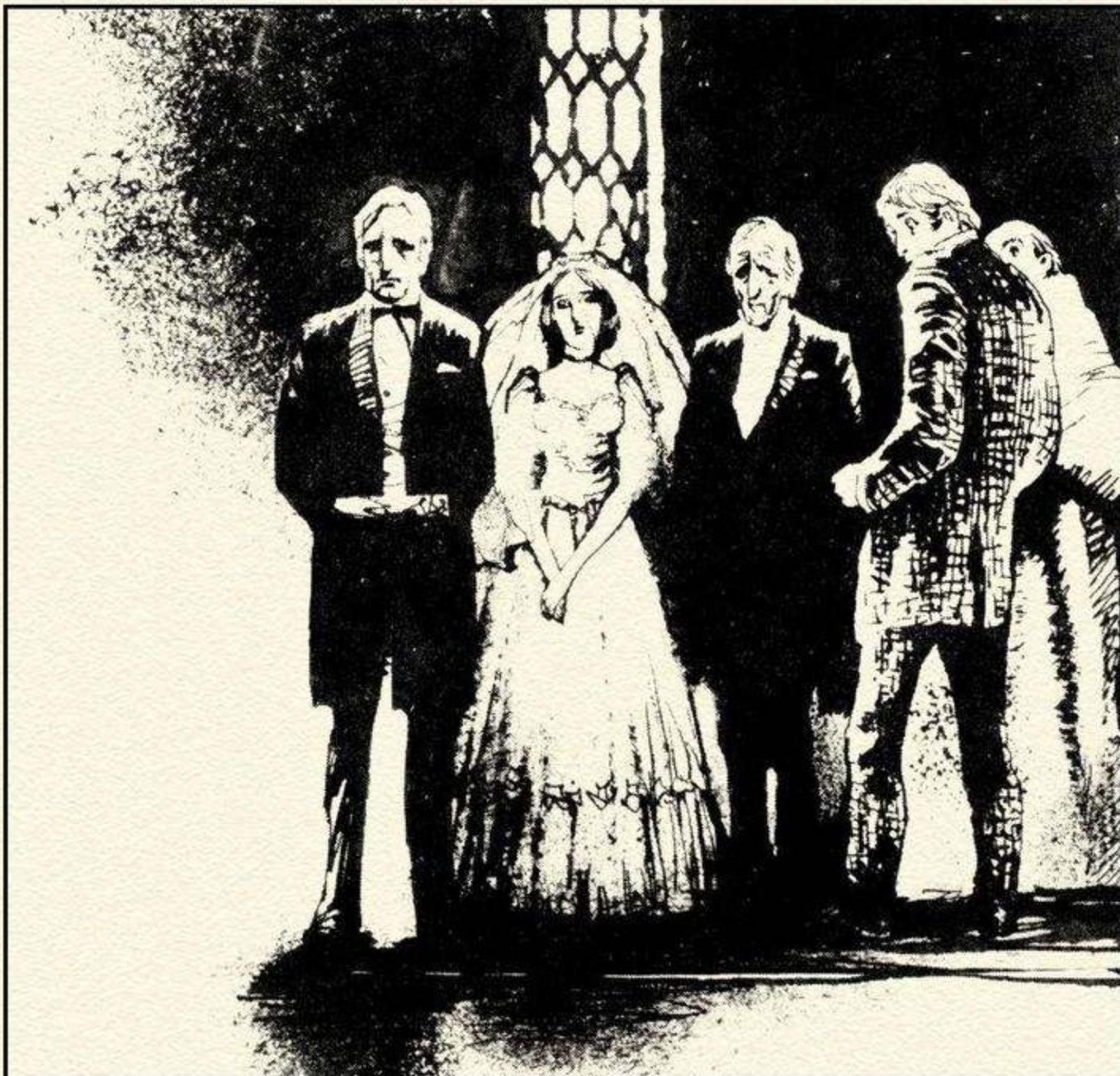
当那疯女人透过乱麻般的头发瞧着我们时，我认出她就是撕破我的面纱的那个面容丑恶的女人。格莱思·普尔喊道：“小心！”牧师、律师和梅森先生都急忙往后退。贝高



罗切斯特先生把我推到背后。疯子跳起来，凶恶地卡住他的脖子，用牙咬他的脸颊；他们搏斗着。贝高



罗切斯特先生终于抓住了疯子的胳膊。格莱思·普尔拿来一根绳子，他把疯子的胳膊反绑起来；再顺手拿根绳子把疯子绑在一张椅子上。这时她的嚎叫声响彻整个房间。



罗切斯特先生对我们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妻子。拿她同这个姑娘比较一下，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对我做出裁判！现在你们走吧，我得把我的宝贝关起来了。”

森·贝·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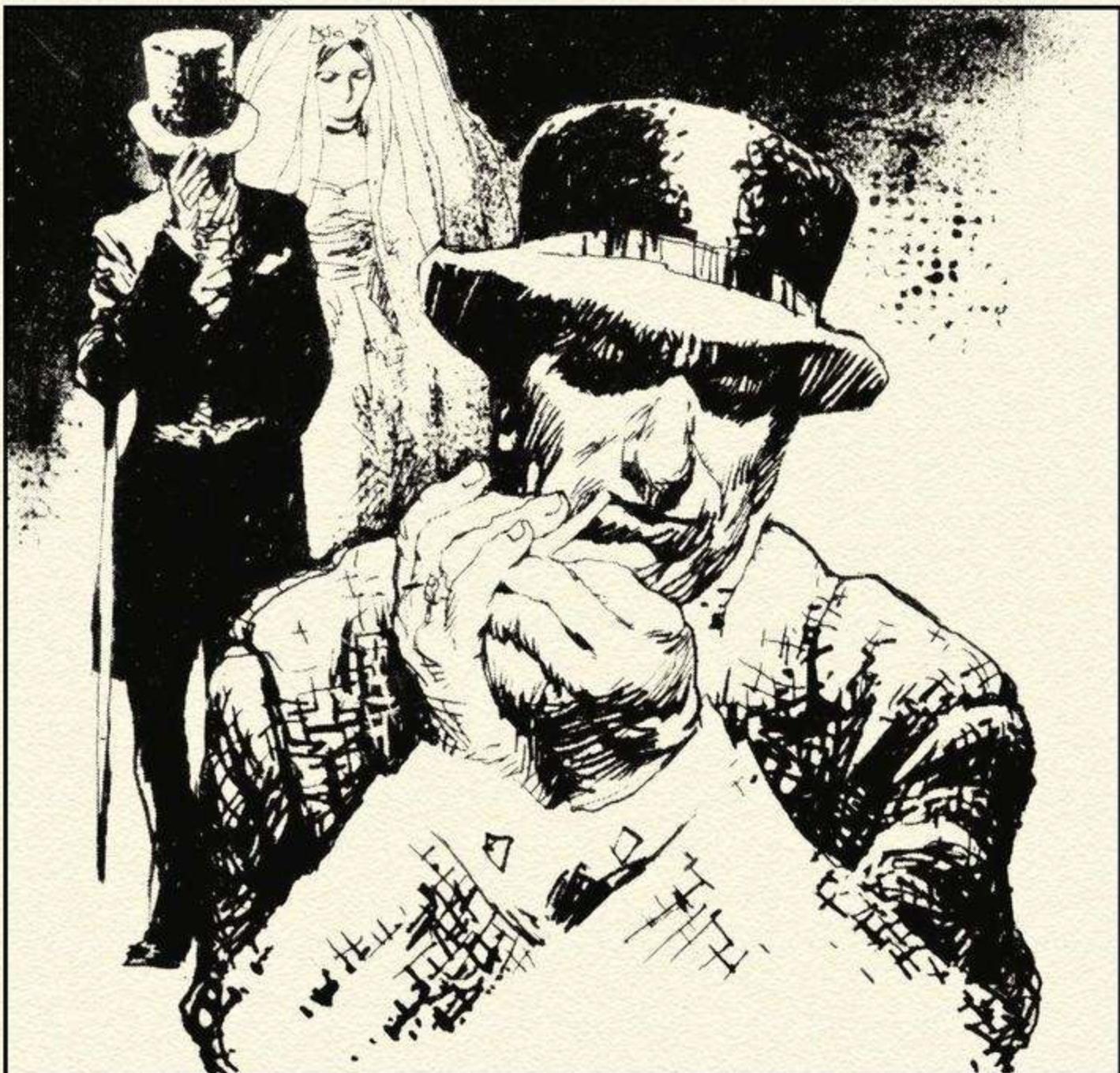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匆匆离开这个房间。罗切斯特先生在后边停向格莱思·普尔留一会儿，嘱咐了几句。



当我们走下楼时，律师对我说：“小姐，你没有任梅森先生何责任。麦地拉叔的叔叔时候，你消息会高兴的。”我忙问：“我的叔叔？你认识他吗？”



律师告诉我：“梅森先生认识他。你给叔叔的信，说你要和罗切斯特先生结婚。他收到信时，梅森先生正跟他在一起。梅森先生答应尽力制止这门婚事。我高兴我们来得还不算晚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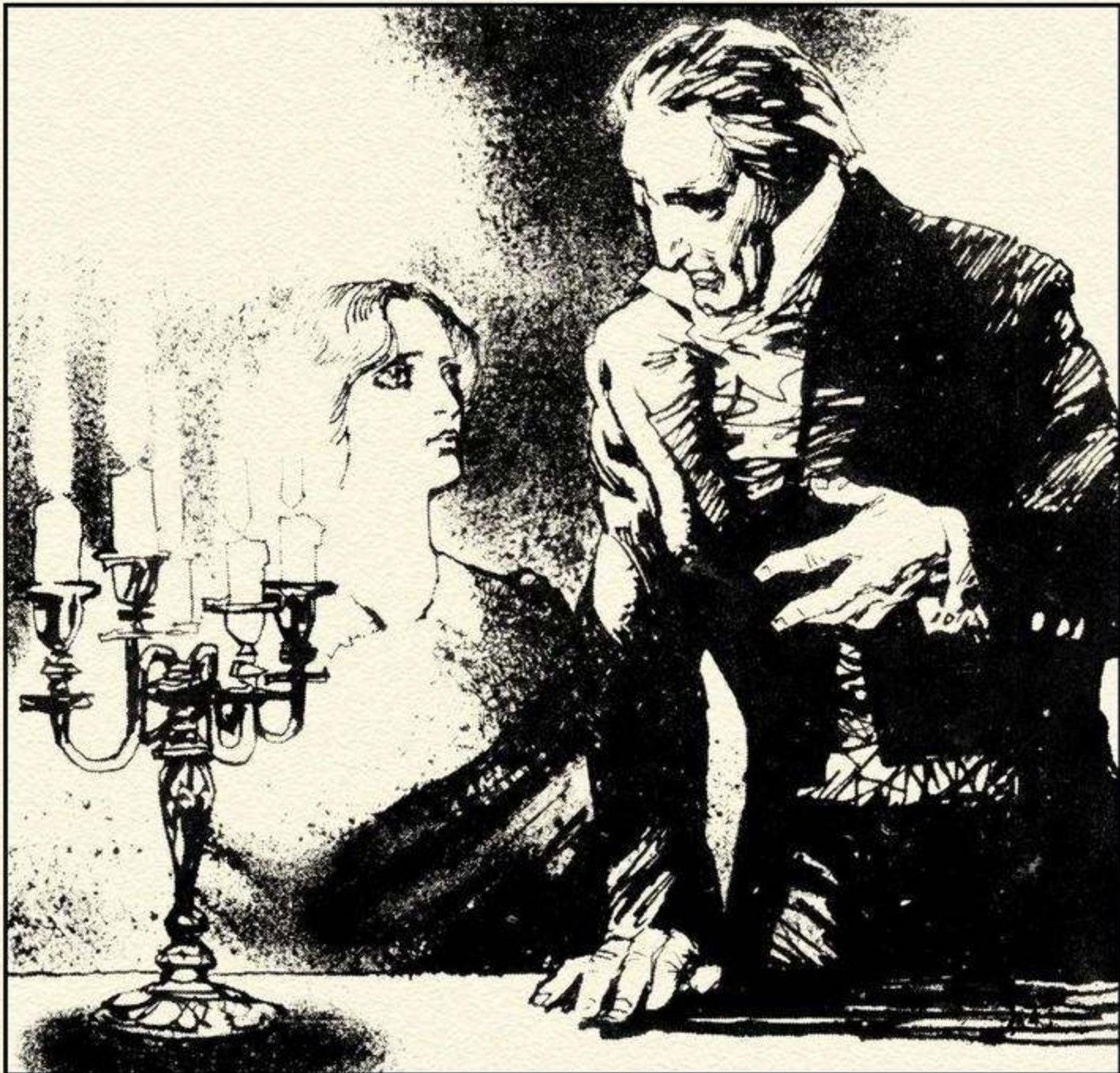
我急忙问：“我的叔叔好吗？”律师说：“他病得很重，可能活不多久啦。他不能亲自赶到英国来，把你从罗网中救出来。所以，让我们来了。”然后，他和梅森不等向罗切斯特告别，就走出门去。



律师和梅森先生走了以后，我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上门闩，脱下了结婚服，穿上我那件旧的呢衣服。我感到浑身无力。我的希望破灭了，我怎么办？我祈求上帝帮助我，并且马上得到回答。



我决定离开桑菲尔德。以几个钟头时间，我离开了房间，走了出去。我的头在发晕，我跌倒了，不过没有倒在地上，一只伸出来的胳膊抓住了我。我看，原来是罗切斯特先生托住了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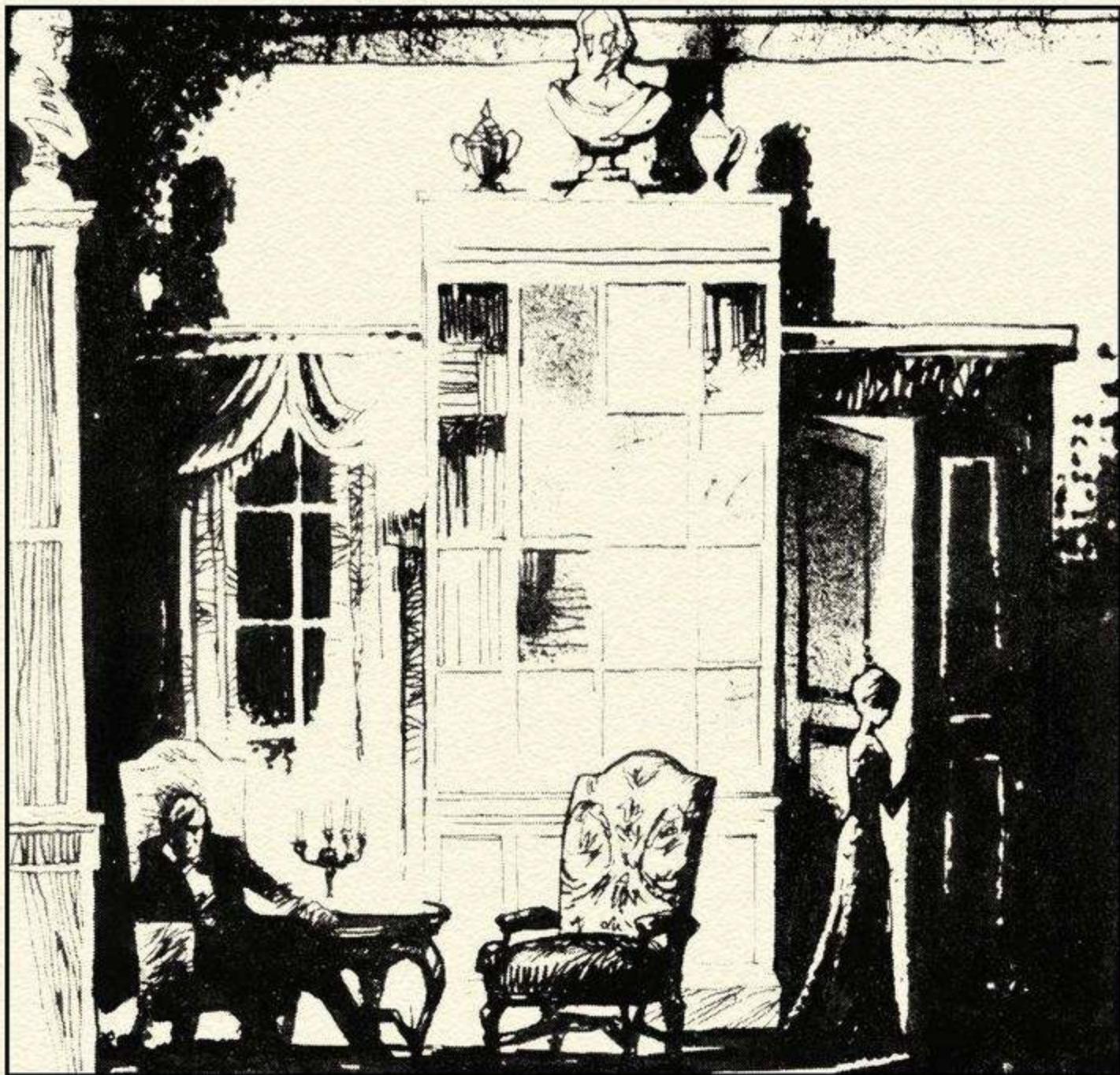


他坐在门外等了我好久了。他拉着我到图书室里，告诉我关于他的婚姻情况：在他年轻时，他的父亲骗他跟伯莎·梅森结婚，为的是她有钱。婚后才知道她是个疯子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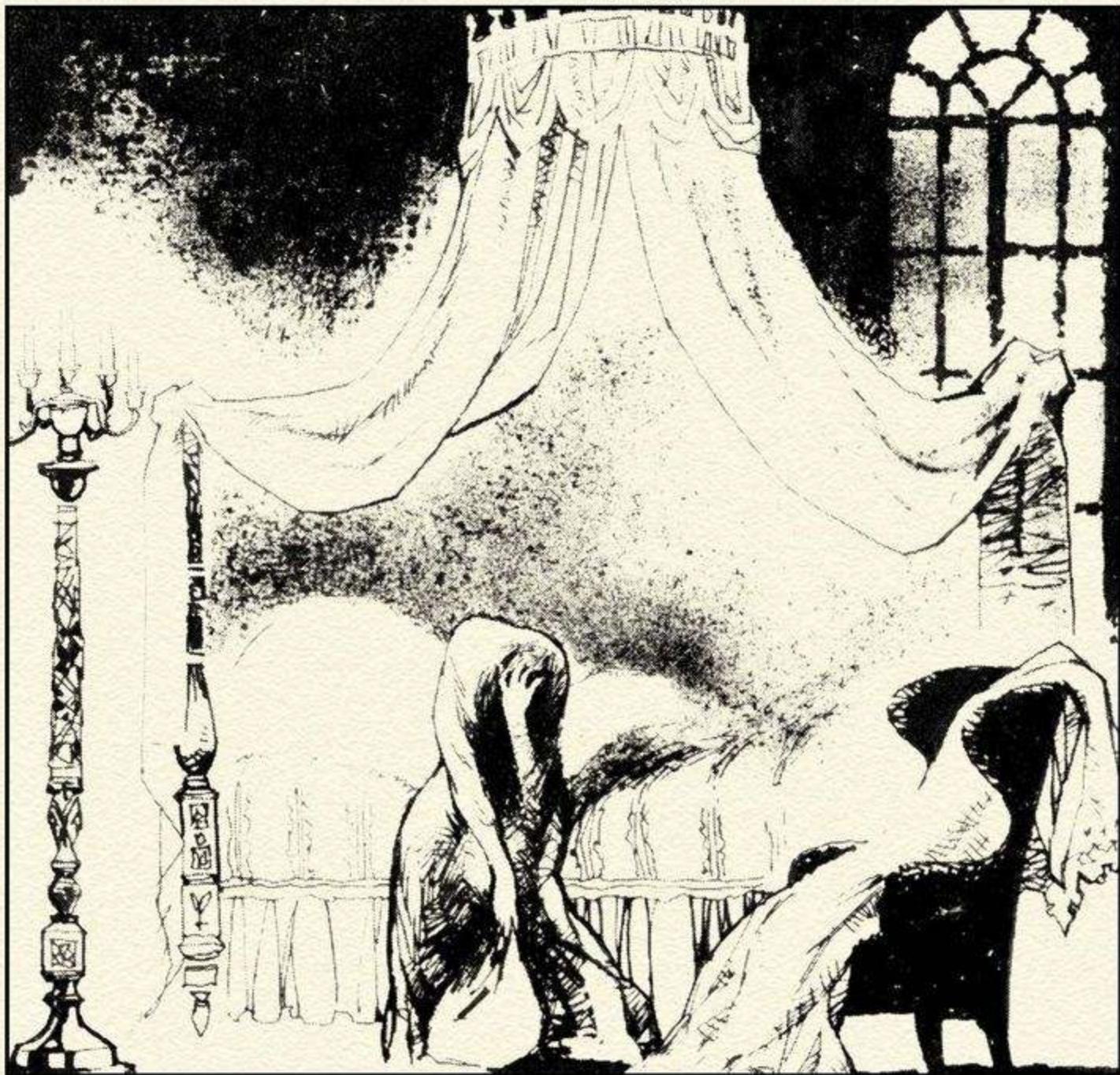
罗切斯特  
恳求我说：  
“你不要离开  
我，简。你想  
想我所说的一  
切，想想我曾  
经怎样遭罪。  
简，回到你的  
房间去……”  
他颓然倒在沙  
发上。

森木风高



我听到他的抽泣声，我吻了他的脸，抚摩着他的头发说：“上帝保佑你，我亲爱的主人！愿上帝会把你从中受害和错误中拯救出来……，随后我迅速离开他，回到自己的房子里。”

森木风高



我明白我必须立刻离开。我休黎出来和裹有二十个先令放进衣兜里。桑菲尔德。我床上的微光。我起来把一点食物放在包裹里，还把所有的钱——二十二先令放进衣兜里。

森林贝高



我系上草帽，扣好披巾，拿了包裹。“别了，仁慈的菲尔费克斯太太！别了，我亲爱的阿黛勒！别了，我亲爱的主人！”我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屋子。



花了几个小时，我走过一些田间和树林，一直没有走出多远。凑巧一辆马车过来了，我把二十个先令都给了赶车的，求他把我能拉多远，就拉多远。



两天以后，到了一个叫惠特克劳斯的地方下车了。当车赶走，我才想起我的包裹丢在车上了。于是，我既没有食物又没有钱。我怎么办呢？



我走进一个村子去找工作，但是没有人要。我又冷又饿，在倾盆大雨中行走了两天。我疲极了，无力再走多远。天色黑了下来，我看不见远处有灯光。

暮木风高



我吃力地  
缓慢地拖着沉  
重的身子走过荒地。灯光是  
从一间窄长而  
低矮的房子窗  
户里射出的，  
我急忙走到窗  
户跟前。贝高



我向里边望去，这是间干净的厨房，闪闪发光的瓷盘放在碗架里。一个乡村妇女坐在桌前火炉旁坐着两个衣服穿黑色衣服的年轻妇女，她们有着秀气的沉思的面孔。

森木风高



她们在聊天，我细心地听了了一会儿，从她们的谈话中，知道一个叫玛丽，另一个叫黛安娜，那仆人叫汉娜。

森木风高



我敲了门，汉娜来开了门。她用惊异的眼神瞧着我，问：“你有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我又冷又饿，而且没有住的地方。”她说：“我可以给你一片面包，但这里不能留你过夜。”

森木风高



我恳求说：“让我跟你的女主人说说。”汉娜说：“不，你走吧！你不该出来得这么晚。”她说着，砰地一声关上门，并且上了闩。

森木风高



我支持不住地倒在门阶上，大声呼喊：“我只有死了！”“人总有一死。”我附近一个声音说，“但是你不应该因为饥饿而死。”谁在说话，我看不清楚，夜非常黑。贝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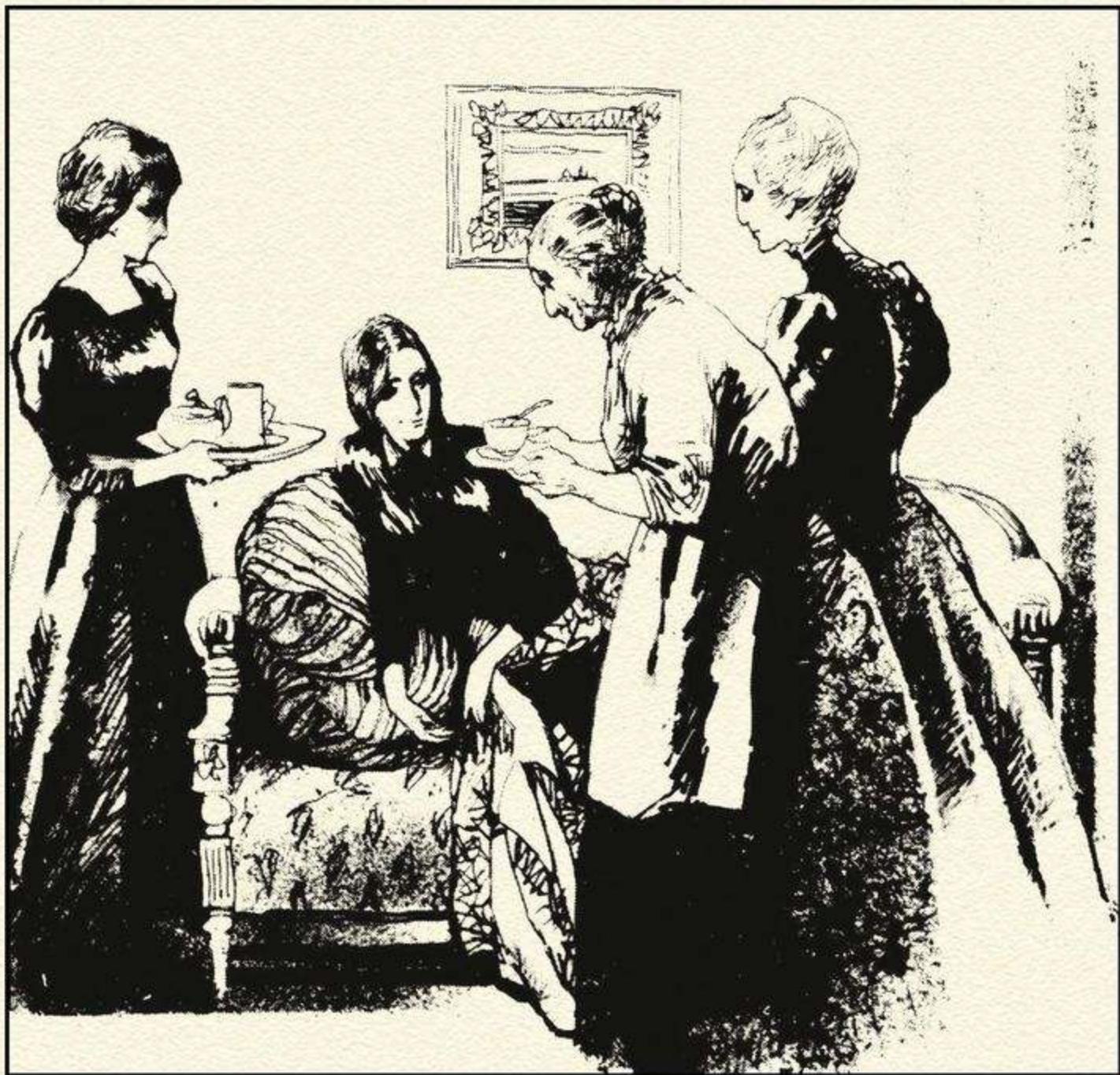
新来的人  
使劲地敲门。  
“是你吗，圣  
约翰先生？”  
汉娜边问边开  
门，“多么阴  
冷的天气，你  
的两个妹妹都  
在为你担心。  
刚才有个要饭  
的女人，啊，  
她还没有走？  
喂，走开！”



圣约翰说：  
“汉娜，刚才  
我就在旁边，  
听了你跟她说  
的话。现在让  
这个姑娘进屋  
吧。”他扶着  
我站了起来，  
带我进了那干  
净明亮的厨房  
里。



我感到一阵头晕，倒在发的着。一个大沙人。几个盯人。眼睛都盯着我。有人问：“圣约翰，那是谁？”圣约翰回答：“我记不起来，在门口发现她。象是饿得支持不住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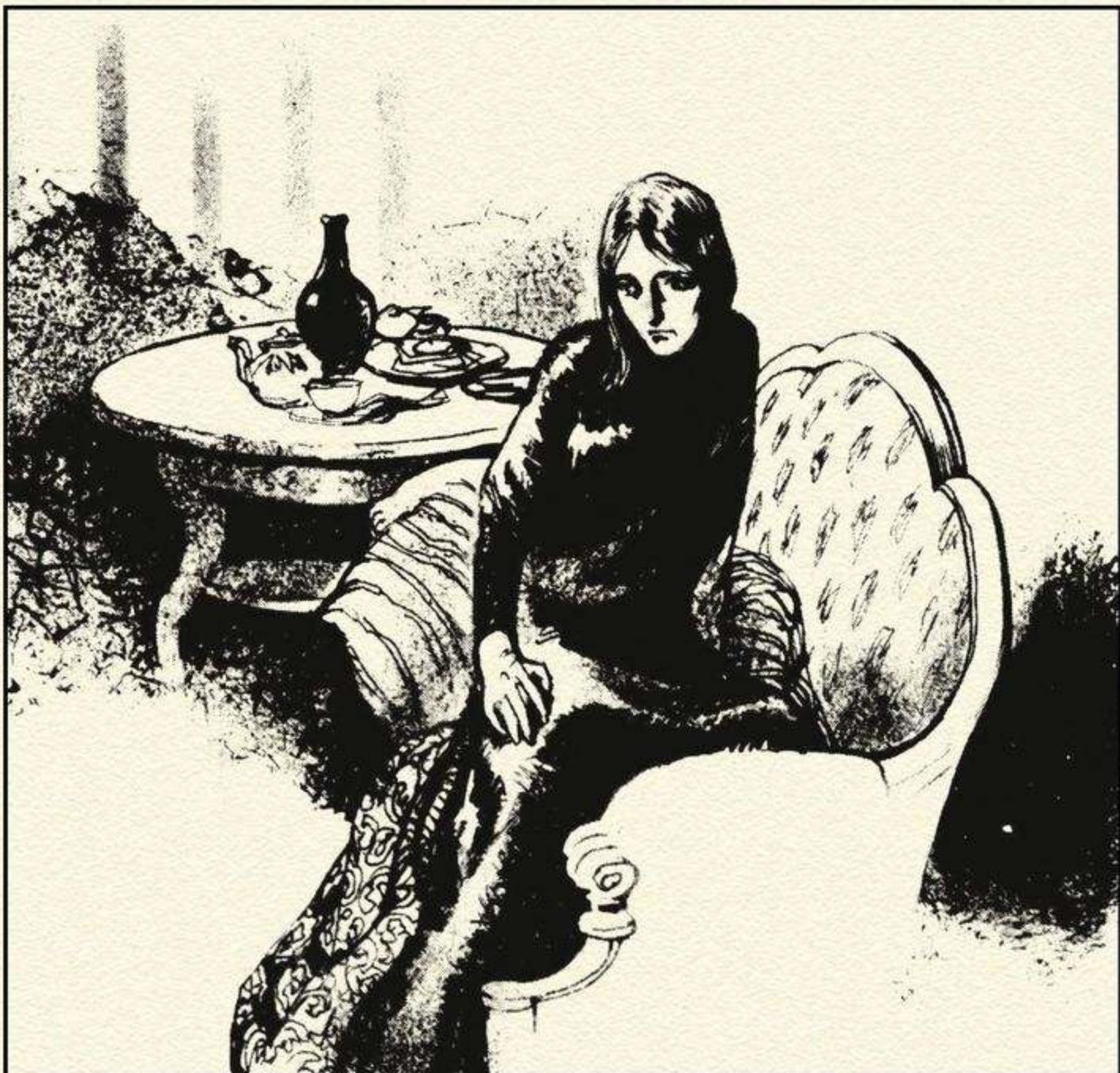


汉娜拿了水来，黛安娜面包开始和牛奶。开始我很难下咽，不久我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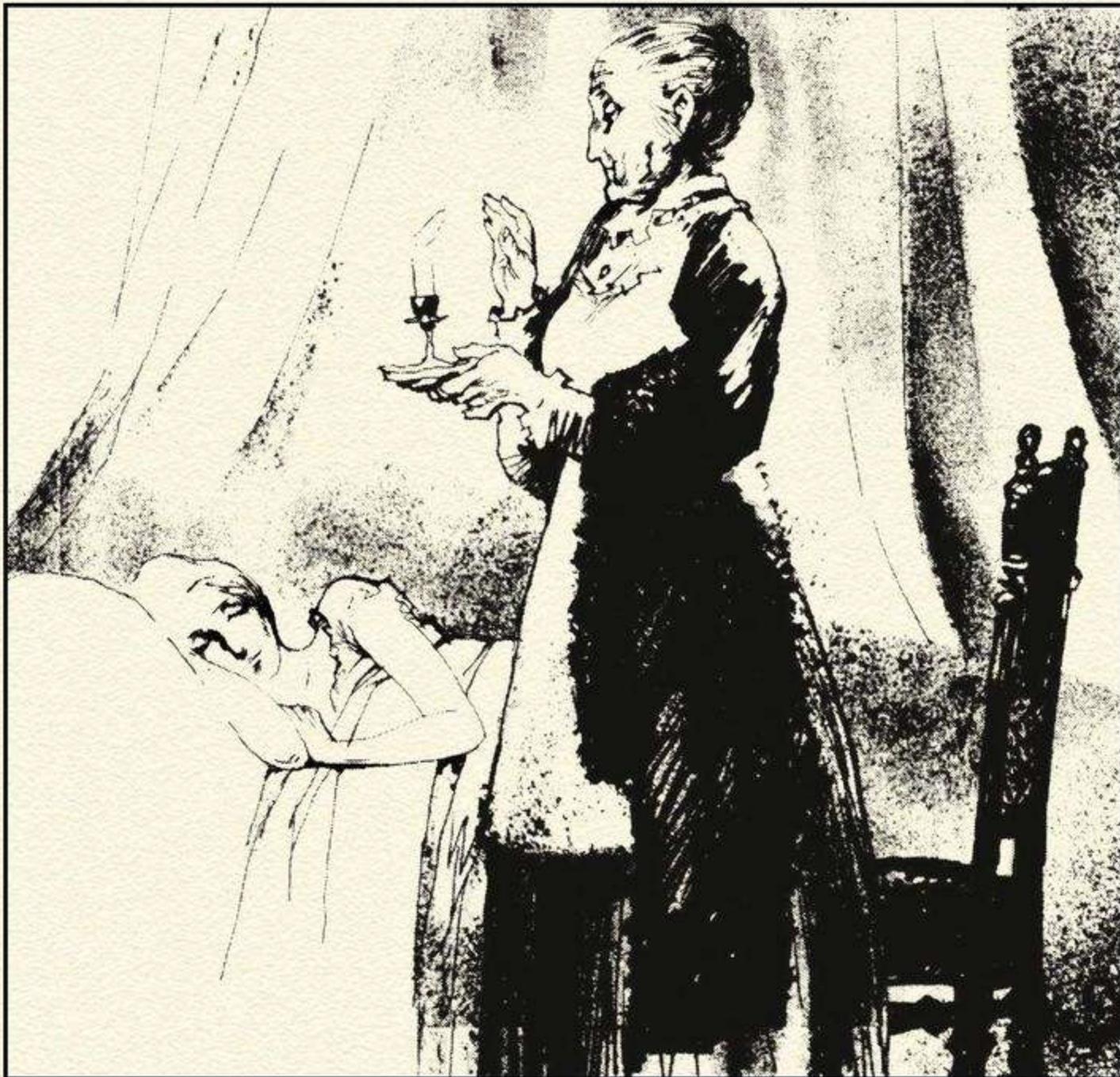
森木风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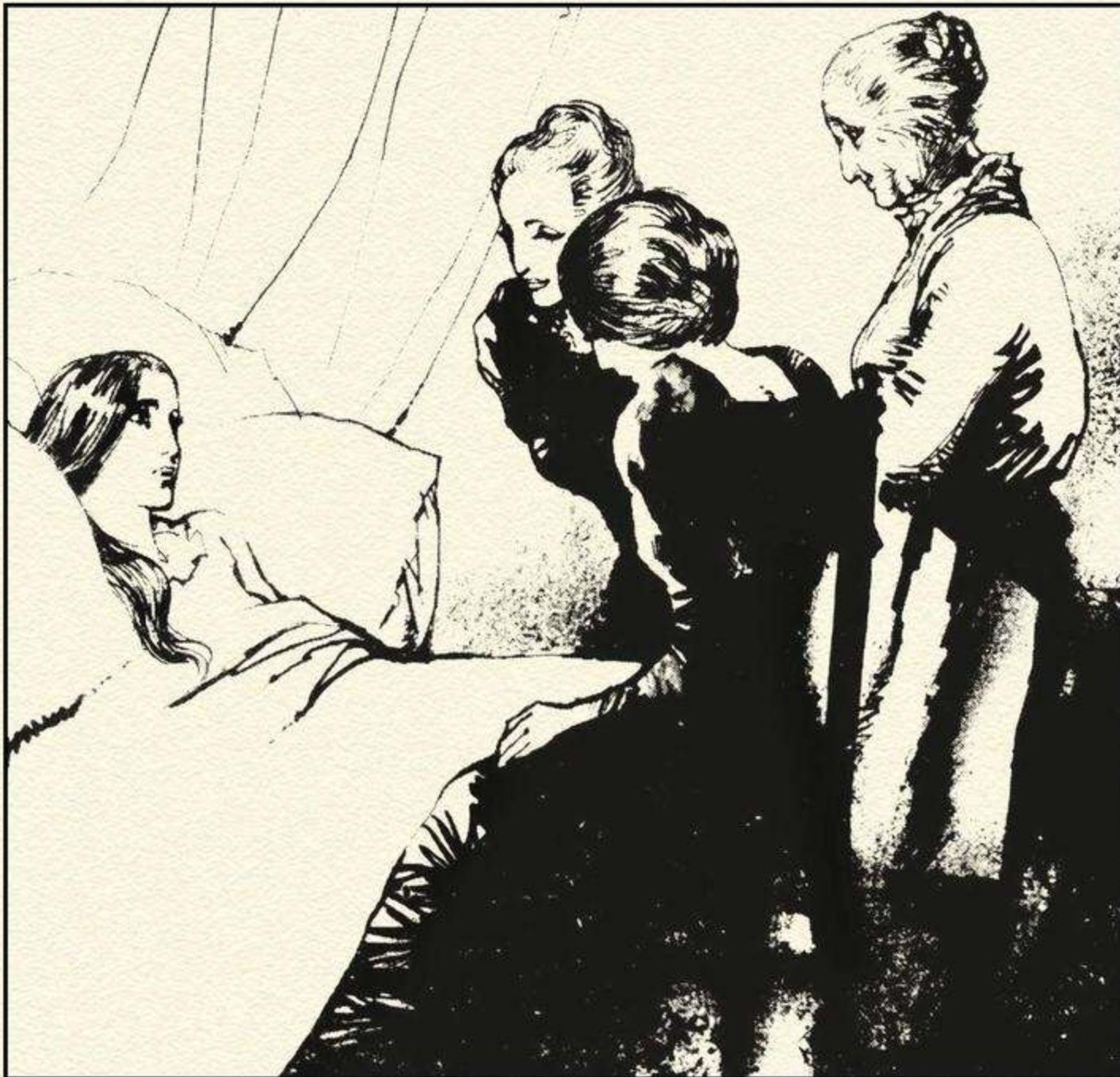
圣约翰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的名字叫简·爱略特。”我不愿让别人发现我的身份，就决定用一个化名。黛安娜问我住在什么地方，要送我回家。我沉默着，没有吱声。



玛丽问：  
“你不能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帮助你呢？”  
我说：“我没力气说话，我希望得到你们的怜悯。”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下目光，都走了出去。



不一会儿，  
汉娜走进来。  
她扶我上了  
楼，脱去我的  
湿淋淋的衣  
服，而且安置  
我躺在一张温  
暖而干燥的床  
上。我很快就  
睡着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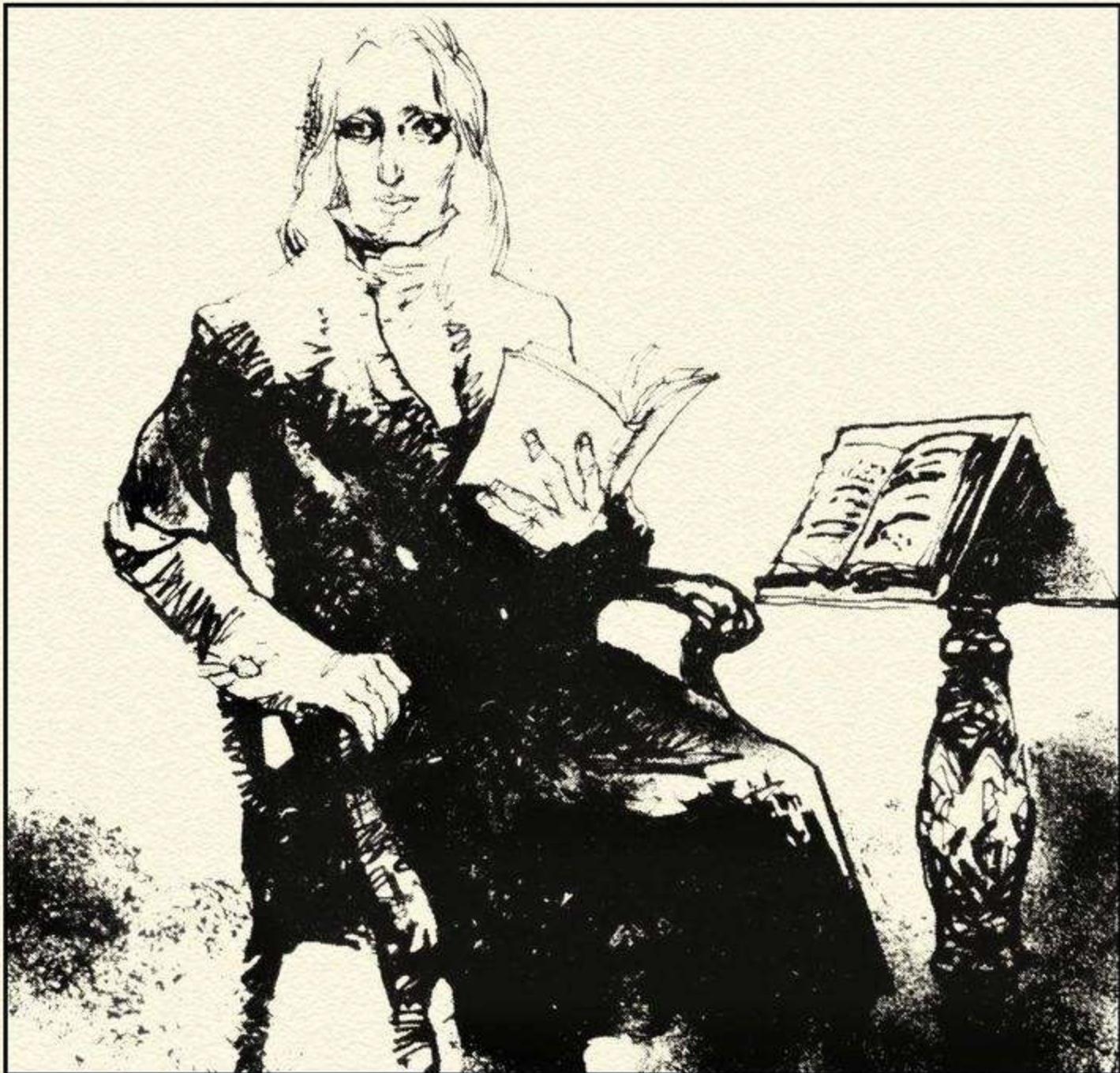


有三天三夜我不能动弹，躺在床上，汉娜经常来照料我。黛安娜和玛丽每天也来这间屋子里看看我。我得到了安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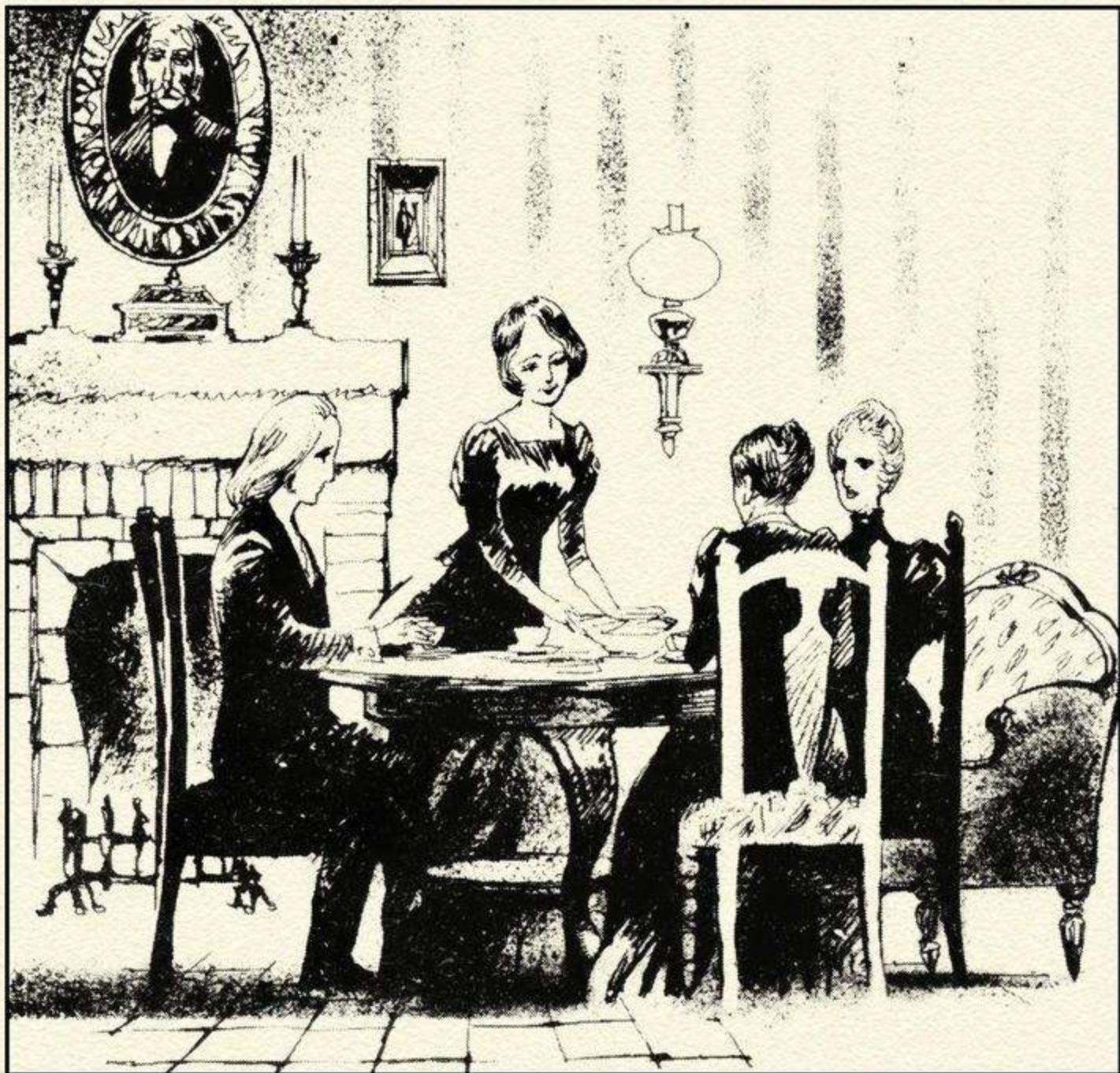
第四天，  
我能起床了，  
下楼跟汉娜唠  
嗑。她告诉我，  
这所房子叫莫  
尔顿住宅，老  
爷子去世了。  
黛安娜和玛丽  
在伦敦任家庭  
教师，圣约翰是  
个教区牧师。他们  
三个人现在都在度  
假。

森木风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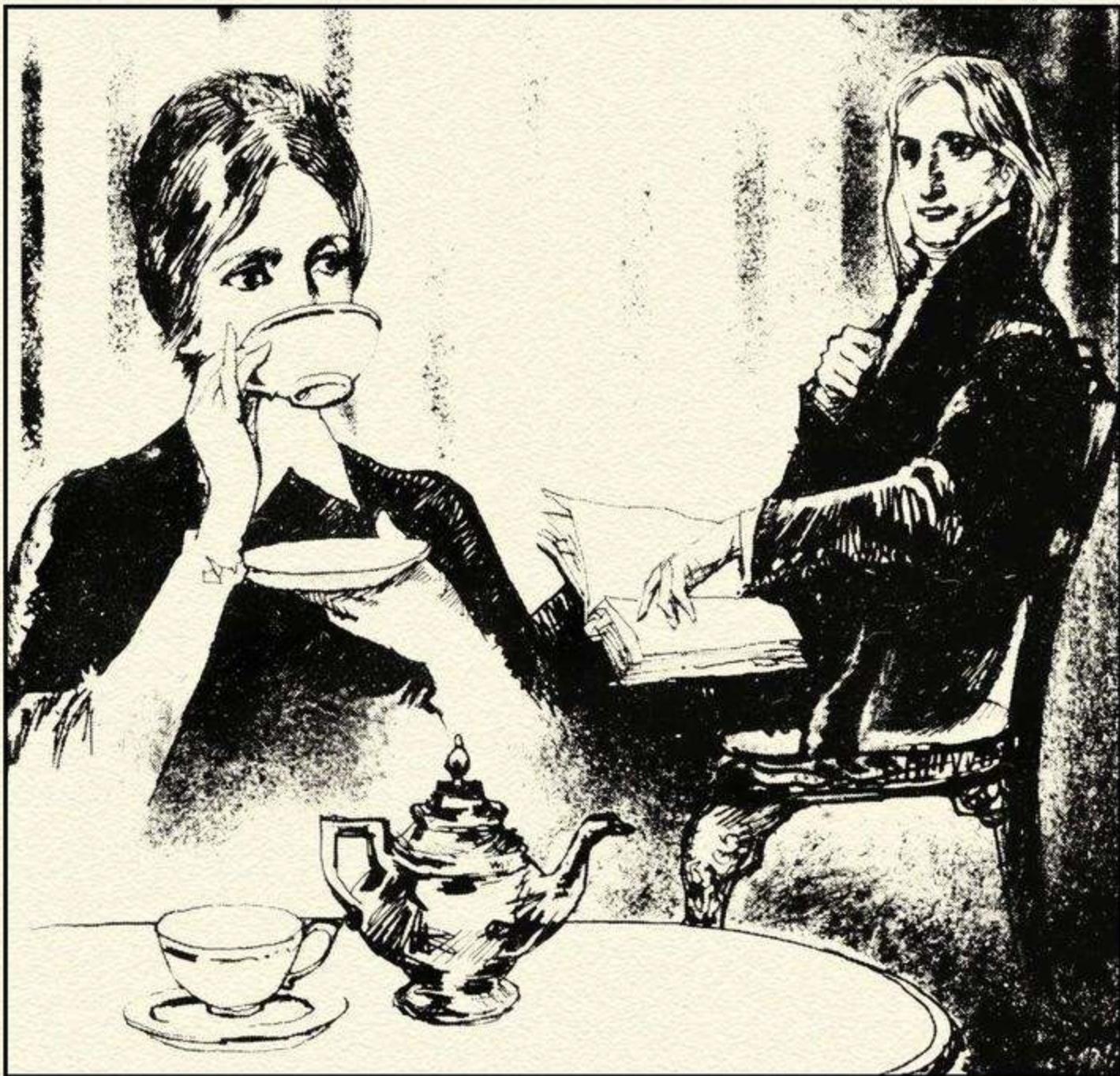
黛安娜和  
玛丽见我在厨  
房，就让我到  
客厅去一起喝  
茶。圣约翰先  
生坐在那里，  
他是个身材修  
长，头发金黄，  
眼睛瓦蓝，长  
得相当漂亮的  
小伙子。

贝高



圣约翰问我起我的家庭和朋友。我说：“我没有家和朋友，十岁时生活在劳渥德学校，一年前当了家庭教师。来这的四天前，我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，但我不必告诉你其中的缘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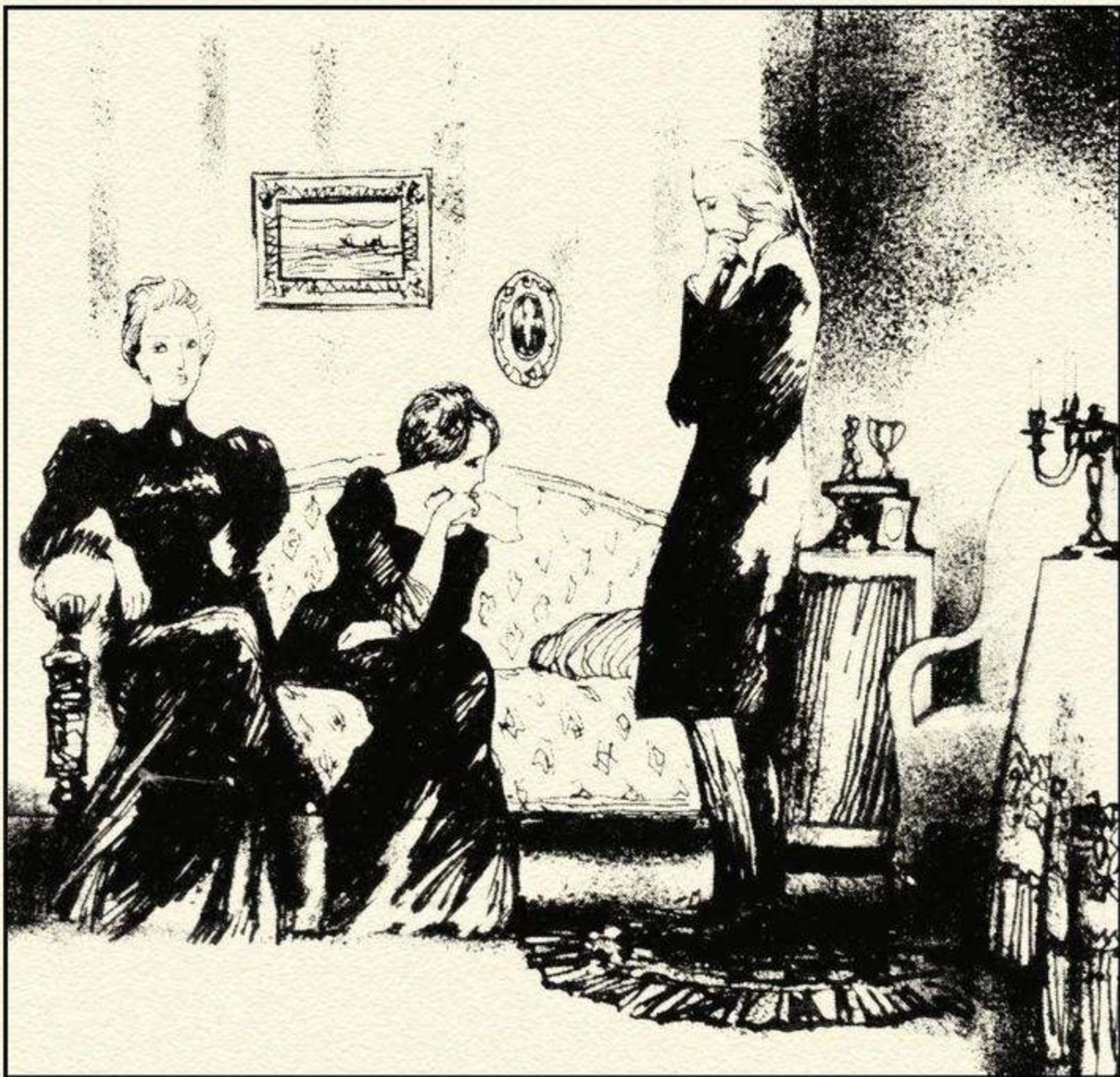
森林贝高



我们一边吃茶点一边交谈。我希望圣约翰帮助找个应工作，他答应试试看。然后，他又去看他在吃茶点以前专心看着的那本书了。森木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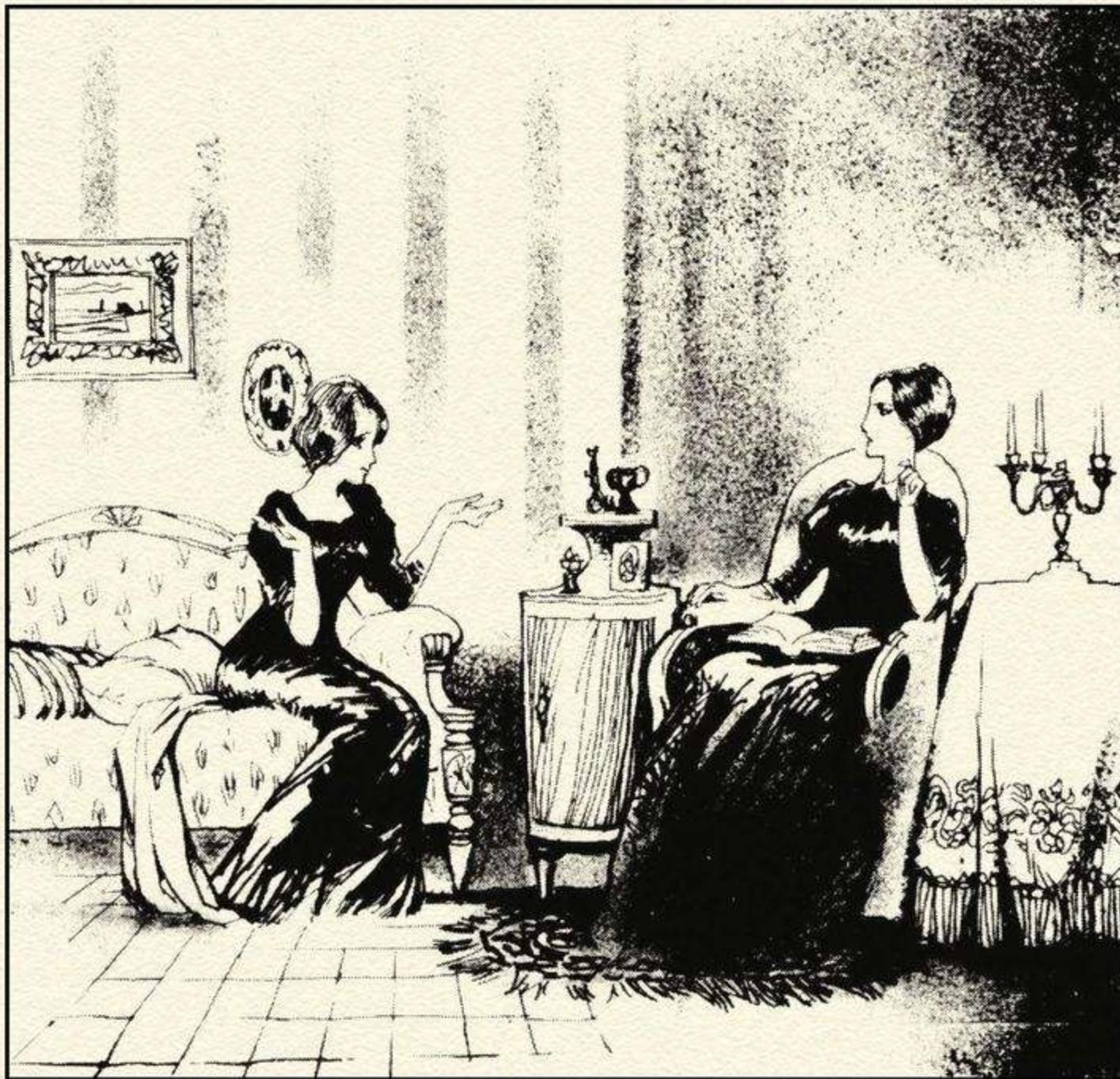


现在我知道这三个年轻人姓里弗斯，我暂时住在这里。里弗斯一家对我十分友好，我们一块散步、谈话和读书。黛安娜教我学德文；玛丽发现我会画画，让我教她画画。贝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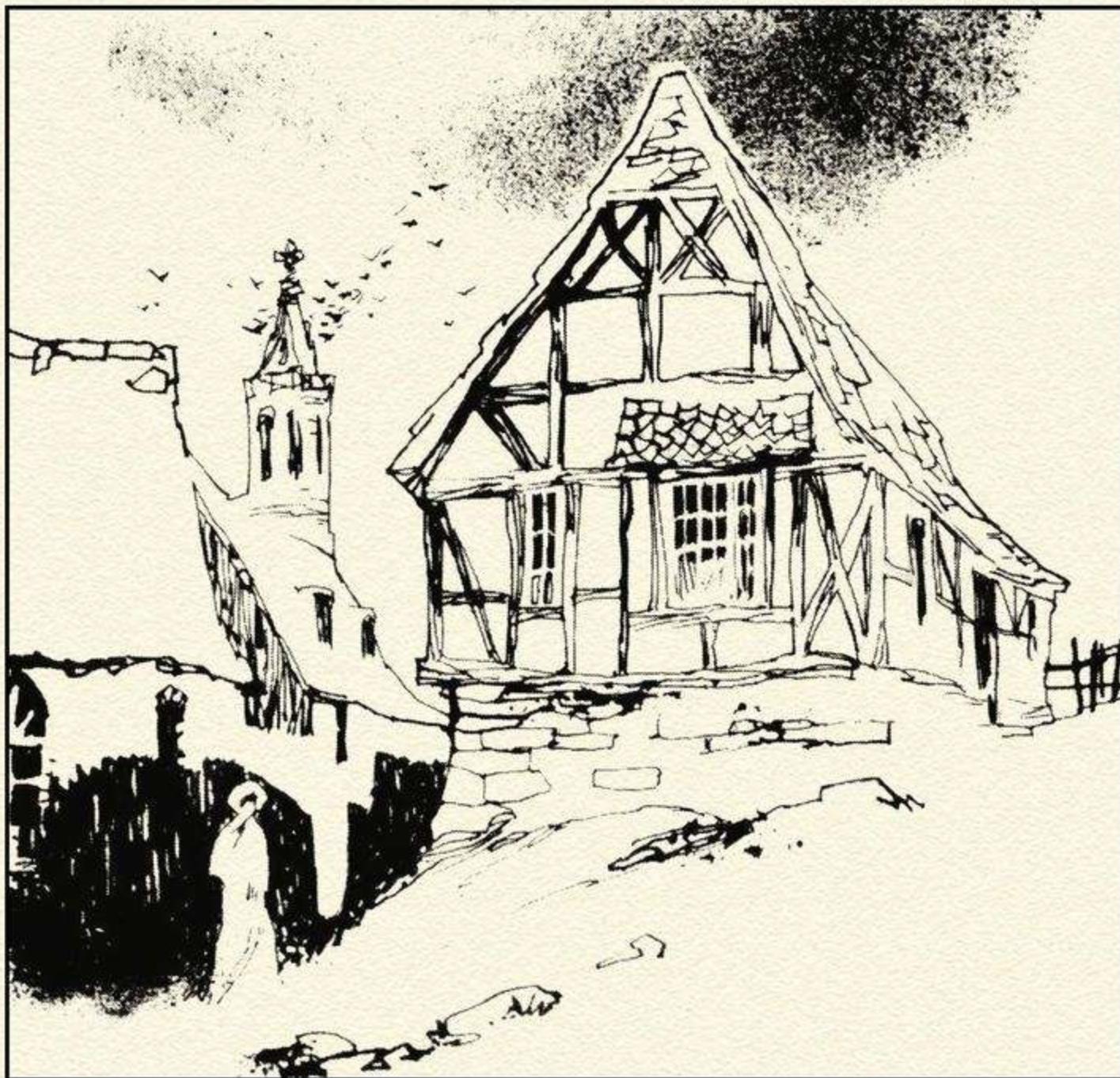


一天，圣约翰收到一封信。他说：“我们的约翰舅舅死了。”接着两个妹妹仔细地看了一遍。然后，三个人面面相观，三个人都凄苦、忧伤地笑了。我感到很奇怪。

森木风高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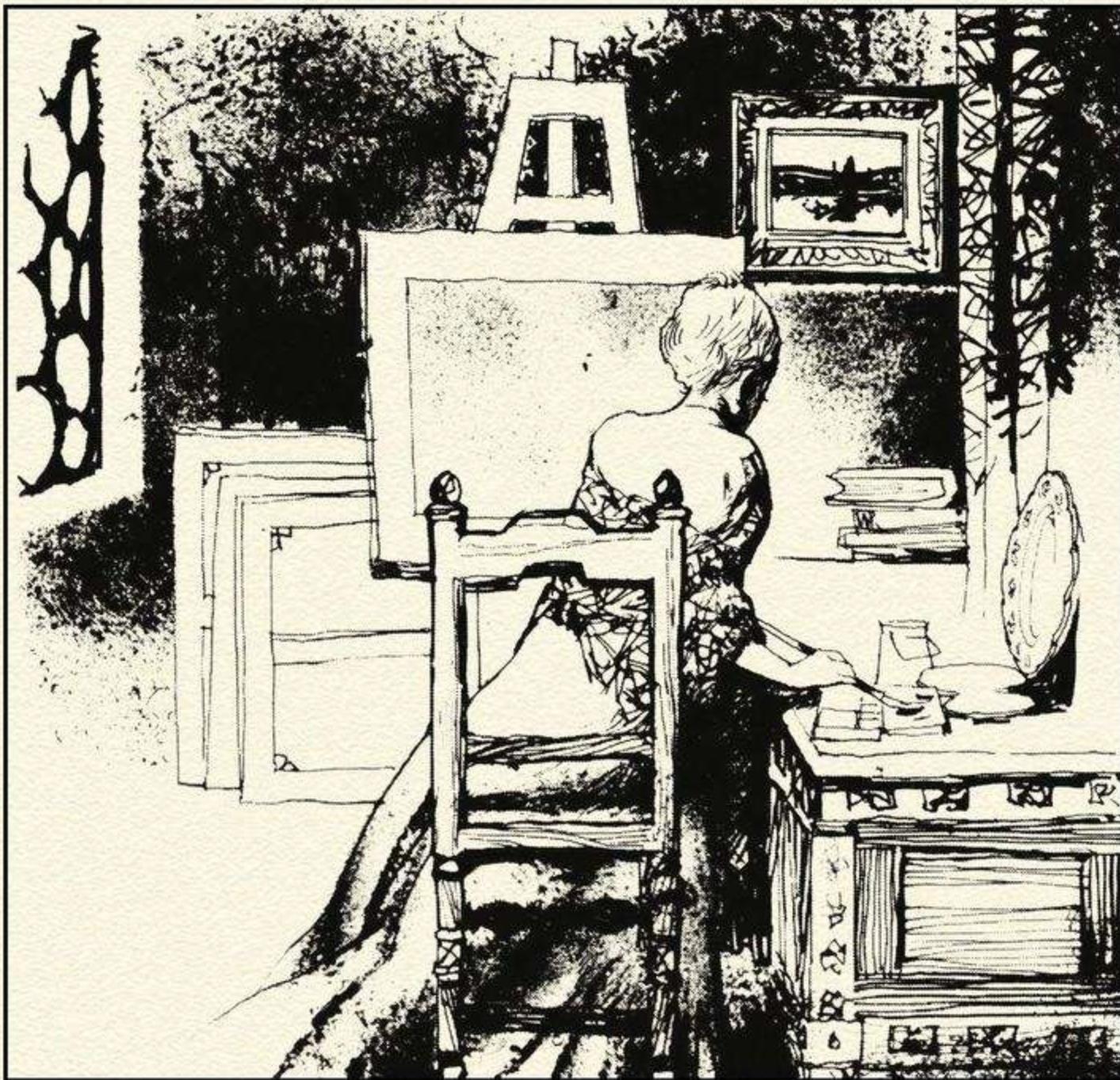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会儿，黛安娜对我说：“你奇怪吗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舅舅，他跟我父亲吵架闹翻了。现在他死了，留下了两万英镑巨款，送给了他的另一个亲戚。根本不管我们。”



不久，圣  
约翰·里弗斯  
帮我找到了事  
做。他为他的  
教区贫穷的女  
孩子办了一所  
学校，要求我  
当校长。我住  
在靠近学校的一  
所小房子里。  
一年薪水是三十英  
镑。



学校里有二十个学生，只有三个能读个的，没有一个会写的。她们粗野，难数多训，但有些好孩子，而且愿意学习。



最初我感到很寂寞，到了晚上我就怀念罗切斯特先生。有时候，圣约翰来到学校看我。当只有我只身一人时，我就用绘画来消磨大部分时间。

贝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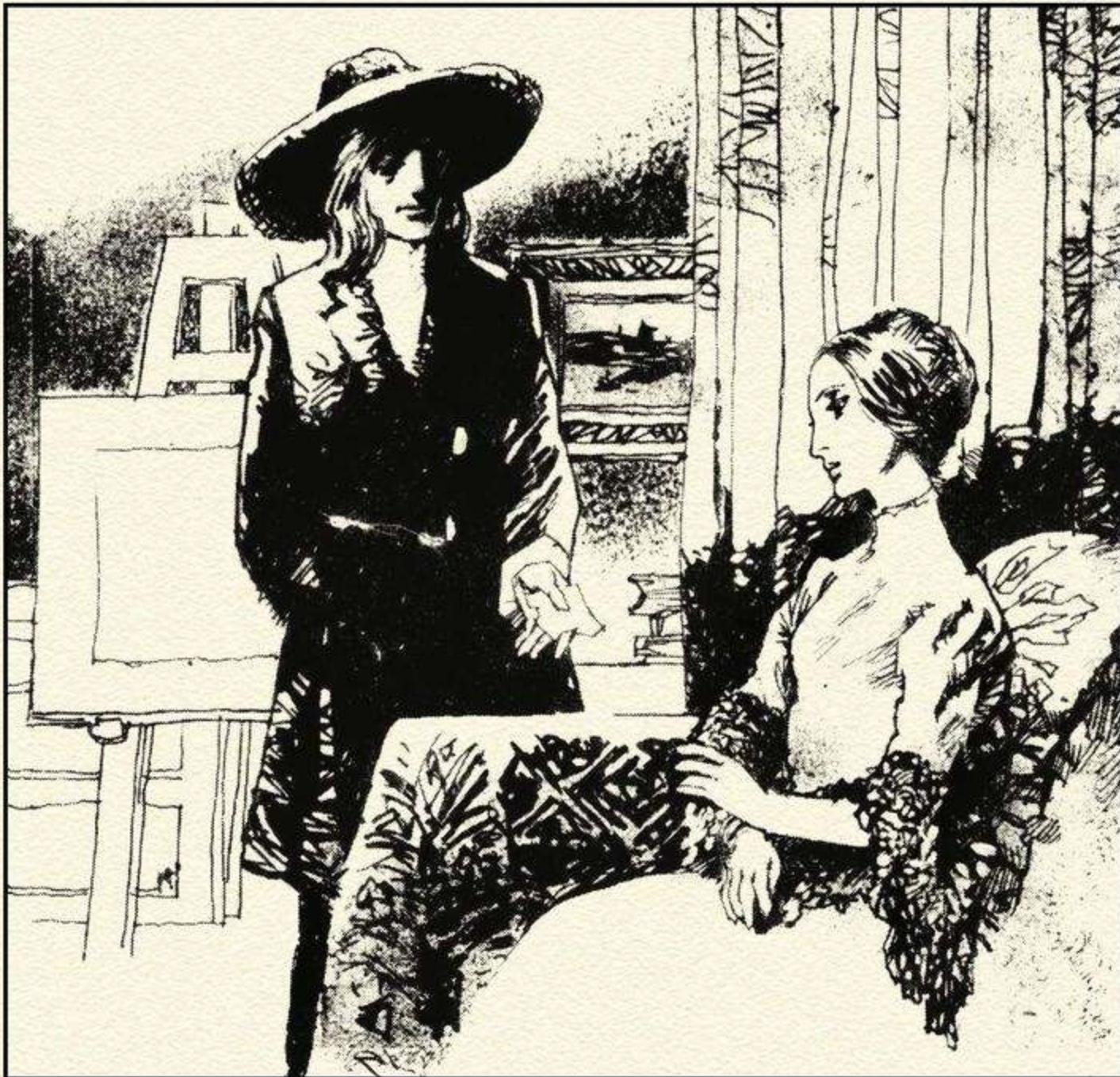


一天，圣约翰在我的房间里，他拾到一张我在上面画过的纸片。他瞅了它约一分钟之久，然后从它的一角撕下了一小块，很快将小纸块塞进他的手套。我想：他做了一件多奇怪的事。



第二天，  
天下着大雪。  
圣约翰再次访  
问我，他说：  
“我收到一封  
信，是律师布  
里格斯写的。  
他问我认识不  
认识叫简·爱的，  
我只认识简·爱略特。  
但我昨天发现  
这个名字写在  
你画画的一张  
纸上。”

森木贝高



他把上面写着“简·爱”的一张小纸片拿给我看，问道：“这是你的名字，是不是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但是布里格斯先生为什么要打听我呢？”森秀风高



他说：“因为你的叔叔爱地你先生死在麦地拉了，他给英留下遗产了！”我吃惊地喊道：“两万英镑？也许你把数字看错了吧！”但是圣约翰肯定无疑。贝高



我问：“布里格斯先生怎  
么想到你会认识我？”圣约  
翰说：“我母有<sup>贝高</sup>两个了府  
亲姓爱，一个弟弟，娶德小  
姐。他们死后，扔下个小姑娘  
叫简·爱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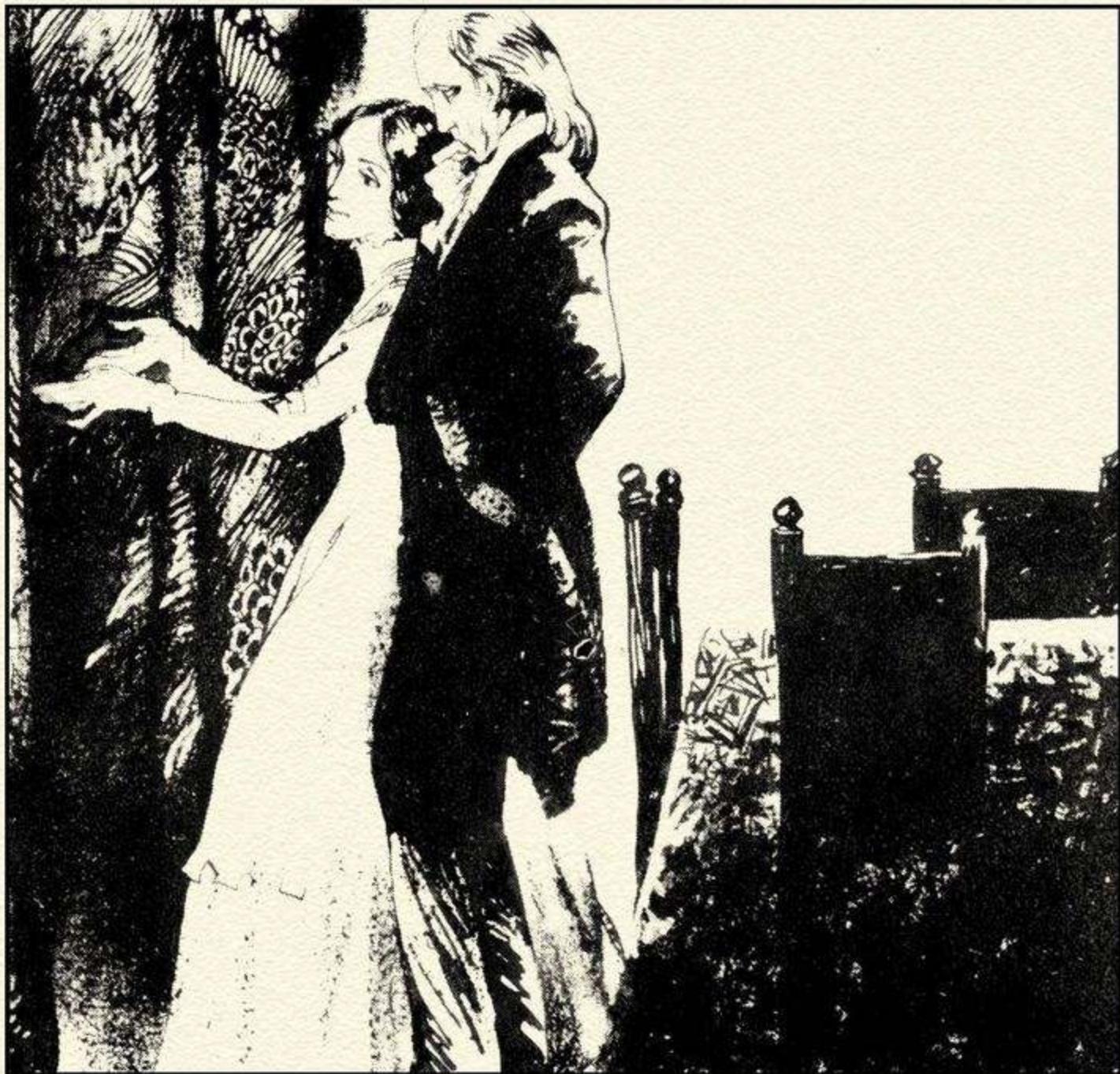


我急忙问：“另一个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母亲的另一个弟弟就是麦地拉的约翰先生。布里格斯先生是他的律师，今年八月写信告诉我，我的舅舅去世了，还说他把财产留给他哥哥的孤女了，而那孤女失踪了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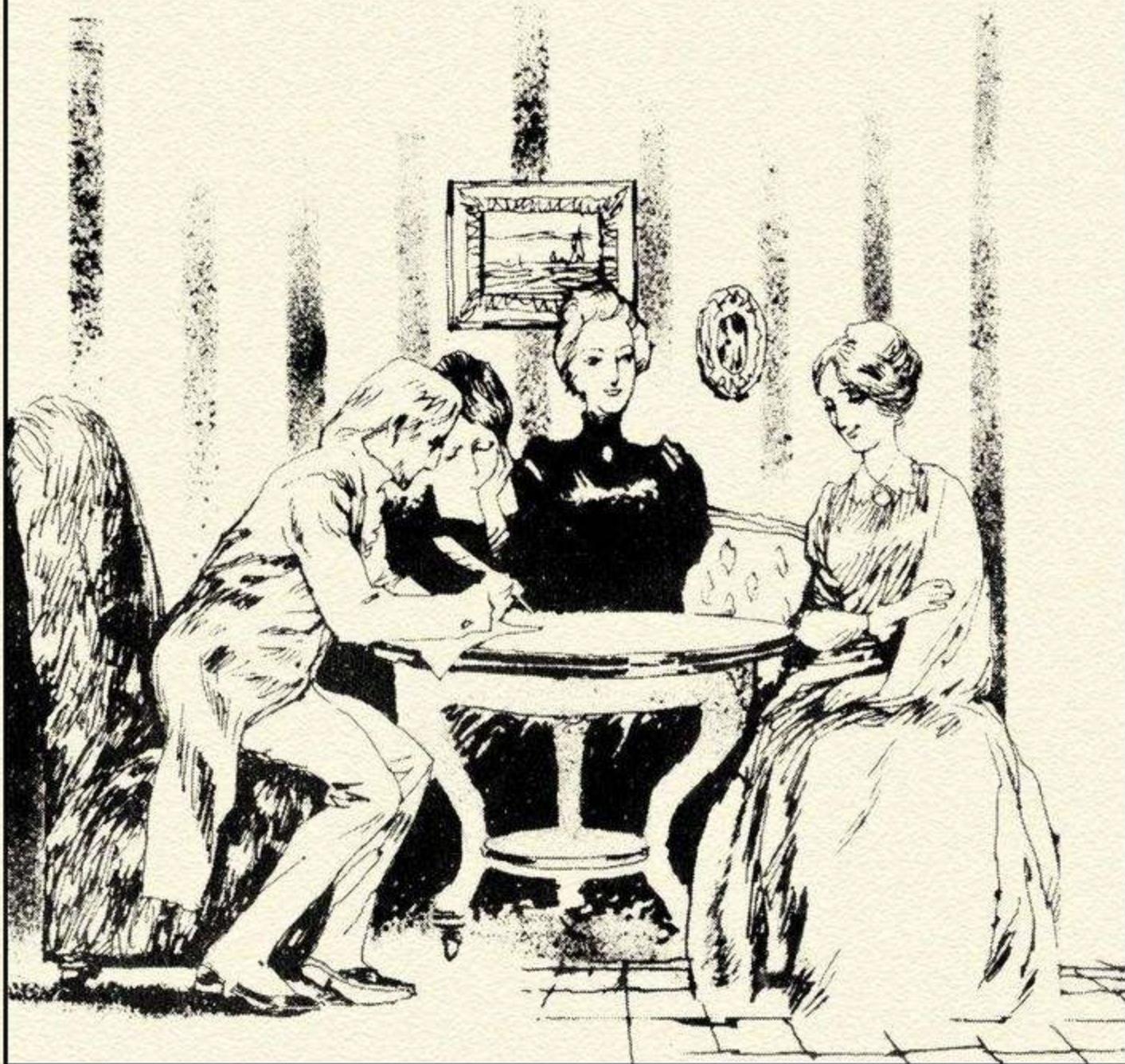
我激动地叫道：“你母亲是我父亲的姐姐；那么，你们三个是我表哥、表姐；我们各有一半血液属于同一血统了？”圣约翰说：“是的，我们是表兄妹。”

森木贝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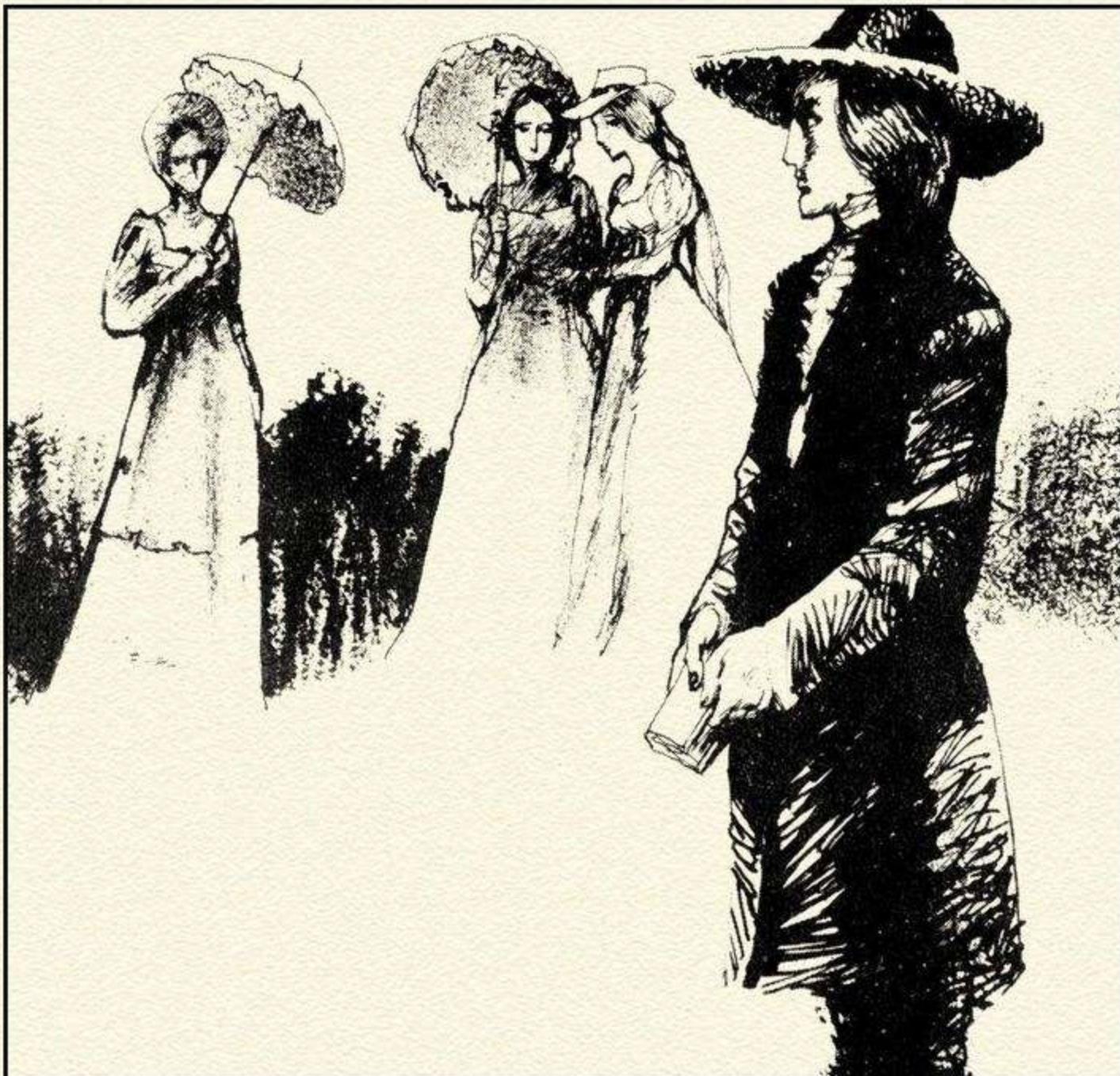


我真高兴，现在我自己有亲戚了：“我要把约翰叔叔的遗产在我们之间平分，我们每个人可以得到五千英镑！”圣约翰说：“你可不能这样做，这是违反一切常规的。”

森林贝高



我喊道：“我一定这样快一  
办！我多了一表哥太好斯想的我最意  
活，我有家，对里弗斯叔叔的我最意  
个姐了！”三人对约翰叔叔，由于最意  
兄妹要约翰叔叔，坚决，同他们同后了。  
森木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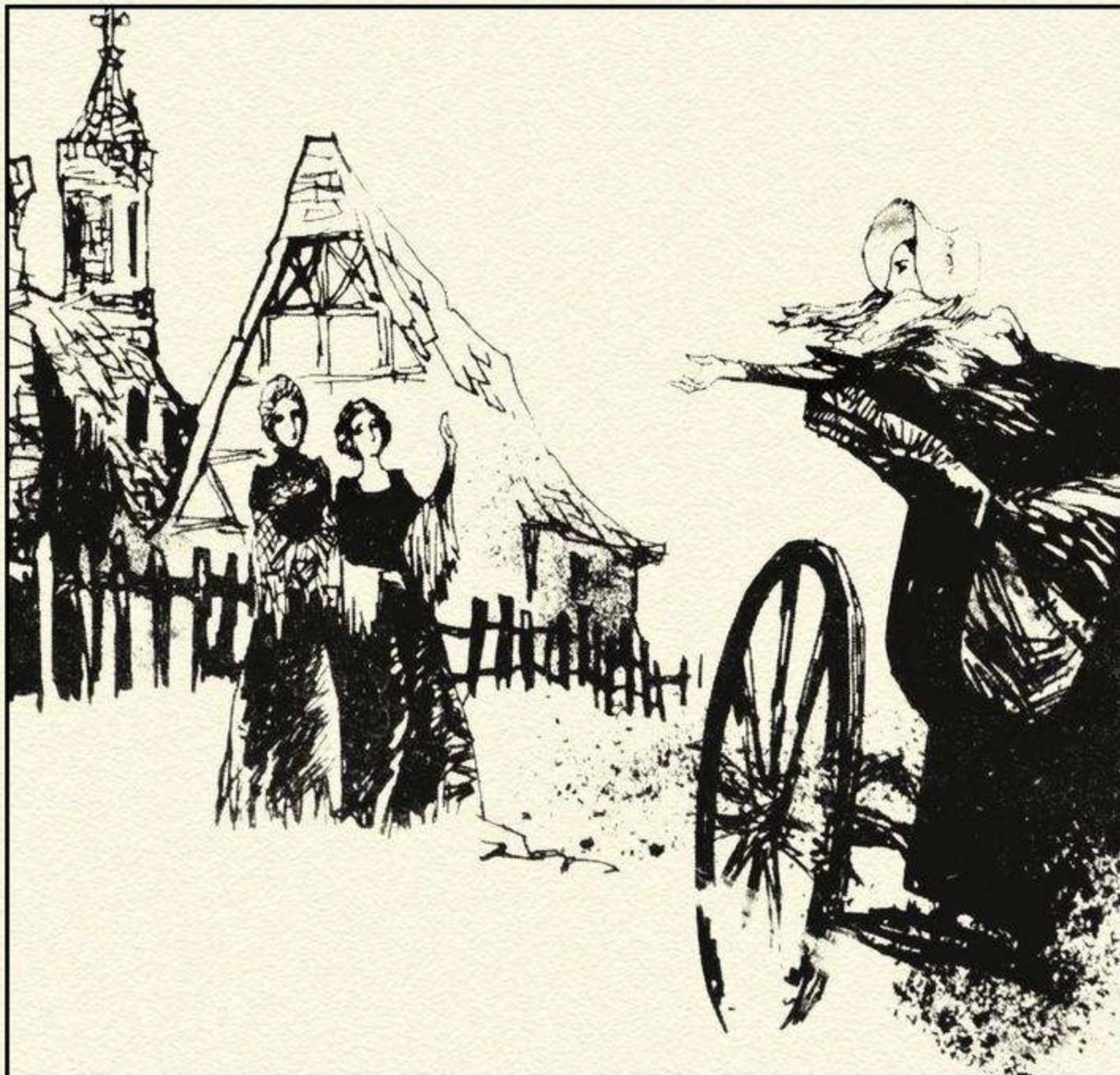


圣约翰、  
黛安娜、玛丽  
和我，各人都  
有了一份财  
产。黛安娜和  
玛丽放弃了她  
们在伦敦的工  
作，我们一起  
愉快地住在莫  
尔顿住宅。



圣约翰立志要做一个传教士，他想要我跟他结婚，然后跟他去印度，协助他工作。但是，我不愿跟他结婚，因为我只爱罗切斯特先生。

简·爱



一天早晨，圣约翰去剑桥了，需要两周时间才能回来。我想，这是个机会，我应当去桑菲尔德看看。于是，我告诉黛安娜和玛丽说：“我也要外出几天，去打听一个朋友的消息。”

森林贝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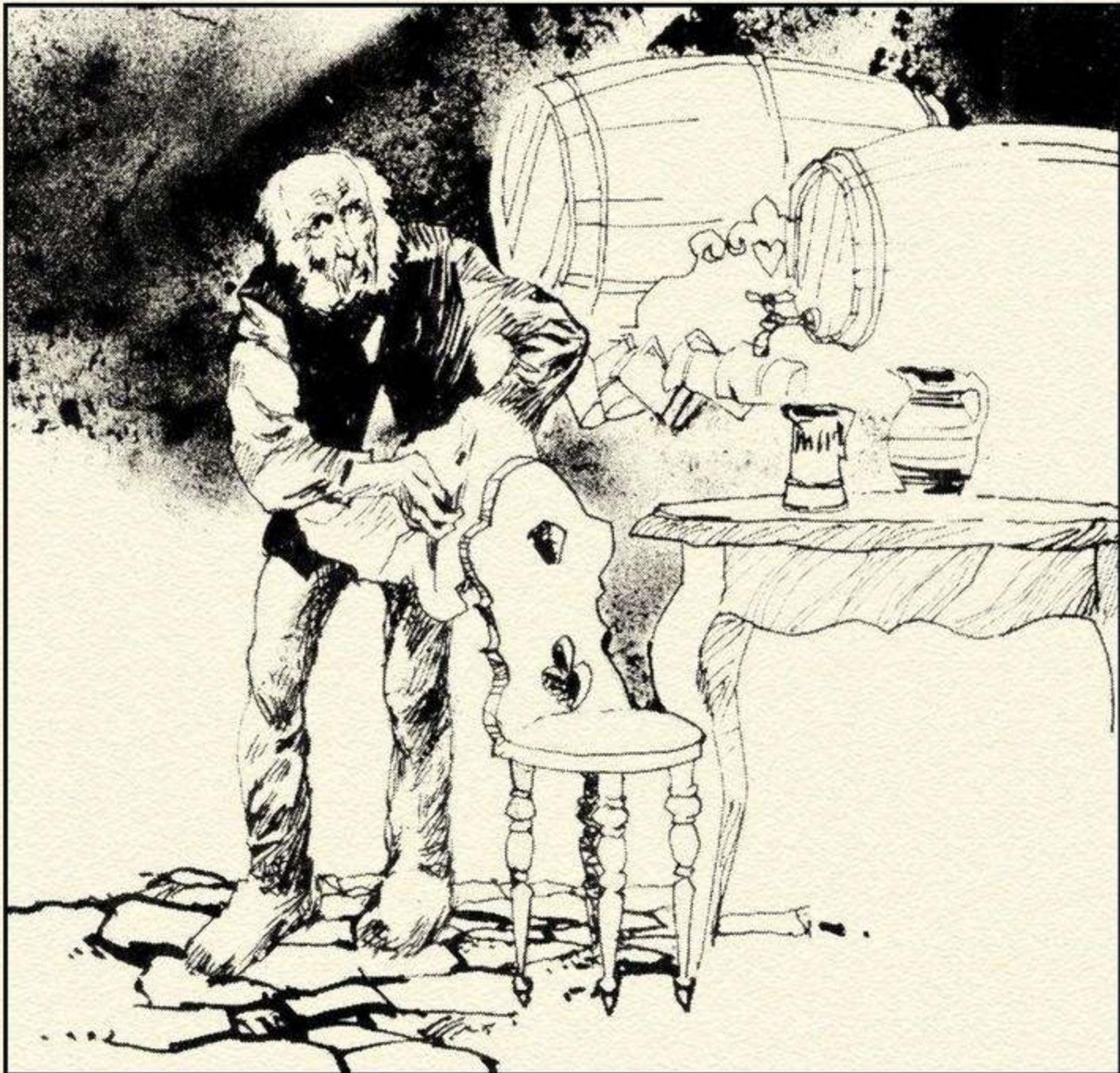


我乘坐马车走了三十六个小时，在离桑菲尔德两英里的一家客店那儿下了车。我把衣箱寄放在客店以后，走上了熟悉的小道，一直奔桑菲尔德果园的围墙那儿走去。

森林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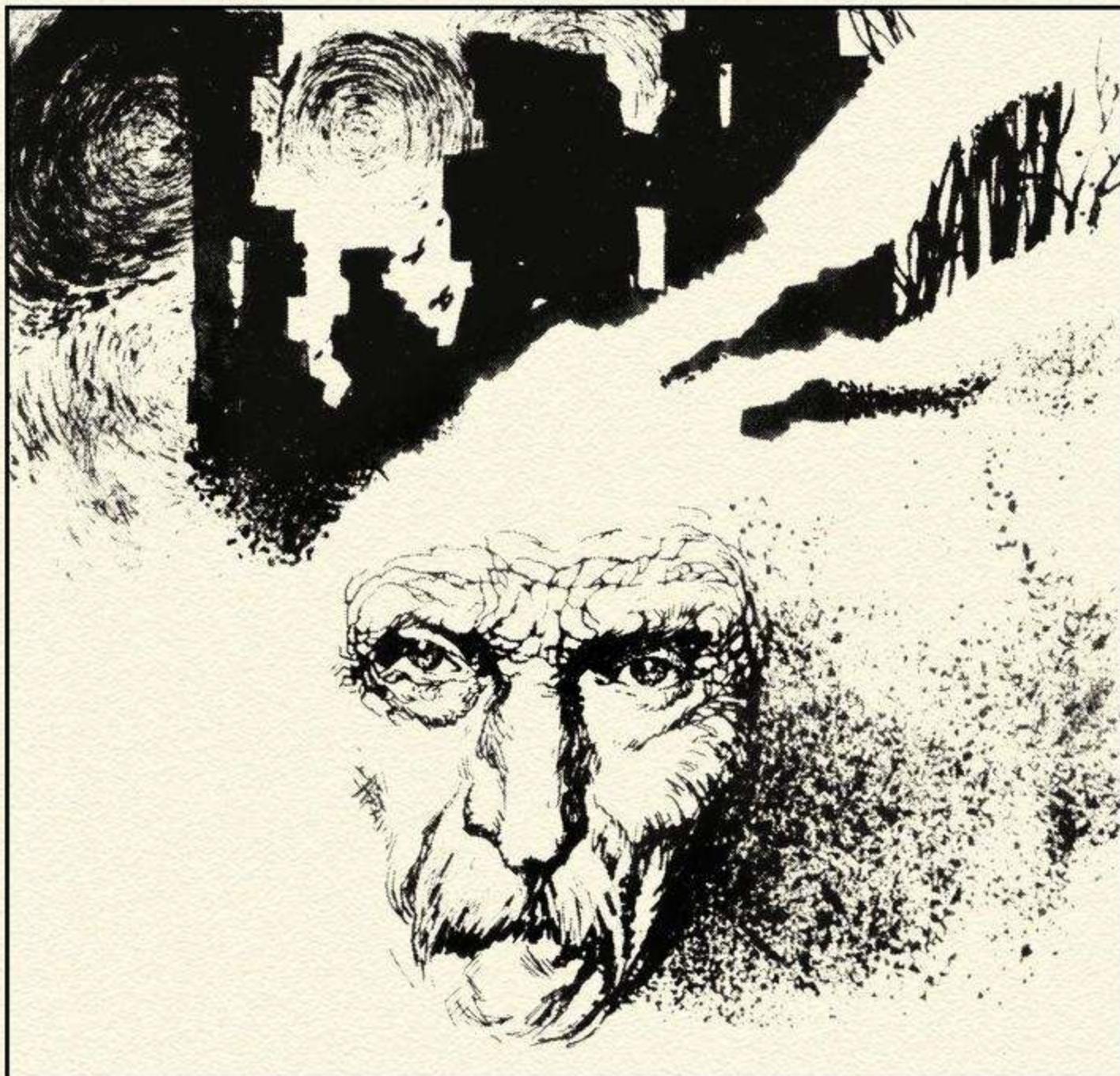


我渐渐走进桑菲尔德大厦了，但我看见的是一片黑乎乎的废墟：窗户上没了玻璃，房子没了房盖，一切都毁了！  
森林贝高



我急急忙忙跑回客店，询问店老板知不知道桑菲尔德是怎么回事。店老板椅子向我身边挪了挪，小声告诉我关于桑菲尔德发生的事情。

森木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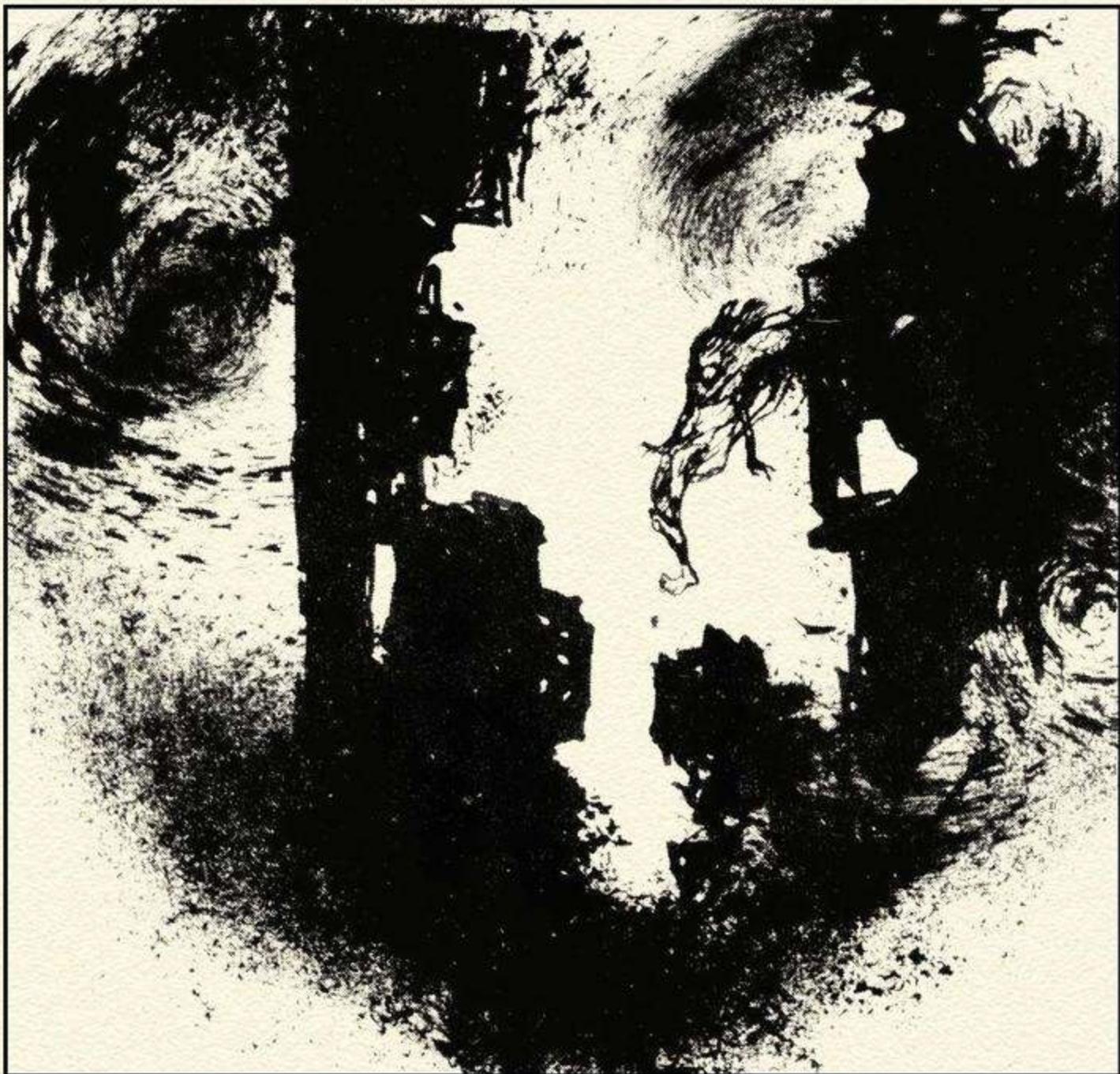


原来在十  
一个月以前，  
房屋被大火烧  
毁了。火是在半  
夜里着起来的。  
人们说是罗切斯  
特先生的疯老婆点着  
的。

森木风高



当火烧起来，罗切斯特跑进楼去，他要把疯老婆抢救出来。人们大声告诉他，那疯子在屋顶上。他看见那疯子站在屋顶上大喊大叫，熊熊大火在她周围燃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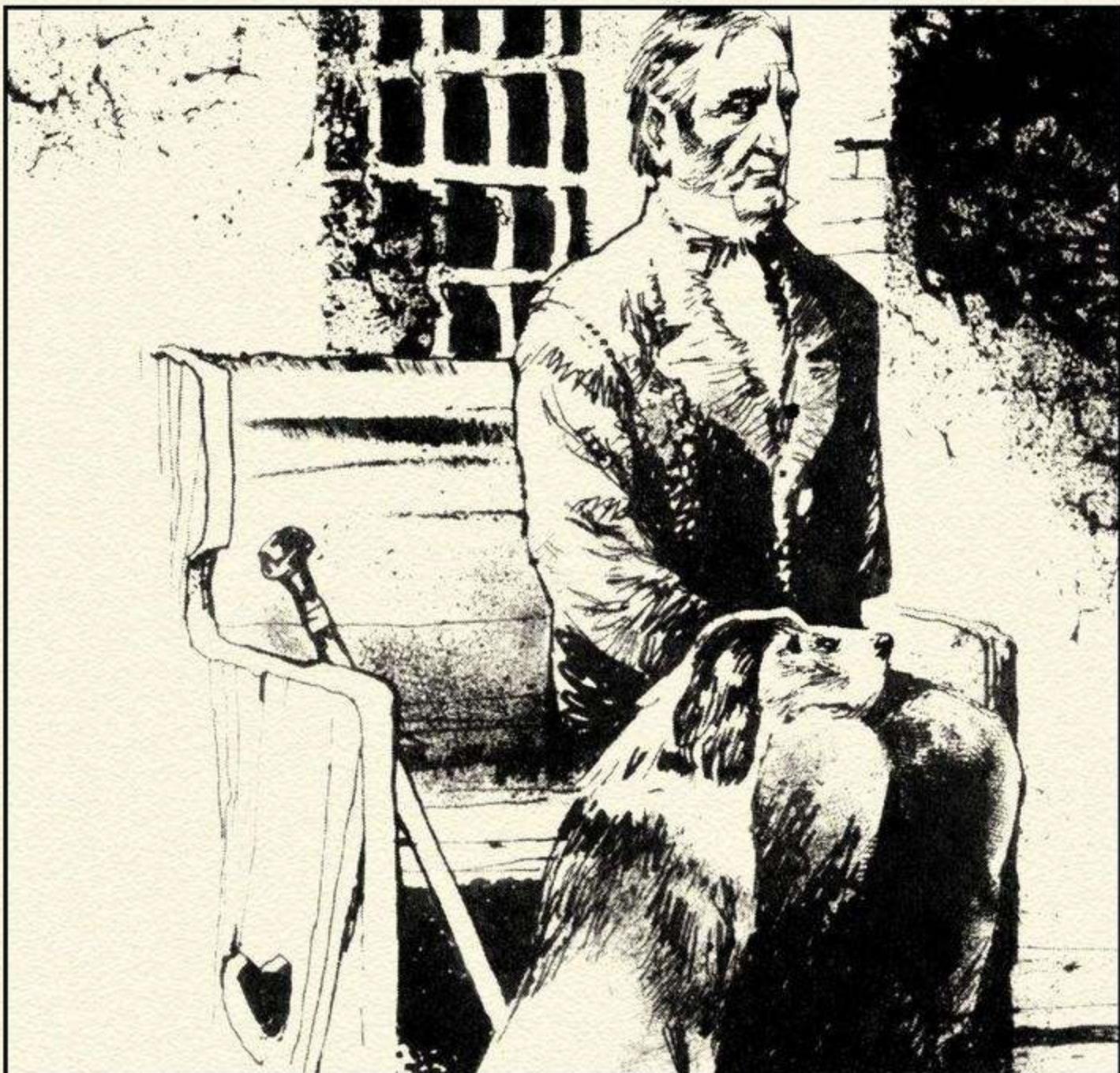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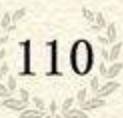
疯子看见  
罗切斯特先生  
时，她嚎叫起  
来，挥动着胳膊，  
从上往下  
一跳，坠楼而  
死。

森木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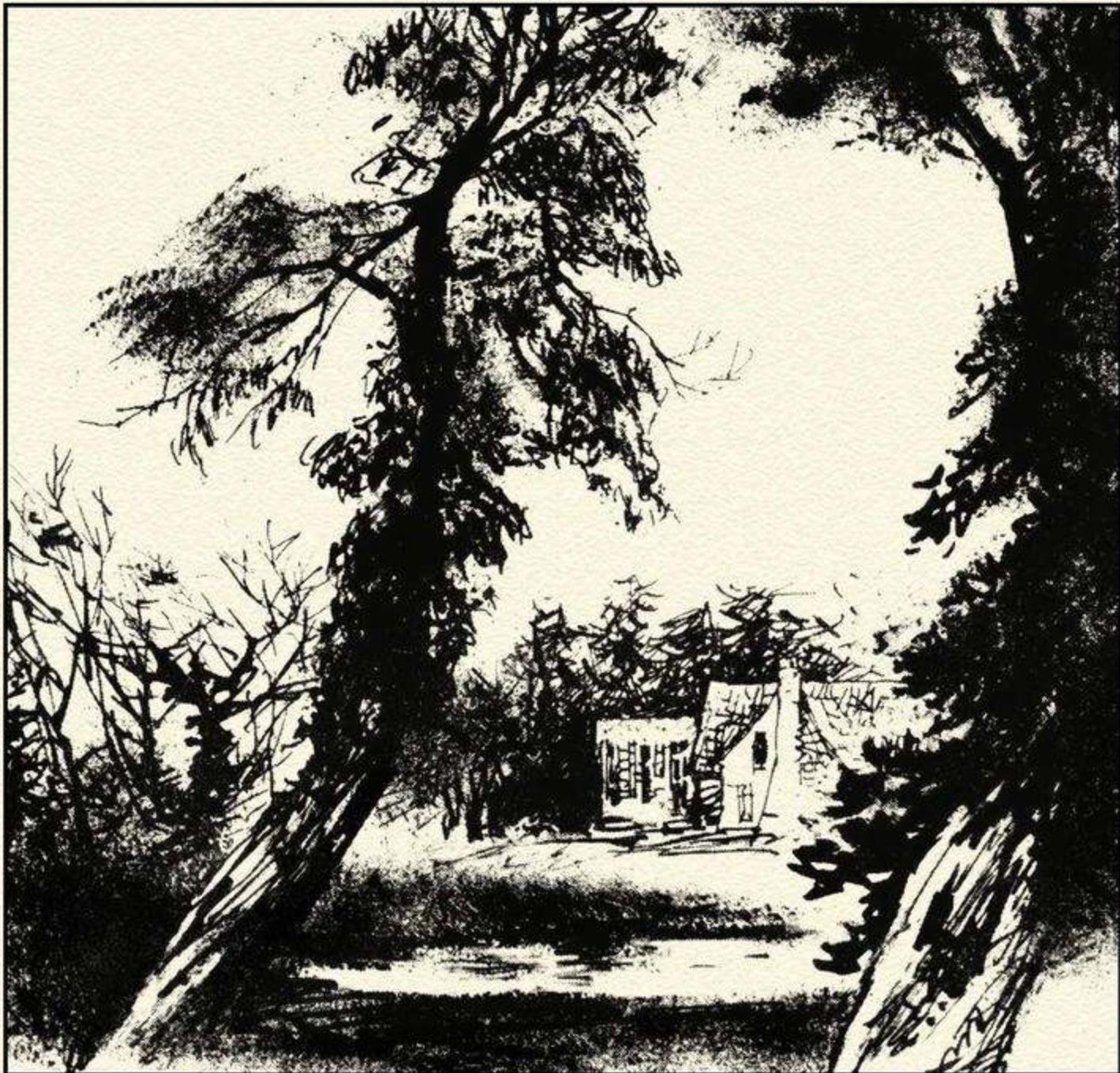


罗切斯特先生从房顶下来时，轰隆一声，房屋倒塌了。人们把他从废墟下拖出来，他伤得很厉害，一只眼睛被打坏了，一只手压烂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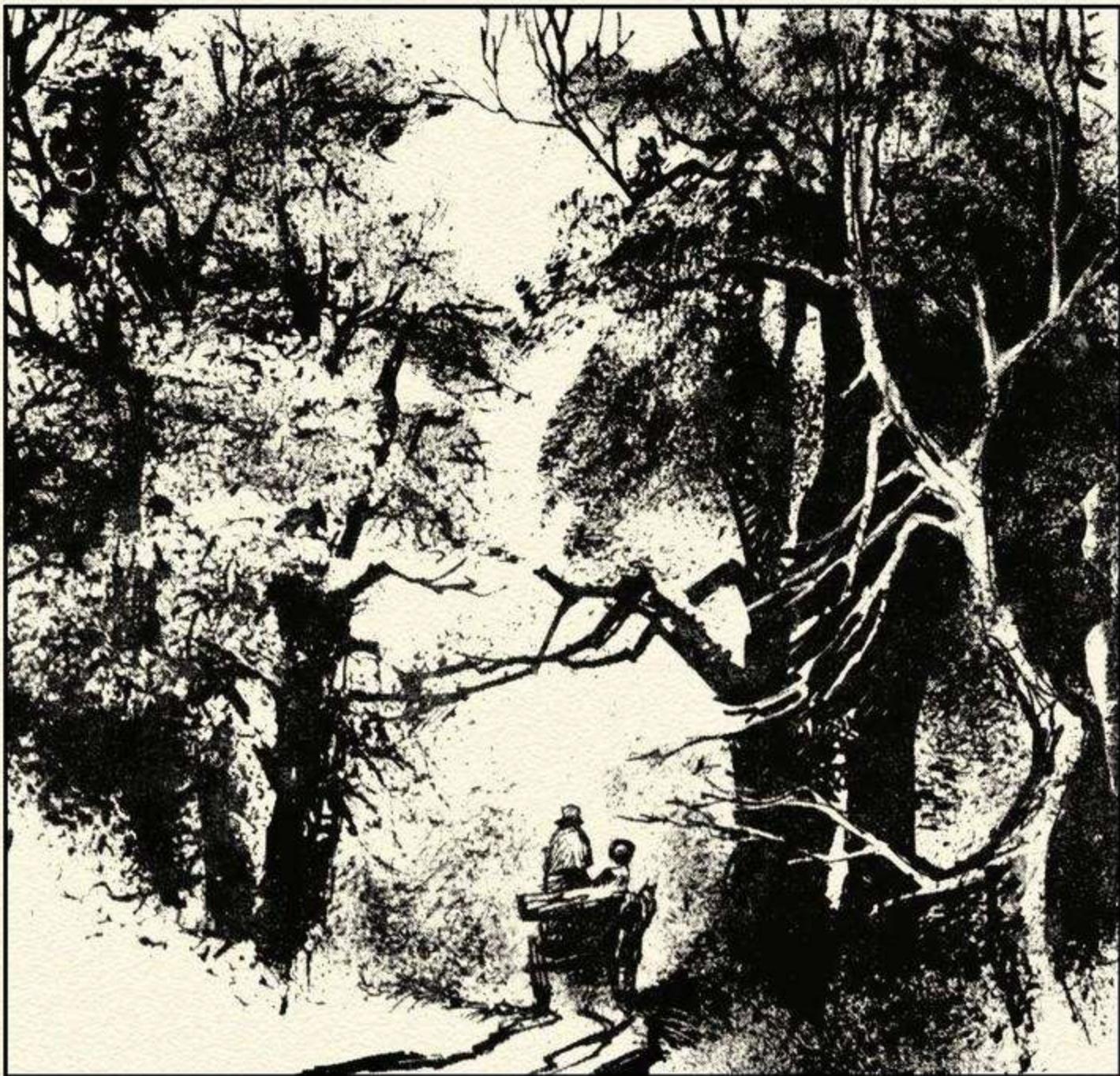
森木风高



罗切斯特先生的一只手被截掉了，两只眼睛发炎了。他又瞎了。他住外英里三十芬丁。那是住在农庄上的他宅，非常荒凉的地方。贝高



现在没有往车夫住人了，老约翰夫人妇，还跟他们在一起。孤零零地住在芬丁庄园的住宅里，罗切斯特先生的身体完全垮了。



我找了一辆轻便马车，在天黑前把我送到了芬丁。芬丁住宅建筑是在树林里，是一座又老又黑的房子。看起来这里是又寂寞又凄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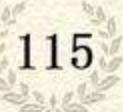


当我走进  
那座房子时，  
门开着，一个出来  
了。那人正走着，我停  
下来。注视着，那人走着。  
摸索着，我立即认出  
他来。立即爱德华·  
罗切斯特先生。森木风高



他依然身板挺直，头发还是黑的，但是他的脸色憔悴。忧伤而憔悴。他把左手塞进衣兜里，默默地站了几分钟，然后摸索着进屋，随后关上了门。

森木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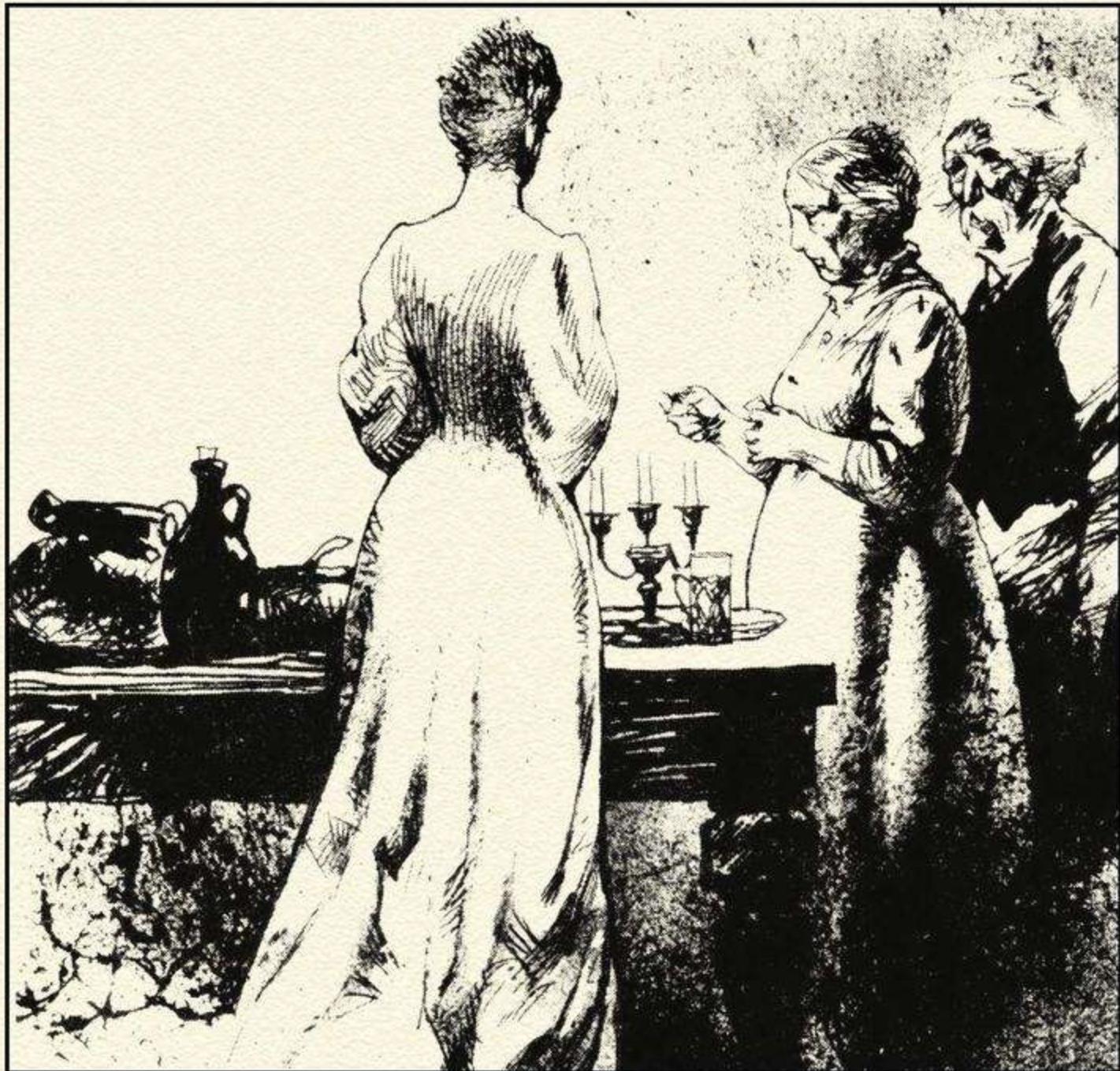


过了一会儿，我去敲门。约翰的妻子开了门。我说：“你好吗？玛丽。”她吓了一跳，就跟看见了一个鬼似的。我让她平静下来，朝她匆匆走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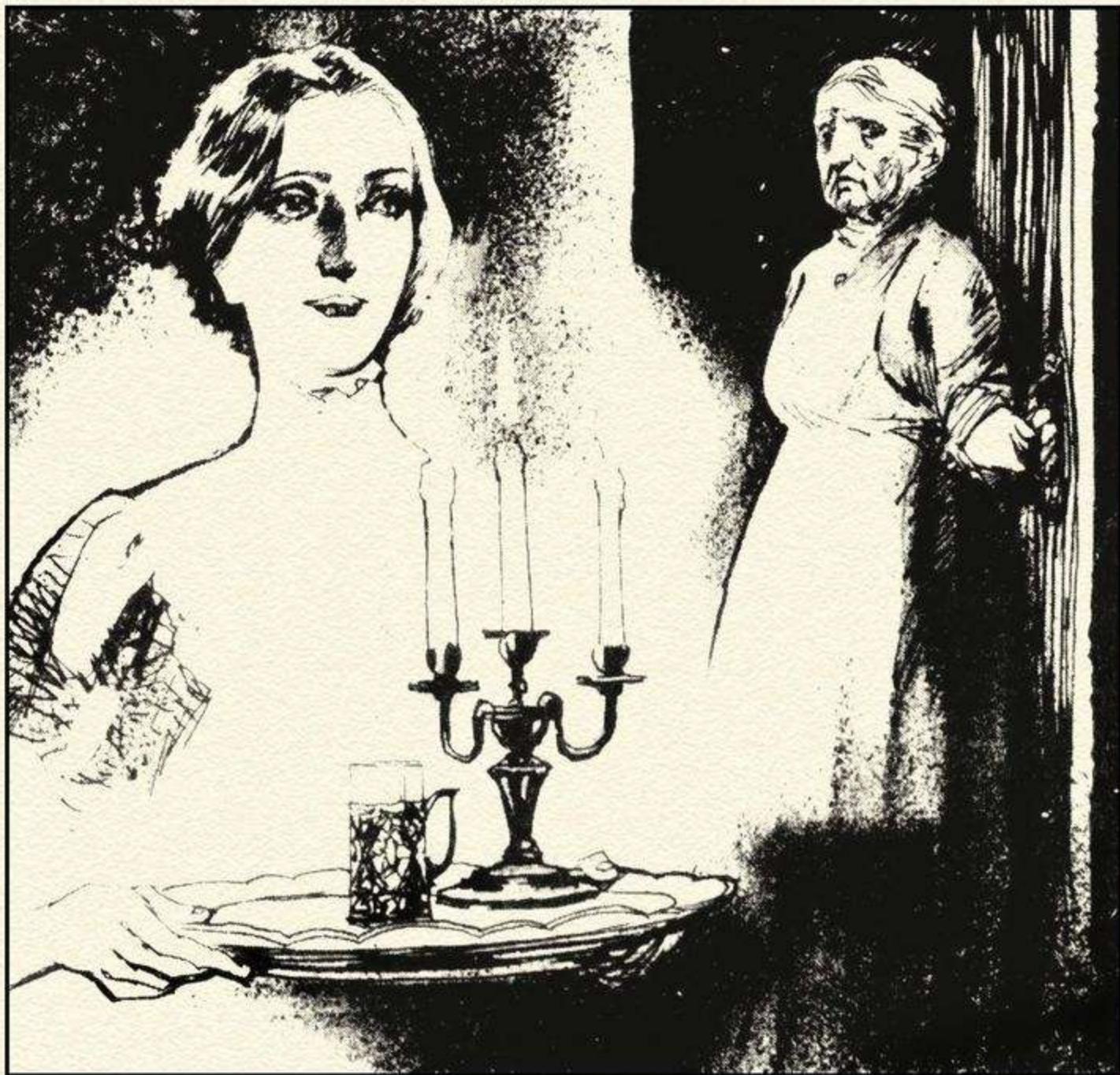


玛丽惊问：  
“真是你，小姐，这么晚到这个冷落的地方来？”我握住她的手做了回答，然后跟她走进了厨房。

森木风高



约翰见了我很高兴。我要求跟主人谈谈。玛丽说：“他不会见你，他不允许任何人进去。”玛丽点燃几只蜡烛，倒了一杯水放在托盘里。我问：“那是他所要的吗？”玛丽说：“是的，他虽然瞎了，可天一黑就叫把蜡烛送去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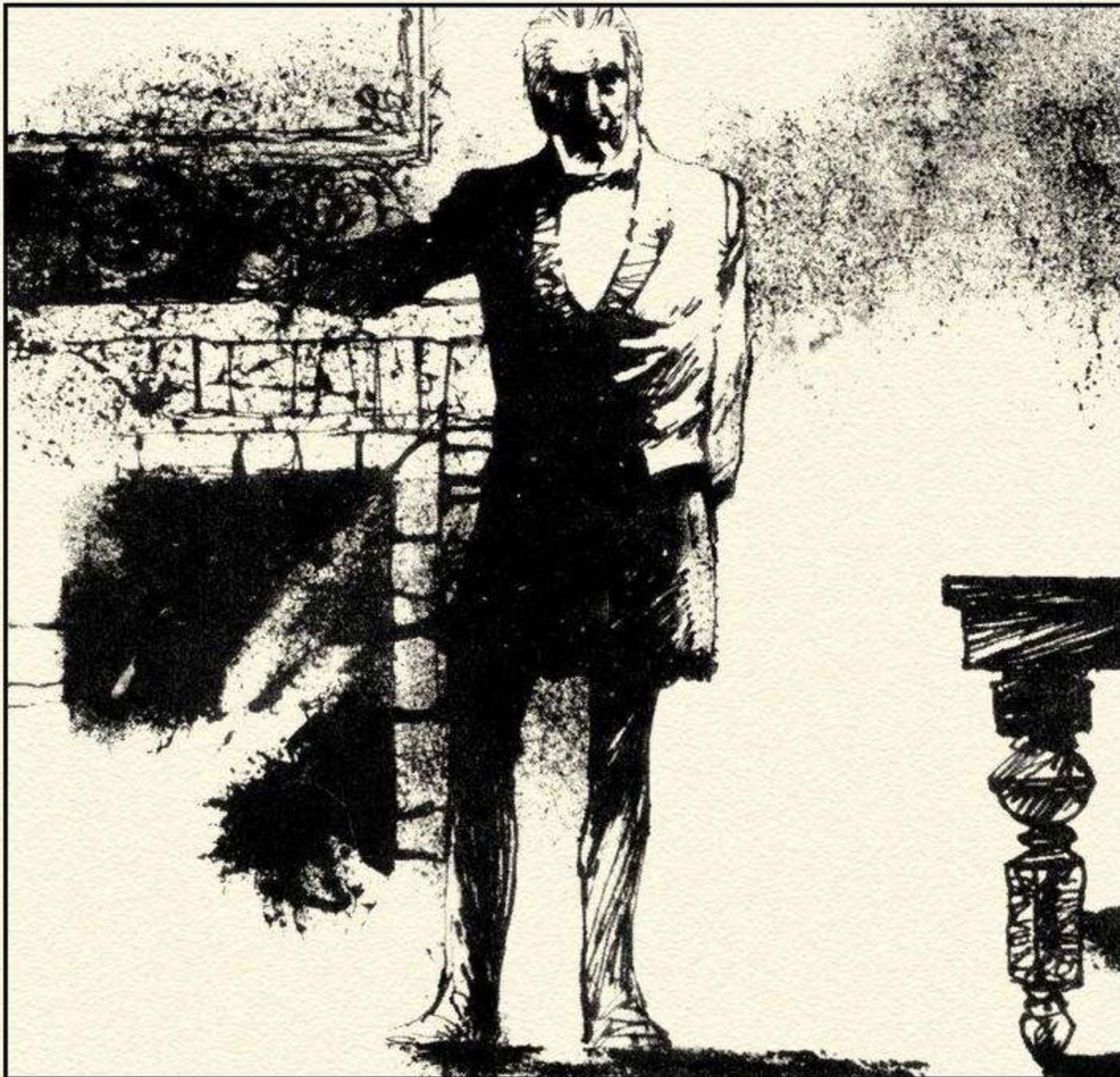


“把托盘  
给我，”我从过里接过来。我的手有些颤抖，杯里的水晃了晃。玛丽打开客厅的门，随后把门关上。森木风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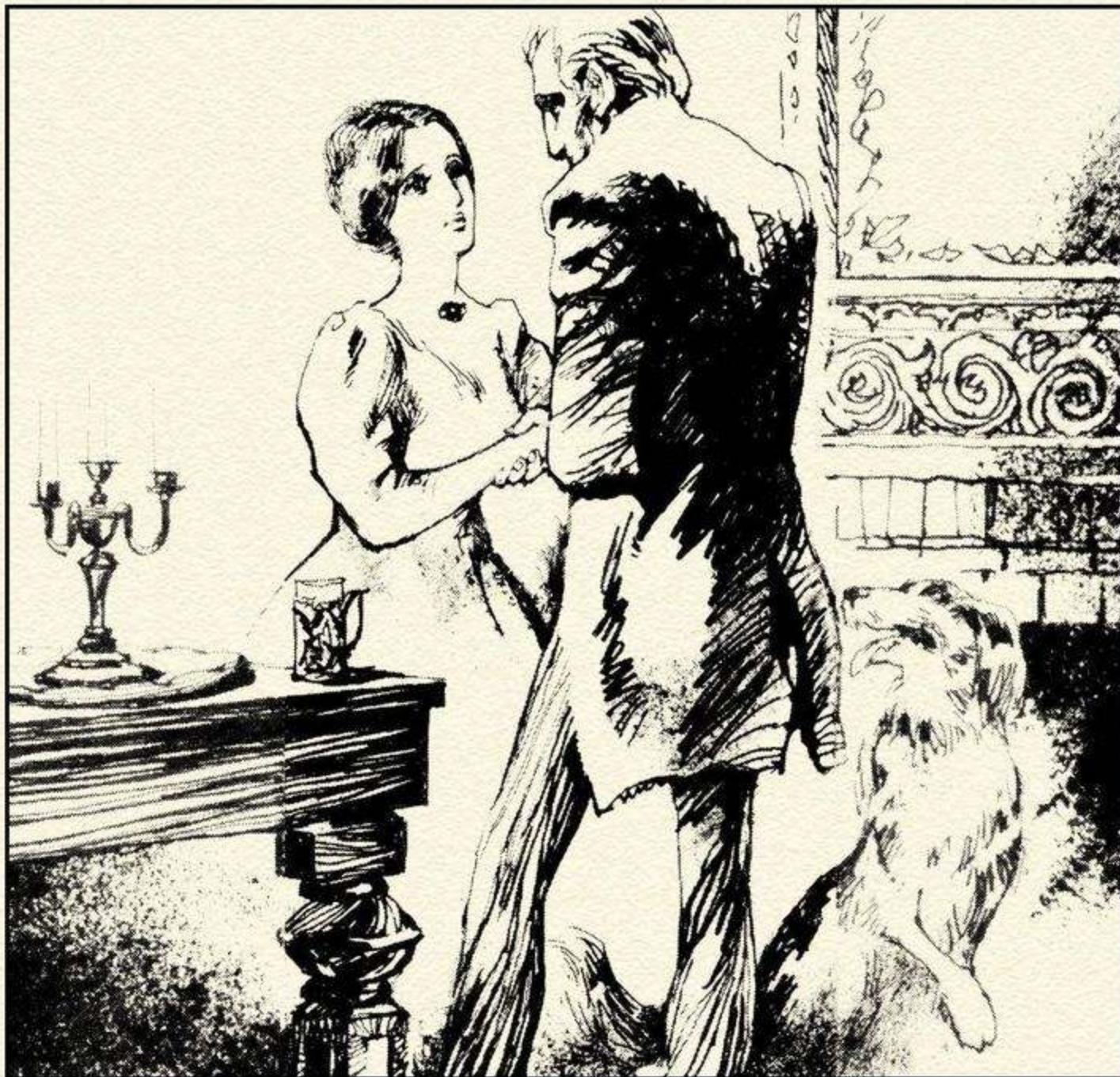


客厅看来  
单调而灰暗，  
罗切斯特先生  
站在壁炉跟前，他的头靠在高高的炉台上。他那条老黑狗蜷伏在他身边。我走进时，它连蹦带叫，几乎把托盘从我手里撞掉。

森木风高



罗切斯特先生说：“给我水吧，玛丽。”我拿了那杯水走近他说：“玛丽在厨房里。”他似乎竭力用失明的眼睛看着我，大声问：“是谁？谁在说话？”我说：“我是简·爱。”



我握住他的那只手。他嚷了起来：“正是她的手指！真的，你还活着？简？”我说：“真的，先生。从今天起我永远也不离开你了！”他用一只手搂住了我。



罗切斯特先生叫玛丽把炉火烧旺，又把晚饭拿来。很快屋子里快活起来了。他开始问我这些日子都在什么地方，我说：“今晚我暂不告诉你，先生，你必须等到明天。”

森林风高



第二天，我们出去散步。罗切斯特说：“你离开菲尔德，我多么难受。我道你身上没有钱，我又没法找到你。”于是，我告诉他，在莫尔顿我遇到善良的一家，当了校长，又得到一笔遗产，后发现里弗斯兄妹是我的亲戚等情况。

森木风高





罗切斯特先生问我：“那么，圣约翰是你的表哥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。”他说：“圣约翰年轻漂亮；而我老了，又瞎又残废。你一定爱圣约翰，他没向你求婚吗？”

森林风高



我说：“他要求过和我结婚，但是我不爱他。我的心是属于你的，我爱你胜过你身强力壮的当年。”他说：“啊，上帝会保护和酬谢你。我们可以结婚吗？简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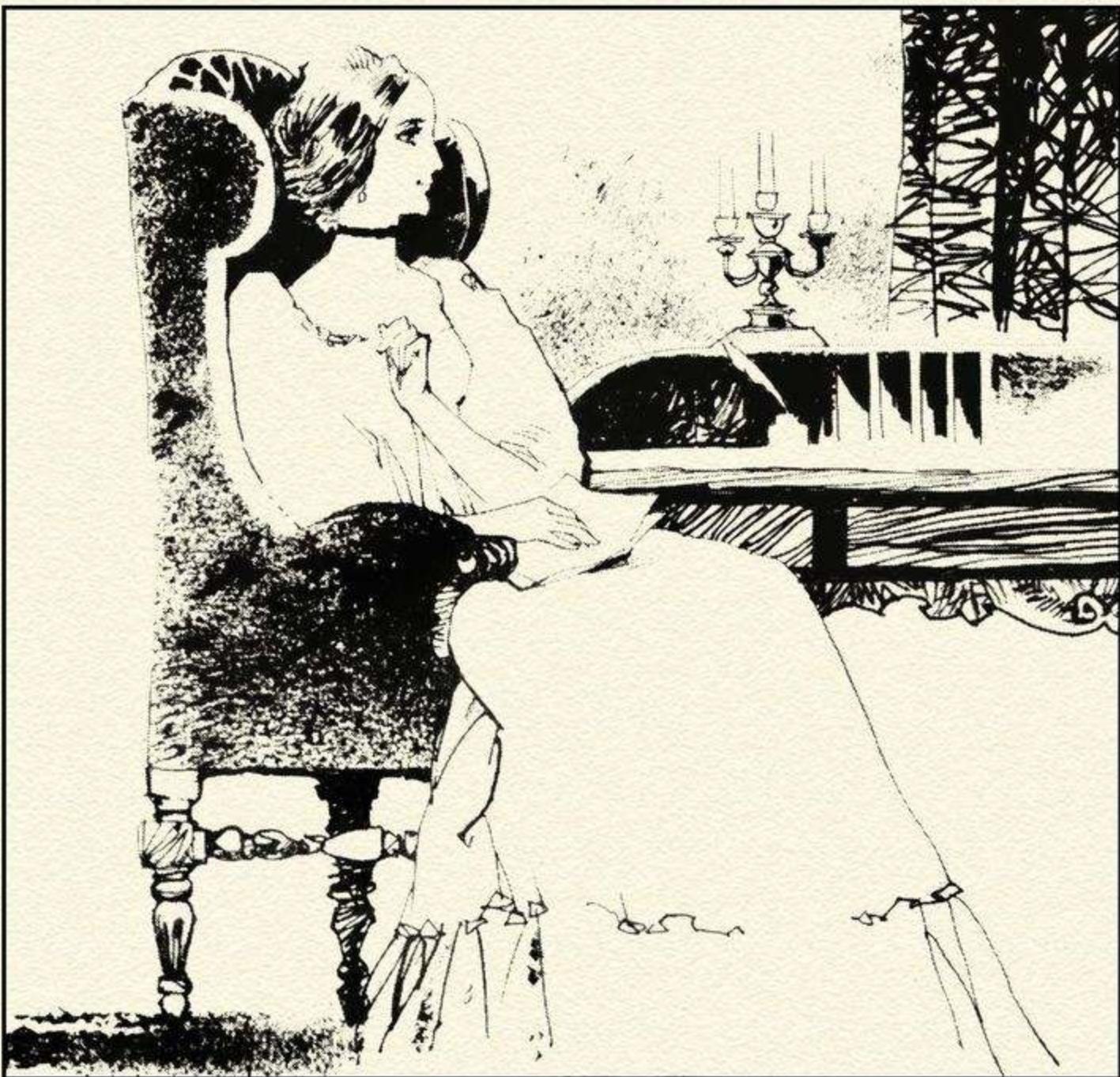


我拉着他的手，并且放在我嘴边吻了吻，然后让他把手搁在我的肩上。我们穿过树林走回家去。

森木风高



三天以后，  
我们在教堂里  
毫不声张地举  
行了婚礼。



婚后的第一件事是我给里弗斯家里写信，告诉他们我已经办了婚事。黛安娜和玛丽听到我的消息很高兴，并答应要来看我。

贝高



第二件事  
是我到阿黛勒  
所呆的学校去  
看她，我发觉，  
她在那里很不快活，我把她带了回来，象爱自己的女儿一样关怀着她。

森木风高



当我们结婚快两年的时候，一天早晨，罗切斯特先生弯腰对我说：“简，你是穿着一件蓝色的衣服，脖子上有一件发光的东西。”

森林贝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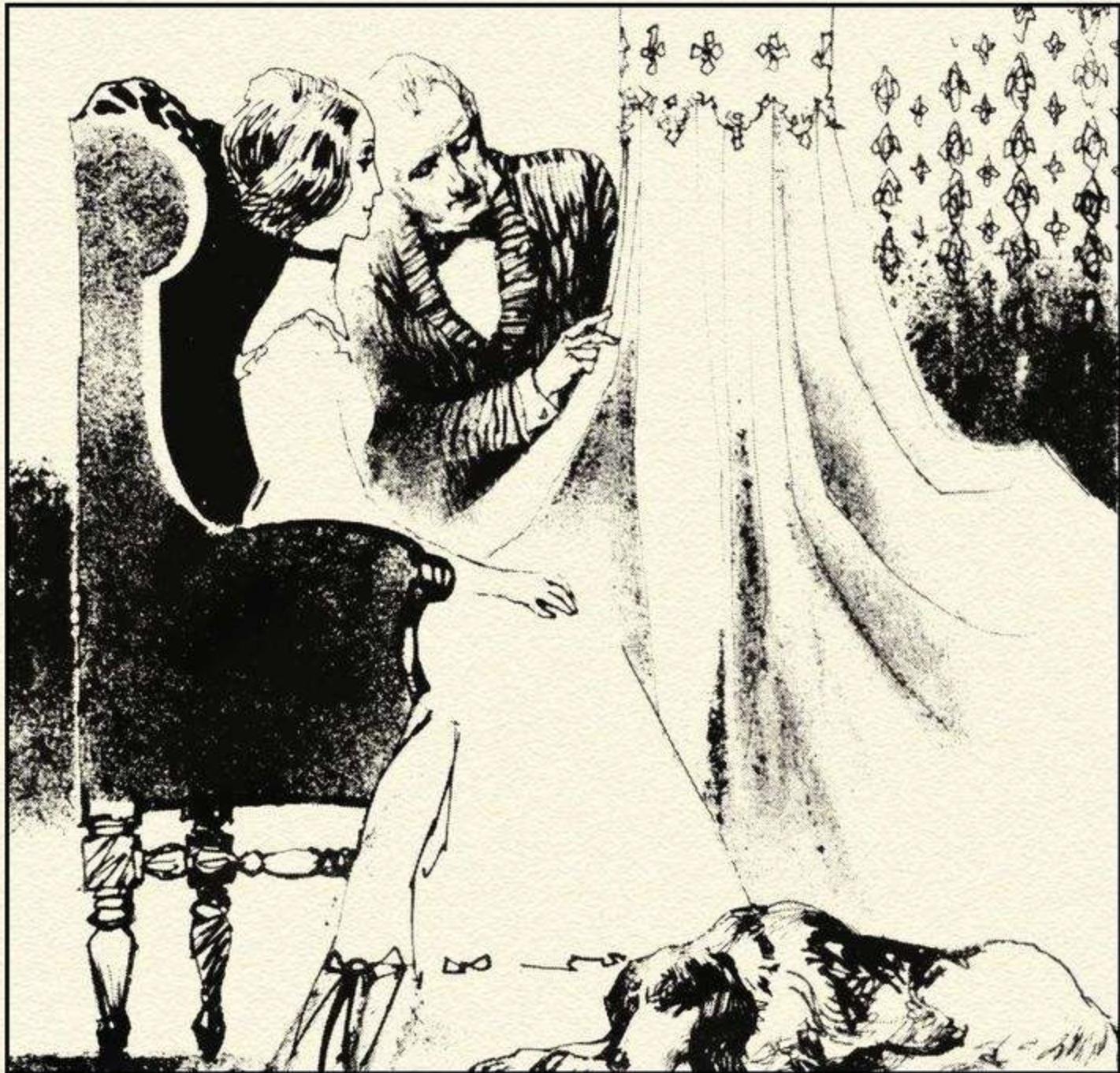


我高兴地说：“是的，我的衣服是浅蓝色的，脖子上戴着金项链。你能看见它们了？”他说：“不十分清楚，但我能看点点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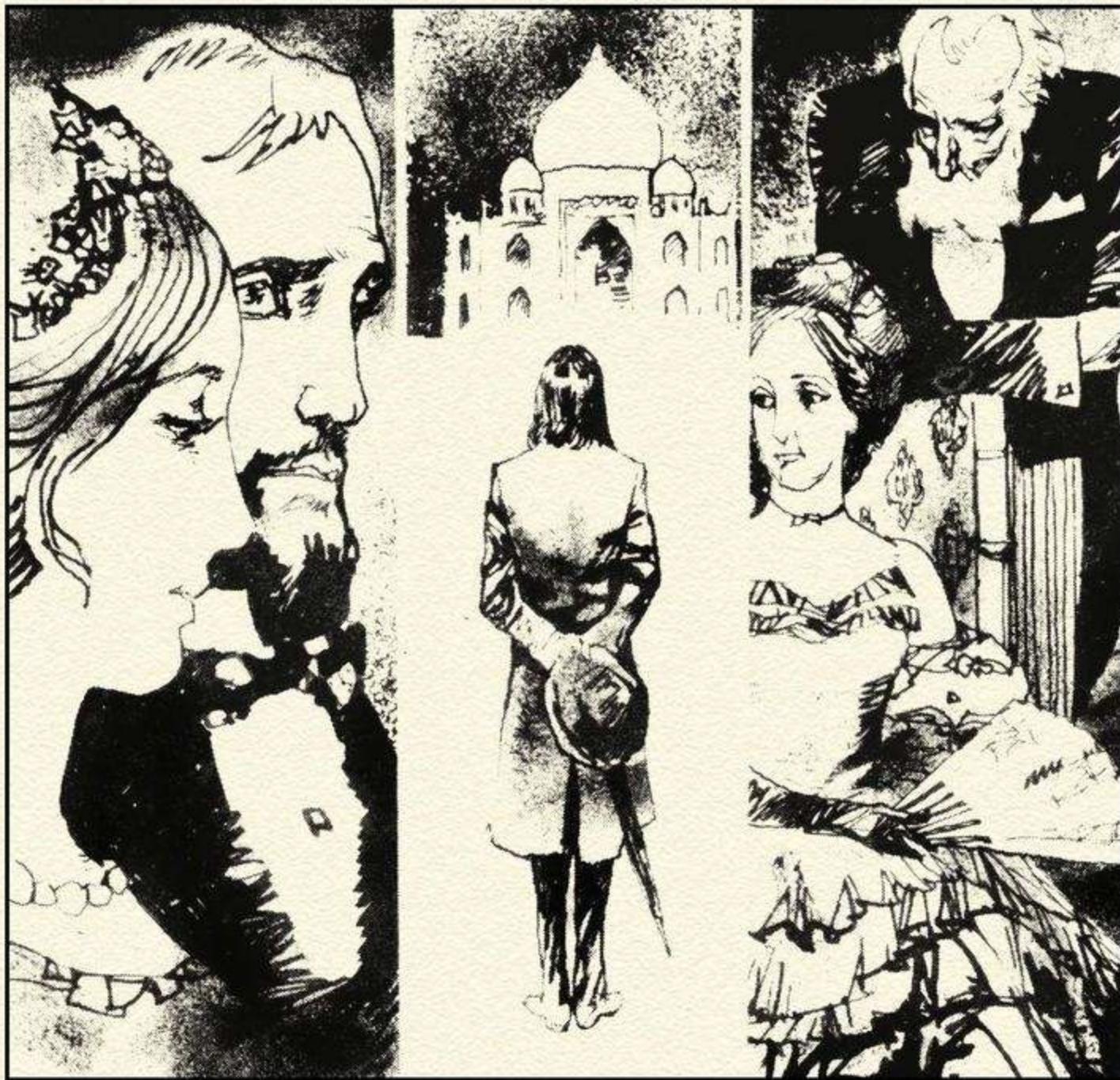
森木风高



我们马上到伦敦去请医生，给我丈夫治眼睛。很快他有一只眼睛看得更清楚了。罗切斯特先生由于视力不行，一直不能读书和写字，但是现在他不用别人指引，可以自由地行走了。



当他抱着自己的孩子时，他能够看清楚那个孩子继承了他自己的眼睛，原来的一样，又大、又亮、又黑。



我们结婚以后一直充满欢乐和安宁。我们最爱的人也同样很快活，黛安娜和玛丽都结了婚，她们的丈夫都是善良的人。而圣约翰一直没有结婚，他到印度当传教士去了。

森木风高

# 简 爱

(下)

李遵义 改编  
庞邦本 绘画

\*

辽宁美术出版社

(沈阳市民族街2段5里6号)

文字编辑：张月华

美术编辑：李皓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64 印张：2<sup>1</sup>/<sub>8</sub>  
印数：1—331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  
统一书号：7161·0280 定价：0.20元